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沈 兼 士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

抽 印 本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北 平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沈 兼 士

目 錄

- (一) 引論
- (二) 聲訓與右文
- (三) 右文說之略史一
- (四) 右文說之略史二
- (五) 右文說之略史三
- (六) 諸家學說之批評與右文之一般公式
- (七) 應用右文以比較字義
- (八) 應用右文以探尋語根
- (九) 附錄

一 引論

近二十年來文字學頗見發展，研究古韻者多能應用發音學之理論以解決聲紐與韻部之疑難，研究字形者多能利用古器遺文以推尋原始象形文之真相，其成績均大有可觀。獨於訓詁方面似尙少論列者。余不自揣淺陋，輒欲有所窺測，以拾遺補闕。

自來學者對於許慎說文之態度，約分兩派：尊之者謂其得韻誦真傳，其字，本字也；其義，本義也。懸之國門，殆若勿能一字增減。斯說之不當，今已知之矣（說文非原始象形文字，孫詒讓名原始張目言之，至指斥其說解非盡本義，余別有文

論之)。毀之者謂其爲「鄉壁虛造」。如欲「觀古人之象」，則有傳世之甲骨卜辭鼎彝刻銘在，此直以之覆瓿可耳。余謂爲此說者，其不知說文之真價值，不能利用其材料以研究文字訓詁變遷之消息，亦與前說等耳。

蓋中國文字演進之程序，有二階段：先爲意符字——象形，指事，會意，後爲音符字——形聲，轉注，假借。說文所叙，前者僅少數，後者乃得十之七八。換言之即三代之意符文字雖少，而晚周秦漢以來之音符文字，獨以之爲總龜。曩者過尊說文謂其獨傳倉史之文固非，今乃矯枉過正，並其可信者而亦敝屣棄之，豈非至可惜之事耶！斯編所論，即將利用說文中多數音符字及宋代學者所倡之右文說（形聲字不僅聲母在右，謂之右文，本不甚洽，今姑仍之，取其爲熟語易曉耳，）以試探中國文字孳乳，及語言分化之形式。至於字義之本借，聲訓之利弊，得此亦足以定其從違，決其是非。

或謂宋人之說小學至無足取，此清代漢學家家法門戶之見耳。其實宋代政治家之於經濟制度，社會政策，學者之於形而上之哲學，形而下之科學，均有相當的瓶蘖與貢獻。茲第論其與小學有關者如吳棫之之韻補，王楙之擘堂集古錄，薛尚功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子韶之右文說，於古韻學，古文字學，訓詁學皆有開山之功。即如郭忠恕之汗簡，其材料方法雖無可取，然其動機蓋欲補說文中古文之不足，固不能不目爲說文古籀補之濫觴。故余謂以學術史的眼光視宋人學說，固亦有其價值，未可厚非也。

又古代聲訓之書，首推白虎通釋名而說文次之。其它經典注疏之中亦往往而有。至於右文，則自宋人始倡其說。清儒之論訓詁者雖屢經道及，然尙無專著討論之者。此余本編之所由作也。雖然，猶有三事，亦爲急務：（1）段注說文關於右文諸條應發其凡，不遑舉證。王疏廣雅，較詳於段，然亦拘於當書體裁，未能徧徵諸例，貫串證發。今當彙選清儒經解小學諸書材料，爲之排比系聯，充類至盡，泐成專書，用以示右文學說之實例，此一事也。（2）清錢塘欲「取說文離析合併，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采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惜其書未成。它家如說文聲系等書，其目的祇在分別古韻部居。即朱氏之通訓定聲，亦與右文無直接之關係。今當略師錢氏之意，自說文以降玉篇廣韻類篇集韻之字，概依右文之定

律，據聲系字，逐字標義，諸說引伸，又須考訂時代，次列先後，以爲右文史料之長編，此又一事也。（3）古代轉訓，條件太簡，故其流弊，易涉傳會。矯正之方，端在右文。其例於本編中已略爲舉證。蓋比較字形之學，自王筠吳大澂以來已導夫先路。而比較訓詁之學竊謂亦宜急起爲之。顧比較之先，必須豫立標準。今當廣采訓詁之異說岐出者，以右文之律，衡其優劣長短，庶幾衆議紛紜，有所折斷，此又一事也。之三事者，論體雖裁制各異，言用則消息互通。於考訂中國語言之發展，文字之孳乳，訓詁之流變，均有極重要之關係。換言之，即異日之中國大字典必須建設於此基礎之上，而後於事有濟。然其事艱且鉅，未能咄嗟急就。茲姑先述右文說之導源及歷史，次采輯近代各家學說之合於右文者，間加批評，終中鄙見，略推闡其理論與應用，以示鑿樞之意云爾。

二 聲訓與右文

文字爲語言之符，語言不能無變化，斯文字不能無訓詁。語言之變化約有二端：（一）由語根生出分化語，（二）因時間或空間的變動發生之轉語。二者多依雙聲疊韻爲其變化之軌迹，故訓詁之道亦應以音爲樞紐，此訓詁家之所以重聲訓也。其例蓋有三：

易序卦：「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孟子言賦制曰：「徹者，徹也。」此以本字釋本字者也。

易說卦：「乾，健也；坤，順也。」小戴記：「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以音近字釋之者也。

易象傳：「咸，感也；」「夬，決也；」「兌，說也。」論語顏淵：「政者，正也。」此以聲母與形聲字互釋者也。

三者形式雖各不同，其爲以音爲樞紐之訓詁法則一也。

以本字釋本字之法，有違於以已知推未知之訓詁原則（雖釋者與被釋者詞性有動靜之別），故雖遠見於古籍而其後漸廢。其他二法漢代訓詁家屢用之，班固白虎通義幾全用此法以釋禮制。劉師培中國文學教科書論之曰：

白虎通雖爲釋典禮之書，然一字必窮其義。其例有三：一曰以佗字釋本字，非係聲同，即係聲近。如公者，通也；侯者，候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男者，任也是。一曰既以佗字釋本字，復據佗字之義以伸之，以明本字所含之義。如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是。一曰舍字義而釋微言，以明其所以然之故，如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是。以上三例，咸可援類而求。蓋一字而深窮其義，漢代之書未有若白虎通之甚者也。雖間流於穿鑿，然保存古訓之功，豈可沒歟。

後許慎說文解字亦雜用此法，舉例如下：

- (一)天顛也；旁溥也；馬怒也，武也；戶護也之類：此以音近字訓釋之例也。
- (二)帝諦也；古故也；歐堅也；門聞也之類：此以形聲字釋聲母之例也。
- (三)禴以事類祭天神也；政正也之類：此以聲母釋形聲字之例也。
- (四)帳張也；殄枯也；揜急持衣衾也；馴馬順也之類：此以同從一聲母之諧聲字相訓釋之例也。

以上三例(二——四)，析言則別，統言之均得謂之同聲母字相訓釋。清鄧廷楨曾集之爲說文雙聲疊韻譜。其中同聲母字相訓釋者，約有百事。

迨劉熙作釋名，乃純用此法。顧廣圻爲之作略例，其言略曰：

釋名之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是也。雖然，猶有十焉：曰本字，則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屬一也。曰本字，則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蒼，如此之屬二也。曰本字而易字，則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曰易字，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曰本易字，則雲猶云云，衆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曰再易字，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曰轉易字，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七也。曰省易字，則緹似蟬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蟬釋緹而省蟬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曰省疊易字，則夏

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

曰易雙字，則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娑雙字；如此之屬十也。

所謂易字七例，即以音近之字相訓釋。其中如以複釋腹，以婦釋紉，則又同聲母之形聲字也。蓋其書以音近之字相訓釋為原則。間亦以本字釋本字。至於同聲母相訓釋者，約計得四百事。（錢大昕聲類則專取古訓之用雙聲者。）

夫訓詁之法有客觀的與主觀的區別。前者為以凡通語釋古語或方言，如爾雅方言之屬是也。後者為訓詁家本個人之觀察，用聲訓之法，以一音近之字紬繹某一事物之義象，如白虎通釋名之屬是也（說文則二法並用）。觀乎釋名之自序曰：

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所以然之意。故譏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論叙指歸，謂之釋名。知其應用聲訓之法，獨能闡明理論之為難能可貴。但惜其拘於事物之類別，枝枝葉葉而為之，不能盡得語勢流衍縱橫變化之狀態。且聲訓之法任取一字之音，傳會說明一音近字之義，則事有出於偶合，而理難期於必然，此其法之有未盡善者。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之曰：

其書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辯物之意，中間頗傷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今姑舉一例以明之。釋名釋書契：

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

以徙釋璽，祇取音諧（漢代音），別無證驗，未足以為確語也。茲試就璽字之聲系研究之：璽從爾聲，綜計說文與璽同以爾為音符之字如——

邇，〔近也，從辵，爾聲。〕 接近有止義。邇之從爾，亦猶此之從止。

籥，〔箛也，從竹，爾聲。〕 字亦作鏞。方言，廣雅並云〔鏞，正也。〕

按籥，今俗作鏞，鑷子所以止物。正從止，亦有止義。

欄，〔絡絲欄，從木，爾聲，讀若柅。〕 徐鍇繫傳〔按字書絡絲柅也；柅，足也。〕 段氏本說文作〔欄，絡絲柅也，從木，爾聲，讀若呢，易曰，繫於金欄。〕 注：〔柅，各本作欄，今依易釋文，玉篇，廣韻正。釋文作跌，柅跌古今字。柅，罌足也。〕 據此，欄即柅，柅即足，足猶止也。

灇，〔滿也，從水，爾聲。〕 按滿則止矣。

又以璽爲音符之字說文有——

彊，〔弛弓也，從弓，璽聲。〕 字亦作彌。 爾雅釋言，毛詩卷阿傳，皆訓彌爲終。 按弛弓即所以止射。

纒，〔粗緒也，從糸，璽聲。〕 字亦作纒。 急就篇〔絳緹纒紬絲絮絲。〕 說文〔紬，大絲緙。〕 廣韻〔纒，緙似布。〕 然則纒者，異乎黃潤纖美撫不留手者矣。

綜上所述，從爾得聲者，有釋爲止義之可能性。 但考爾字，說文〔麗爾，猶靡麗也，〕 並無止義。 然則爾猶爲借音，追溯其語根，殆出於余（爾從余聲）：

余，說文〔詞之必然也。〕 玉篇〔詞之畢也。〕

亦通於尼：

尼，說文〔從後近之。〕 爾雅釋詁〔止也，〕 又〔定也。〕 孟子〔止或尼之。〕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棍下云〔易，姤，繫于金棍，子夏傳作欄，又爲尼，實爲疑。 易馬注：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也。 按謂軻也。 爾雅本作尼。 王肅本作棍（按王云制動之主）。 廣雅釋詁，棍，止也。〕 按說文棍〔木也，實如梨。〕 殆爲託名標識之別一假借語。

又爾雅釋言：〔翻，膠也。〕 釋文，翻字又作黏同。 方言二：〔翻，黏，黏也。〕 說文：〔黏，黏也，從黍，日聲。 春秋傳曰，不義不黏。 尼音切。 翻，或黏從刃。〕 段氏注云：〔今左傳作暱，昵或暱字，日近也。〕 徐灝箋云：〔繫傳部末多黏篆，云從黍尼聲，不著其義，蓋亦黏之或體。〕 然則，黏翻昵爲一語，有膠黏之義，此並可作尼聲字訓止之證。

據此，從爾聲諸字之得訓止，其原因亦可以瞭然矣。 然則釋名之以徒訓璽，實嫌於傳會。 即說文訓璽爲〔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籀文從玉）亦是據後起之制度立說，而〔不知所以然之意〕也。 余謂：

璽之得名，緣於古代封物之制，以暱抑埴（淮南子齊俗訓云，〔若爾之抑埴〕），制止之使不得輒開露耳（故其字從土）。 今以所見之古代封泥證之，便可釋然。 蓋〔泥〕之所以得名，亦由於有尼止之性，故釋獸云〔威夷長者而泥〕也。

從上文「璽」意字義之考證觀之，欲匡救一般汎聲訓之流弊，而增加其可信之力量，則不得不補充其條件。條件為何？即須以同聲母字爲聲訓對象之範圍（當然包括聲母與形聲字相訓釋在內），如取聲轉，亦必音證義證兩者兼具而後可（如尼之與爾）。昔者畢沅釋名疏證有云：

說文「錦，從帛，金聲。」凡爲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從帛與金。」是以諧聲字爲會意。

爲是評者，其殆根本未明形聲字及聲訓之原理耳。善夫段玉裁說文禡下注云：

聲與義同原，故諧聲之偏旁多與字義相近，此會意形聲兩兼之字致多也。說文或稱其會意略其形聲，或稱其形聲略其會意，雖則渚文，實欲互見。不知此則聲與義隔。又或如宋人字說，祇有會意，別無形聲，其失均誣矣。

茲再以公式表明上文所述古代聲訓之類別，及其與右文之比較。

古之所謂聲訓，按其性質，約可分爲兩類：

- (1) 汎聲訓，汎用一切同音或音近（雙聲或疊韻）之字相訓釋。
- (2) 同聲母字相訓釋，其中又分三項。今假設 x 爲聲母，ax，bx，……等爲同從一聲母之形聲字，：爲表示訓釋之符號，則可得下列三式：
 - (甲) ax : x ……以聲母釋形聲字。
 - (乙) x : ax ……以形聲字釋聲母。
 - (丙) ax : bx ……以兩同聲母之形聲字相釋。

注意：甲式亦可表形聲兼會意字。

至於右文之公式則如下：

(ax, bx, cx, dx ……) : x

蓋汎聲訓之範圍最廣，祇取音近，別無條件。同聲母字相訓，已有限制，然於若干同聲母之形聲字中僅隨意取二字以相比較，條件猶覺過寬。惟右文須綜合一組同聲母字，而抽繹其具有最大公約數性之意義，以爲諸字之共訓，即諸語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其法較前二者爲謹嚴。若以式表示之，如下：

汎聲訓 > 同聲母字相訓 > 右文

又世人多誤以形聲兼會意與右文混爲一談，亦嫌失之物蘧。根據上說，則 ax : x

(形聲兼會意)之與(ax, bx, ex, ………) : x(右文), 固自不同。例如宋王安石字說屬於前者, 不得竟目之爲右文也。

三 右文說之略史一

藝文類聚人部引晉楊泉物理論「在金曰堅, 在草木曰緊, 在人曰賢。」世謂是說爲開右文之端緒。宋史文苑傳載吳淑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 著說文五義三卷。其書不傳, 不知所謂「有字義者」, 作何解釋? 其後王安石著字說二十四卷, 頗流行於一時。現其書雖佚, 然其說多散見於宋人載記中。陸佃埤雅爾雅新義尤多宗之。大抵其書僅零星取形聲字, 一切說之以會意之法, 蹈空憑臆, 舍實證而尚獨斷, 故學者多非之。以云其組織, 固亦非以聲母爲綱, 統說一般同聲母之形聲字者也。鄭樵六書略諧聲中雖有聲兼意一例, 然亦與右文之說異趣。惟與荆公同時之王子韶, 獨倡右文之說。沈括夢溪筆談十四:

王聖美治字學, 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 皆從左文。凡字, 其類在左, 其義在右。如木類, 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 如𣎵, 小也。水之小者曰淺, 金之小者曰錢, 歹而小者曰殘, 貝之小者曰賤, 如此之類, 皆以𣎵爲義也。

右文說之異於前人者: (一) 右文說爲研究一組同從一聲母之形聲字與其聲母在訓詁上之關係, 較但說形聲兼會意者爲有系統。(二) 所用以解釋同聲系字之共訓, 乃歸納聲母及形聲字中含有最大公約數性的意義而成者, 較之僅據聲母, 望形生訓者爲近於真實。惜其說僅存片羽, 未有成書。案宣和書譜正書四載「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 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 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 故其解藏於家而不傳。」不知字解中亦主張右文之說否? 要之子韶治字學之根本精神與安石殊異, 上文固已言之矣。迨王觀國(宋高宗時人)學林又有字母之說。學林五:

虛者, 字母也。加金則爲鑪, 加火則爲爐, 加瓦則爲甗, 加黑則爲黠。凡省文者, 省其所加之偏旁, 但用字母, 則衆義該矣。亦如田者, 字母也。

或爲畋獵之畋, 或爲佃田之佃。若用省文, 惟以田字該之。佗皆類此。

張世南(宋寧宗時人)游宦紀聞九亦云:

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淺爲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睛，米之去粗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宋末戴侗（理宗時人）六書故六書通釋云：

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昏〕本爲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娶者必以昏時，故因謂之昏，或加女焉。〔熏〕本爲煙火之熏，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熏黃，楚辭猶作纁黃，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謂之熏，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之熏，或加酉焉。夫豈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學者昧於本義。故言婚者不知其爲用昏時，言日曛者不知其爲熏黃，言纁帛者不知其爲赤黑。它如厲疾之厲別作癘，則無以知其爲危厲之疾，厲鬼之厲別作禩，則無以知其爲凶厲之鬼。夢厭之厭別作壓，則無以知其由於氣之厭塞，甞且之甞別作癘，則無以知其由於氣之甞底。永歌之永別作詠，則無以知其聲猶水之衍永。耀粲之粲別作璨，則無以知其色猶米之精粲。惟國語史記漢書傳寫者希，故古字猶有不改者，後人類聚爲班馬字類漢韻等書，不過以資奇字，初未得其要領也，所謂多學而識之，非母之道也。

所謂「六書推類」之說，即是右文。文之後段特反言之耳。

宋人各家主張略如上來所說，其弊在略舉一二例而不明言其理。迨及清代學者始論及音聲話訓相通之理，今擇其主要者著於篇。

四 右文說之略史二

明末黃生著字詁，於〔疋𠃉疑疏梳〕條云：

疋，鳥足之疏也。𠃉，疑，並窗戶之交疏也。梳，疏，並理髮器也。鳥足開而不斂，故作疋字象之。疋有稀義，故窗戶之稀者曰𠃉，櫛器之稀者曰疏，並從疋會意兼諧聲。

字話又於「紛霧鴛粉棼」條云：

物分則亂，故諸字從分者皆有亂義：紛，絲亂也；霧，雨雪之亂也；粉，衣亂也；鴛，鳥聚而亂也；棼棼，亂貌也。

案黃承吉字話義府合按本於此條下注云：

承吉按凡諧聲字以所從之聲爲綱義，而偏旁其逐事逐物形跡之日，此則公已先見及之。

錢塘溉亭述古錄與王無言書：

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爲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爲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遽通者，反之而即得矣。……今取許氏之書，離析合併，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采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

錢氏詮發聲同則義得相通之理，造微獨到，惜其所著之書未見傳本。

段玉裁注說文，倡「以聲爲義」之說，以爲古人先有聲音而後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從某爲聲必同是某義。今將其全書中關於說此義者表而出之，以便研究：

| 聲 | 母 | 形 | 聲 | 字 | 段 | 注 | 擇 | 要 | 部首 | 篇數 |
|---|---|---|----|--------------|---|---|---|---|----|----|
| 晶 | | 晶 | 玉 | 器也。 | 晶 | 字下曰，刻木作雲霧，象施不窮。揚雄賦曰，輻輳不絕。凡從晶字皆形聲兼會意。 | | | 玉 | 1 |
| | | 晶 | 一曰 | 柎也。 | 凡 | 字從晶聲者，皆有鬱積之意，是以神名鬱壘，上林賦云：隱嶙鬱壘。柎壘得名蓋者義在乎是。 | | | 艸 | 1 |
| 幾 | | 璣 | 珠 | 不圓也。 | 凡 | 經傳沂鄂謂之幾，門鑿謂之機，故珠不圓之字從幾。兼上案玄應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程瑤田字林考逸書後云「璣從幾，幾微之義，小之說也，說文但有珠不圓之一解，……得字林然後小珠之爲璣，……其義皆見矣。」案璣之右文有「沂鄂」與「小」兩義，說文字林均可通。 | | | 玉 | 1 |
| 于 | | 于 | 大 | 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 | 口 | 部，吁，驚也；毛詩，計，大也。凡于聲字多訓大。芋之爲物葉大，根實二者皆堪駭人，故謂之芋。 | | | 艸 | 1 |
| | | 吁 | 驚 | 語也。 | 按 | 于有大義，故從于之字多訓大者。 | | | 于 | 5 |

| | | | | |
|---|----------------------------|--|---|----|
| 票 | 票 一曰末也。 | 金部之鏢，木部之標，皆訓末，票當訓艸末。兼士按龔自珍段注札記云以聲爲義發凡此字，非是。又十篇火部票下注「凡從票爲聲者多取會意」。 | 艸 | 1 |
| 爾 | 爾 華盛。 | 此於形聲見會意，爾爲華盛，灞爲水盛兒。 | 艸 | 1 |
| 廕 | 廕 牛黃白色。 | 黃馬發白色曰驃。票廕同聲，然則廕者黃牛發白色也。內則鳥廕色，亦謂發黃色。 | 牛 | 2 |
| 隹 | 隹 白牛也。 | 白部曰，隹，鳥之白也，此同聲同義。 | 牛 | 2 |
| | 隹 一曰馬白額。 | 鳥之白曰隹。白牛曰隹。 | 馬 | 10 |
| 與 | 與 安行也。 | 按欠部歟，安氣也。心部，懇，趣步懇懇也。馬部，騫，馬行徐而疾也。論語曰，與與如也。漢書長倩憤憤。 | 走 | 2 |
| | 歟 安氣也。 | 如趣爲安行，騫爲馬行疾而徐，音同義相近也。今用爲語末之辭，亦取安舒之意。通作與，與與如也。 | 欠 | 8 |
| 同 | 洞 通迭也。 | 迭當作迭，玉篇云，洞通達也，是也。水部洞，疾流也；馬部駟，馳馬洞去也，義皆相同。 | 辵 | 2 |
| 奇 | 齧 齧也。 | 按凡從奇之字多訓偏：如椅訓偏引，齧訓側齧，索隱注高紀云，許慎以爲側齧。 | 齒 | 2 |
| 吉 | 碯 碯堅聲。 | 碯各本作齒，今依玉篇訂。石部曰，碯石堅也，皆於吉聲知之。兼士按以「石堅」例之，作「齒」正無不合。 | 齒 | 2 |
| | 點 堅黑也。 | 黑之堅者也。石部曰，碯，石堅也。亦吉聲也。 | 黑 | 10 |
| 豈 | 齧 齧牙也。 | 引伸爲磨器之名。刀部曰，剗一曰磨也，皆於豈聲知之。 | 齒 | 2 |
| 辰 | 辰 動也。 | 與口部唇，雨部震，手部振音義略同。 | 足 | 2 |
| | 娠 女妊身動。 | 凡從辰之字皆有動意，震，振是也。 | 女 | 12 |
| 皮 | 訛 辨論也。 | 皮，剝取獸革也，被，析也。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故訛爲辨論也。 | 言 | 3 |
| 斯 | 誓 悲聲也。 | 斯，析也；澌，水索也。凡同聲多同義。 | 言 | 3 |
| | 癩 散聲。 | 按與斯，澌，字義相通。 | 疒 | 7 |
| 非 | 業 賦事也。從業，從八，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 | 周禮，匪頒之式，先鄭云，匪，分也。凡從非之字皆有分背之意。 | 業 | 3 |
| | 斐 分別文也。 | 許云分別者，渾言之則爲文，析言之則爲分別文，以字從非知之也。非，違也。凡從非之屬：巷，別也，靠，相違也。兼士按此爲从非會意。 | 文 | 9 |
| 句 | 狗 羽曲也。 | 凡從句者皆訓曲。 | 羽 | 4 |

| | | | | |
|---------|---------------|---|---|----|
| 今金 | 衿交衿也。 | 凡金聲今聲之字皆有禁制之義。 | 衣 | 8 |
| 農 | 禮衣厚兒。 | 凡農聲之字皆訓厚：醴，酒厚也；濃，露多也。 | 衣 | 8 |
| | 濃露多也。 | 按酉部曰，醴，厚酒也；衣部曰，禮，衣厚兒。凡農聲字皆訓厚。 | 水 | 11 |
| 袁長衣兒。 | | 遠轅等字以袁爲聲，亦取其義也。 | 衣 | 8 |
| 兀高而上平也。 | | 一在儿上，高而平之意也。凡從兀聲之字多取孤高之意。 | 儿 | 8 |
| 冥 | 覲小見也。 | 如溟之爲小雨，皆於冥取意，釋言曰，冥，幼也。 | 見 | 8 |
| 康 | 獻飢虛也。 | 濂者，水之虛；康者，屋之虛；獻者，餓腹之虛。 | 欠 | 8 |
| | 濂水虛也。 | 康者，穀皮中空之謂。故從康之字皆訓爲虛：獻下曰，飢虛也；康下曰，屋康寔也；詩酌彼康爵箋曰，康虛也，……急就篇顏注曰，輶謂輿中空處，所用載物也。水之空，謂水之中心有空處。兼上按，上水之中心有空處下理不可通。蓋水性就下，地之坎陷處常濕，故濂字從水。許氏望形生訓，說爲水虛，已不可解。段氏申之，愈見其支離矣。 | 水 | 11 |
| 多 | 郟有大度也。 | 凡從多之字訓大，釋言曰，庶，侈也，是其義。 | 日 | 9 |
| | 炆盛火也。 | 凡言盛之字從多。 | 火 | 10 |
| 段 | 馬赤白雜毛，謂色似鱖魚也。 | 凡段聲多有紅義，是以瑕爲玉小赤色。 | 馬 | 10 |
| | 鰕鱗也。 | 兼上按段改注爲鰕魚也，注云凡段聲如瑕，駮，蝦，等皆有赤色。古亦用鰕爲雲緞字。 | 魚 | 11 |
| 尨犬之多毛者。 | | 引仲爲雜亂之稱，小戎箋曰，蒙彤是也，牛白黑雜毛曰牝，雜語曰虺，皆取以會意。 | 犬 | 10 |
| 邑 | 悒不安也。 | 邑者人所聚也，故凡鬱積之義從之。 | 心 | 10 |
| 圭 | 娃園深日兒也。 | 洼，深池也；窞，甑空也。凡圭聲字義略相似。 | 女 | 12 |
| 辰 | 緝散絲也。 | 水之衰流別曰辰；別水曰派；血理之分曰髓；散絲曰緝。 | 糸 | 13 |
| 曾 | 增益也。 | | 土 | 13 |
| 卑 | 埤增也。 | 此與會部儼，衣部裨，音義皆同。凡從曾之字皆取加高之意。會部曰，曾者益也，是其意也。凡從卑之字皆取自卑加高之意，所謂天道虧盈益謙，君子撝多益寡也。凡形聲中有會意者例此。 | 土 | 13 |
| 叡 | 鑿剛也。 | 此形聲中有會意也。緊者土之叡，緊者絲之叡，鑿者金之叡，彼二字入叡部，會意中有形聲也。 | 金 | 14 |

| | | | | |
|-------|-----------------|---|---|----|
| 東 | 鍊治金也 | 治大徐作治，今正。 涑，治絲也；練，治繒也；鍊，治金也；皆謂滴涑欲其精，非第治之而已。 | 金 | 14 |
| 皇 | 鐘聲也。詩曰：鐘鼓鏗鏘。 | 按皇，大也。 故聲之大字多從皇，詩曰：其泣鏗鏘，鏗鏘厥聲；玉部曰：璲，玉聲也。 | 金 | 14 |
| 愬 | 鎗鏗也。一曰：鎗，大鑿平木者。 | 段氏依李善文選注引改平木爲中木，注云：「因者多孔，愬者空中，聰者耳順，義皆相類。」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者如此。 | 金 | 11 |
| 軍圍圍也。 | | 於字形得圍義，於字音得圍義。 凡渾，蟬，輝等軍聲字皆兼取其義。 | 車 | 14 |
| 逕 | 徑山絕坎也。 | 凡逕聲之字皆訓直而長者。 | 阜 | 14 |

以上所輯僅祇六十八條，雖不能盡說文所載形聲字聲義貫串之情形，但段氏對於右文之發凡起例，即此已可觀其梗概。今將其說明語之形式不同者分類評之如次：

(1) 鏗下注云，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

此謂一切形聲字皆兼會意。

(2) 晤下注云，同聲之義必相近。

此謂形聲字聲母同者義必通。

(3) 沂鄂謂之幾，故珠不圓之字從幾。 凡木之薄者謂之葉，故葉燥鏢鏗僕等字皆用以會意。

此推本諸形聲字有此義者，由於聲母之有此義。

(4) 凡從辰之字皆有動意。 凡農聲之字皆訓厚。

此謂從某聲者皆有相類之義而不推本其是否出於聲母之義。

(5) 凡言盛之字從多。 凡聲之大字多從皇。

此謂表示某義之形聲字大抵從某聲，逆言之也。

(6) 警下注云，凡同聲多同義。

此言「多」不云「皆」「必」等全稱肯定之辭，意謂亦有例外也。

第一類，第二類，第四類，第五類均濫用全稱肯定之辭，似與實際不盡相符。 不如第六類云「多」爲較妥。 第三類深原立論，斯爲正軌。 段氏於「以聲爲義」各字，頗有所發明。 如於糖下云：「蔗與栗同聲」。 於穀下兼說「貢」「分」，蓋同訓之字，祇取聲通，不拘形異，段氏深明此理。 更從栗聲字有末義又有發白色義觀之，

而得一同聲母字其義不必盡同之啓示，惜段氏未暢言之。蓋其缺點在於僅隨意舉例，往往以偏該全，尚少歸納之精神耳。至於因麟之從奇，知其爲側醫，侏之從光，知其爲大兒，總從恩而得大鑿中木之義，稔從金而得禁制於領之義，由是知右文之裨益於校勘古籍考訂名物，亦非淺鮮也。

王念孫之說，見於廣雅疏證中。如釋詁大也條下云：

夸者，說文，夸，奢也，從大于聲。方言，于大也。夸，訃，芋竝從于聲，其義同也。

又云：

般者，方言，般，大也。……士冠禮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說文，槃，覆衣大巾也。槃，大帶也。……文選嘯賦注引槃類云，槃，大石也。義並與般同。

雖不明言右文，而深合於以聲爲義之理。惜其說散漫，未具系統。茲特再取高郵王氏遺書釋大一節以爲代表：

岡，山脊也。亢，人頸也。二者皆有大義。故山脊謂之岡，亦謂之嶺。人頸謂之領，亦謂之亢。強謂之剛，大繩謂之綱，特牛謂之欄。大貝謂之觚，大瓮謂之甗，其義一也。岡，頸，勁，聲之轉，故強謂之剛，亦謂之勁，領謂之頸，亦謂之亢。大索謂之繩。岡，繩，互，聲之轉，故大繩謂之綱，亦謂之繩，道謂之壘，亦謂之畹。

王氏之論，可謂觸類旁通，中邊皆澈。清代學者之疏證小學各書，如王氏之於廣雅，郝氏懿行之於爾雅，錢氏繹之於方言，均能「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然究拘於體裁，祇能隨文釋義，不能別具訓詁學之系統，由今視之，要是長編性質之訓詁材料而已。有識之學者大抵先藉疏證古書之機會以搜集材料；材料具備，然後綜合之以成一有系統之學說。王氏釋大殆即欲綜合廣雅疏證之材料，以說明古代訓詁之範疇，惜乎不及待其完成也。

郝懿行爾雅義疏釋詁訃，字，大也條下云：

訃者，詩中毛傳並訓爲大。通作芋，方言，訃，芋竝云大也，郭注芋猶訃也，又云訃，亦作芋，故詩云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又通作吁與吁，詩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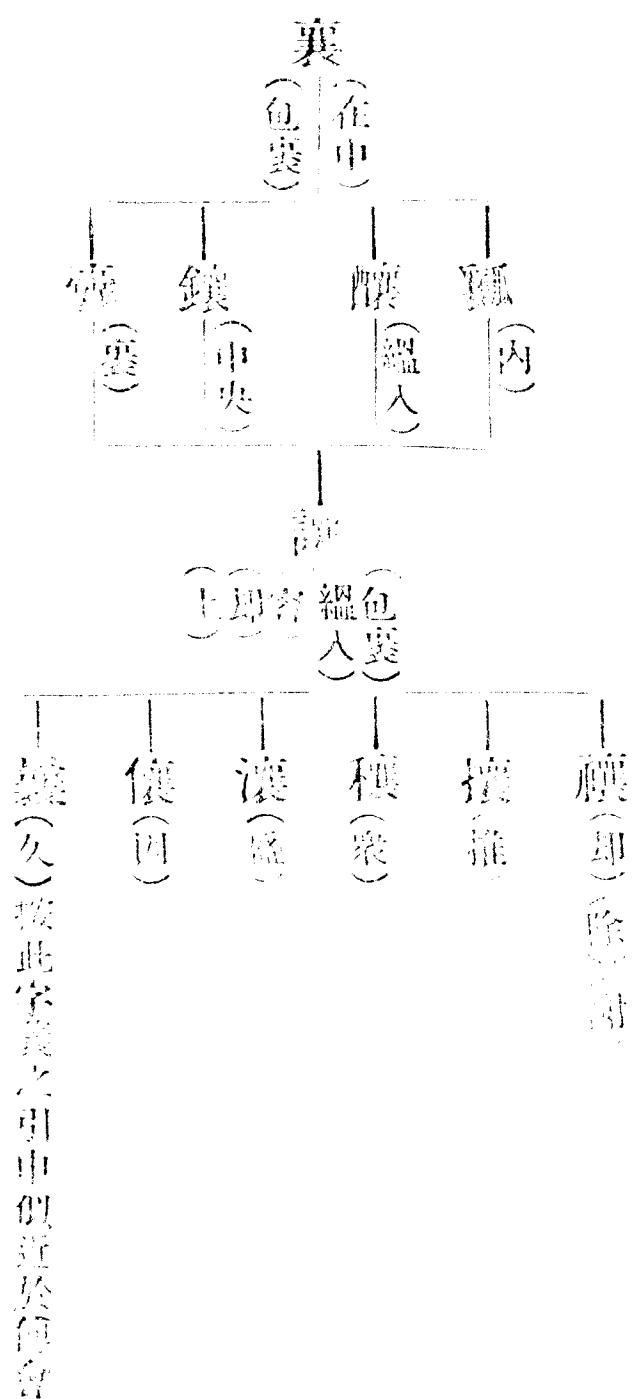
洧釋文，詩韓詩作吁，斯干釋文芋或作吁，爾雅釋文訃本作吁，是皆以聲爲義也。凡从于之字多訓大，于亦訓大，故方言云，于，大也，檀弓云，于則于，說者亦以爲廣大是矣。宇者，亦從于，與訃同。說文云，宇，屋邊也，蓋屋檐四垂爲屋之四邊，天形象屋四垂，故曰天宇，亦曰天宇，……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然則宇之爲大可知矣。

焦循易餘籥錄卷四：

……肴饌中有以讓爲名者，皆以他物實之於此物之中。如以肉入海參中則名讓海參。凡讓雞讓鴨讓藕無非以物實其中。或笑曰，讓當與瓢通。謂以物入其中，如瓜之有瓢也。說者固以爲戲言，而不知古者聲音假借之義正如此也。瓜之內何以稱瓢？瓢，從襄者也。瓢從襄猶醞。說文「醞，醞也。」醞與緼通。穀梁傳「地緼于管」，謂地入于管也。論語「衣敝緼袍」，謂絮入於袍也。醞爲包裹於內之義，而醞同之，此所以名瓢名醞也。說文「鑲，作型中腸也」。釋名云「中央曰鑲」，皆以在中者爲義。囊，裹物者也。從襄省聲，即亦與讓同聲。然則讓取包裹緼入之義明矣。夫讓，猶容也，容即包也。爭則分，讓則合矣。故四馬駕車兩服在兩驂之中而詩曰「上襄」，水圍於陵而書曰「懷山襄陵」，俱包裹之義也。不爭則退遜，退遜則却，故讓有却義。能讓則附合者衆，故稷之訓衆，讓之訓盛，衆則盛也。

緼入其中則相因，故馬氏注泉陶謨云「襄，因也。」爾雅釋詁云「讓，因也。」鄭氏注呂刑云「有因而盜曰攘。」攘取義於因，即襄之於因也。史記趙世家正義云「襄，上也，舉也。」鄭氏注堯典云「推賢尚善曰讓。」尚與上通，上善，即舉善也。廣雅云「尚，舉也，高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尚，曩也，」又「尚，久也。」爾雅釋詁云「曩，久也。」讓爲尚善，則通於襄；爲推賢，則通於攘。說文云「攘，推也。」推之義近却。曲禮「左右攘辟」，注云「攘，却也。」風俗通義「讓，却也」。却之即所以謝之，亦所以除之。故廣雅云「讓，除也。」王逸離騷章句云「攘，除也，讓，謝也。」皆引申之義也。

紬繹原文所叙各字意義引申之次第，先考與讓同聲系之囊釀鑲囊等字均有在內或繼入之義，因以定讓字之亦有包裹容入之義。引申之而有「讓」[攘]除謝推却之義。又引申而有「穰」[讓]衆盛之義，及懷因之義。又引申而有囊久之義。再列表以明之：



案衆盛義之「穰」[讓]殆爲「讓」[讓]諸字之轉語。又不久於「讓」字則薄而遂以「讓」爲久矣，三字之義皆屬借音，無與於「讓」字之訓也。

焦氏考求一讓字之義，展轉引伸，極蹤跡推闡之能事，較宋人所舉「讓」[讓]諸例，僅證以直接之字義者，迥不作矣。易餘齋錄卷四又曰：

說文「周，密也。」故字之從周者，稠訓多也；鬚訓髮多也。管子道術篇云「合得密周謂之調。」至詩鹿鳴傳云「周，至也。」考工記兩人注云「周，密致也。」至同致。稠密則聚，故王制注云「州，聚也。」州通於周。襄二十三年左傳「華周」，古今人表作「華州」。風俗通云「州，周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周亦通舟。說文云「舳，舟尾也。」檀弓注云「周，市也。」詩崧高箋云「周，徧也。」鄉飲酒義注云「觴之

言周也。】 釋名云「船又曰舟，言周流也。」 楚辭九辨注云「幘，帷帳也，帳周布於四面，故名幘。」 帳稱幘，於是帳亦稱幘（廣雅），其則相同而爲轉注也。

因周訓密而得稠，鬚，調，幘諸字同訓之故，更本聲母同音其用亦同之理，以舉證發州，酬，舟，矧等字義亦與上列諸字之義相通，此王念孫疏證廣雅之所以多舉等近義通之例，較之段玉裁注說文之動輒標榜本字者爲長矣。

阮元經堂集卷一，釋且釋門諸篇亦可與之互相證發。茲舉釋門之說以見其概：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諧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聲韻，或假之於異部之同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以標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夔同也。夔從夔得音，夔門同部也。門而夔又缺變爲壺，爲壘，爲壘，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從其前數者字。 周禮太卜注「壘，玉之坼也。」 方言亦云「器破而末離謂之壘。」 釋文注「壘木音壘」，是壘與壘同音義也。玉中破末有不赤者，其聲爲坼而塗物之隙隙。音轉爲壘，壘者亦塗血也，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自照聲爲赤首，說文璠爲赤玉，璠爲赤岳，世說樞密問法，皆其音其義也。若夫漢書已之義之音則爲勉。勉轉音爲每，每聲爲每，當讀每每每每上。右分爲每壺。再轉爲敏，爲盟。敏其音則爲勉勉。收其聲則爲勉勉，又爲勉勉。沒乃門之入聲，密乃敏之入聲。……

據阮氏所論，則從夔聲之壘，壘，與從夔聲之壘，樞，形與聲雖均轉變，而其音仍同原，較之焦氏周，州，舟同音通用之論又有進矣。斯篇舉例，汎濫及於複雜之詞，以盡語言分化之致，實與右文亦有關係，未可等閑視之也。

宋保著諧聲補逸其自序云：

夫字有定形，義豈一端，而皆統之於聲。聲則無方無盡而文字以之相行，訓訓以之相依，以無方無盡之聲，又確有其至當不易之路，路自一達以至九達。合之則有徑可通，分之則如道路自爲道路，岐旁自爲岐旁，劇旁自爲劇旁，不

能一致也。古人以聲載義，隨感而應，變動不居。……凡聲同則雖形不同，而其義不甚相遠。

又阮元與之書云：

大著因聲求義，而得古人制字之本。其間孳乳之由，闡通之迹，甚爲分明。發覆正譌，新義疊出。觀於此而猶昧於形聲者真麤材矣。

茲將其說之關於右文者摘錄於次：

逐……今本譌作從豕作逐，係隸書相承，寫說文者，缺筆故也。……從豕得聲之字有琢啄逐毅殺豨豨豕豨等字：琢，治玉也；啄，鳥食也；毅，椎穀物也；殺，擊也，楛，擊也；逐，追也；豨，流下滴也，並皆徵逐之義，豕絆足行豕豕，義竝相等也，故皆從其聲。（卷二）

識，重文作誌，忘聲。……說文之訓多取諸同聲者同義。黑黠黠字訓云，黠者，忘而息也；與識字重文作誌相關合矣。（卷三）

肫，出聲。廣雅釋親，臙肫，曲脚也。疏證，云肫之言詘也，其體詘也。保謹案肫字出聲，猶詘字出聲屈字出聲矣。（卷七）

辯從言，辨聲。……按辨辯同部，辨，小兒白眼，辨聲；辦，判也，辨聲，瓣，瓜中實，辨聲；辯，駁文也，辨聲；辯，憂也，一日急也，辨聲；辯，交也，辨聲；皆寓分辨之誼。辨訓治，從言在辨之間，亦分辨意也，故從其聲。（卷十四）

按自來多以形聲字考訂右文之現象。宋氏逆之，利用右文之軌迹，以證明說文形聲字之譌奪，亦右文實用之例也；惟改逐爲爲，終不若解作從豕會意，其義較勝。

陳詩庭讀說文證疑，其說亦多與右文相合，茲選錄數條於次：

(1) 圭有畫義，故挂可劃麥。手部，挂，畫也；釋名，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卦字从圭，亦取畫意。

(2) 从芻者有小義。釋名釋書契，奏，鄒也，鄒者狹小之言也。釋兵篇，陷虜之盾約脅而鄒，亦此義。說文，縹，絺之細者；細有小義。雞，雞子也；雞子亦小。玉篇，倮，小人。廣韵十八尤，譌，陰私小言。

三十一洽，嚙唾，小人言薄相。……从芻之字又與从取字通。儀禮既夕記，御以蒲葢；注，古文葢作駟。玉篇娶之重文作禦，歷之古文作曆。故从取之字亦有小義。史記鮪生，服虔以爲小人兒。貨殖傳正義鮪維小魚。爾雅葢小葉；釋文有阻留一切，字宜从取不从取。最亦从取，左傳葢爾國，杜注小兒。廣韻十四泰，礪，小石。礪，小春。中庸一撮土，亦言小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通俗文縮小曰厥皴，律文作皴。爾雅，鮪皴，小者曰皴。皆依聲爲義也。

(3)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戴侗六書故曰，「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說文从氏省，晁說之曰，因唐諱民，改爲氏也。」案从民聲爲是。（案戴書作「晁說得之」。）賈子大政篇下，夫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說文，民，衆萌也。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兼士案原作「民氓無所知者」。）皆是昏昧之意。義存乎聲，是昏字宜从民聲矣。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書呂刑，苗民弗用命；鄭注而訓民爲冥矣。昏字从日从民，故曰日冥。董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冥也，民之號取之冥也。古人訓詁，以聲爲義，从氏之說，聲義均無所取，支韻散，占韻婚皆从昏聲而字从民，蝨韻蠶字直从民，又云或从昏，以昏時出也。是昏之从民，即許書可證矣。張參五經文字繫字注「緣麻諱傳旁準式省从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則可知唐時說文改从氏，曰「从氏省，氏者下也，」後人亂之也。

(4)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然凡从不皆物始生未成之名，是以未成而謂之不也，義正了當。案胚，婦孕一月也。爾雅，由一成曰坯，許君作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燒，是明有未成義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字林，坯亦作瓦未燒，芣苢連文猶胚胎連文，皆物始生未成之名。故韓詩章句，「直曰車前，翟曰芣苢。」翟即句字，謂句萌始生者也。……字當从不从一。不，古文萌蘖字，一者不有形從而生也。

按陳氏說「不」字當從不，從一。不古文萌蘖字，一者不有形從而生也。其

說似不及鄭樵六書略，周伯琦說文字原，黃生義府，程瑤田解字小記，解作象華帶鄂足之形爲長。它如謂「从支者皆有歧出之意」，「从今者皆有舌義」，「凡物之有H形者皆謂之H」，「凡字从吉者皆有曲義」，其說離合參半。陳氏尙有說文聲義八卷，惜未見傳本。

吳棗雲嘗與陳詩庭同校說文，故所著經說小學說廣韻說多與陳氏之說共鳴相應，茲略舉數端於次：

經說春秋左氏傳桓三年驂絙而止注驂駢馬條云：「非，古飛字，鳥翼有兩謂之非，凡物之兩相對者亦謂之非。如腓，脛膕也。（兼士按腓恐是借爲肥字，說詳後。）菲，草屨也。扉，門扇也。兩服，兩驂皆相對，故均曰駢。」

小學說，「突」「覃」條云：「說文突深也，一曰窞突。覃，長味也。深長義本相近。突加水爲深，覃加水爲潭，皆窞下之義。突加手爲撲，覃加手爲擗。說文撲遠取之也，他含切；擗，撲也，他紺切；二文相承，義亦相近。……說文，暉深視也，一曰下視也，一曰竊見也，式荏切。下與深義同，竊見則義同窞。又眈，視近而志遠；嚙，內視也；皆丁含切。棗雲案此皆與暉同意。……」

廣韻證十五灰，隈水曲也，隈戶欄，隈角曲中也條下云：「案以上三字並取曲意。欄從區，禮區萌達注，屈曰區。左傳桓十二年春秋曲池，公羊作岐蛇。蓋曲亦有區音。」

黃彥吉燕陵堂文集卷二，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其文繁冗長至四千餘言，今要刪之如下：

六書之中諧聲之字爲多。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凡字之以某爲聲者皆起原於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爲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則即由綱之聲義而分爲某事某物之目，綱同而目異，目異而綱實同。

古書凡同聲之字，但舉其右旁之綱之聲，不必拘於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並有不必舉其右旁爲聲之本字，而任舉其同聲之字即可用爲同義者。蓋凡

字之同聲者皆爲同義。聲在是則義在是，是以義起於聲。後人見古人使字之殊形，輒意以爲假借。其實古人原非假借，據字直書，必故爲假借何爲者？蓋古者原用其綱，而目則可別可不別，古人初不料後人之不喻乎綱也。蓋自秦坑火後而古人制字之精意有傳有不傳。若右旁因聲起義之說，則至遼而已失其傳者。……觀於漢儒所解一切經義小學，從無一二略舉其凡，而反形其漠不相入，即可見其皆不知也。惟余觀近人三十年所著之書，漸有研及於右旁之義與全字之義相體合者。然亦不過一二人略見端倪，三數字稍循迹象。即有窺見左旁之義繫於右旁之聲者，乃其所謂聲者，仍不過右旁之義，謂其全字之義關合於右旁爲聲之半邊耳，雖曰聲，猶是義也。若夫制字之源由於右旁聲義之所以然，暨乎凡爲此聲皆爲此義之精義，則尙絕無幾微之呈見。固不得以彼混此，謂是其說已有發明。

是故凡讀書研字者不可不明制字之綱。苟能隨字透明其綱，則即聲義了然於心。旣爲此聲，必爲此義。旣知此字右旁之聲義如此，即知彼字同於此字之右旁，其聲義亦必如此，不過異於隨事隨物之目之小別。若是則凡所遇古人注釋訓詁之字，即可知其所訓爲其字之初義，爲繼起之義，爲旁通之義。甚至有由初義引申而遂爲遷轉，以至於相反之義，皆可洞徹而無不明。至於誤解之義，亦即可燭見而無所遁。更不至隨波逐流，見先儒訓釋異同，輒貿貿然是非莫辨，以至兩存其說而無所宰制。……然則綱之所繫者大矣。

願欲知一字之聲義，又不徒求之於本字。字者孳乳而生，凡制一字，必先有一字爲其所起之鼻祖，爲其制字之所以然。如孳以著正摺論而窮溯〔招〕，〔標〕，〔杓〕三字之源：招字則起於刀之上指，標字則起於火之上飛，杓字則起於勺之曲出。〔刀〕 〔火〕 〔勺〕三字乃〔招〕 〔標〕 〔杓〕三字之鼻祖；而上指，上飛，曲出乃三字從出之所以然。是以召字，票字，勺字，以及凡從召，票，勺之字，其訓義無不究竟歸於爲末，爲銳，爲纖，無不離乎上指，上飛，曲出之義。而〔招〕 〔標〕 〔杓〕三字皆爲同聲，是以同義。

且凡同一韻之字，其義皆不甚相遠，不必一讀而後爲同聲。是於古人聞聲即已知義。所以然者？人之生也，凡一聲皆爲一情，則即是一義。是以凡

同聲之字皆爲一義。試取每韻之字精而釋之，無不然者。

黃氏此文殆爲字話所啓發，其說理獨爲詳盡透闢。惟反覆申論，儼嫌支蔓，是其短處，（黃氏它文亦多有與此說可相印證者，茲略不舉。）所云「不必舉其右旁爲聲之本字，而任舉其同聲之字即可用爲同義」，即是段王焦阮各家所舉諸例之理論，爲宋人未言及者。黃氏既主以聲爲綱，復謂「刀」「火」「勺」三字爲「招」「標」「杓」三字之鼻祖，則又舍聲音形，離本題矣。至謂「凡同一韻之字，其義皆不甚相遠」，亦似傷於過濫。

外此錢繹方言等疏中散見之材料亦不少。其他如姚文田說文聲系，嚴可均說文聲類，成學標漢學諧聲，張惠言說文諧聲譜，江沅說文解字音韻表，江有誥諧聲表，苗夔說文聲讀表諸書，其用意在利用同聲系之字考定古音，而不及字義之通轉。惟陳澧說文聲表亦以此事爲職志，其序曰：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語，以聲達意。聲者肖乎意而生者也。文字既作，義與聲皆附聲焉。象形，指事，會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聲之字，由聲而作者也。聲肖乎意，故形聲之字，其意即在所諧之聲。同諧一聲，則數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離其宗焉。澧少時讀說文窺見此意。乃以暇日，爲之編次，以爲聲部首，而形聲之字屬之。其屬字之次第，則以形之相益爲等級，以意之相引爲先後。部首之音相近者，其部亦以類聚。依段氏古韻定爲十七卷。聞姚文信公及張皋文錢澂皆嘗爲此，求其書讀之。錢氏書不可得，姚氏書改篆爲隸，張氏書則爲古韻而作，與澧所編之意不同，遂存此編，弗忍棄也。澧嘗欲爲箋，附於許君解說之下，以暢諧聲同意之旨。其後更涉他學，不暇爲此，好俟異日。

陳氏書今日祇見傳寫本（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藏）惜其箋終未成，無以見陳氏所「暢諧聲同意之旨」。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雖以訓詁爲主，然於石文亦未嘗顧及。王筠於說文關係形聲叙中曾云：

……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巽也，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許君而外

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韻學。朱子而外固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雖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荆公之治術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性未減也。

其意似偏重音訓，而於右文之說仍未加以贊助。由是知歷來學者關於右文之學說，真能得其髓理者，殊不數數觀也。

五 右文說之略說

清末小學家之注意於此者，則推章太炎劉師培二氏。音篇之爲音篇，音篇之言緣起說：

語言之初，當先緣天官，然則表德之名出夙矣。然文字可見者，上古先有表實之名，以次橈充，而表德之名因之。後世先有表德表業之名，其次橈充，而表實之名因之。是故同一聲類，其說往往相似。如阮元論從音聲者皆枯槁苦癯沾薄諸義，此已發其端矣。今復博徵諸說：

如立「爲」字以爲根，爲者，母猴也。猴喜模效人舉止，故引伸爲作爲，其字則變作「僞」。凡作爲者莫不自然，故引伸爲詐僞。凡詐僞者莫不誤，故引伸爲譌誤，其字則變作「譌」。爲之爲轉爲媛，僞之詞轉爲譌矣。

如立「偶」字以爲根，偶亦母猴也。猴喜摸效人舉止，故引伸之爲耦，耦者偶也，史記封禪書云「本禹龍變耳一耦，本武王馬一駟」是也。其後「偶」之字又變爲「偶」，說文云「偶，桐人也。」偶非實物，而駟形當焉。故引伸爲寄義，其字則變作「寓」。凡寄寓者非常在，顯道然通會其，故引伸爲逢義，其字則變作「遇」。凡相遇者必有對待，故引伸爲對待義，其字則變作「遇」矣。

如立「乍」字以爲根，乍者，止亡訖也。倉卒遇之則謂之乍，故引伸爲最始之義，字變爲「作」。毛詩序曰「作，始也；」書言「萬邦作父，某夷作牧；」作皆始也。凡最始者必有創造，故引伸爲造作之義。凡造作者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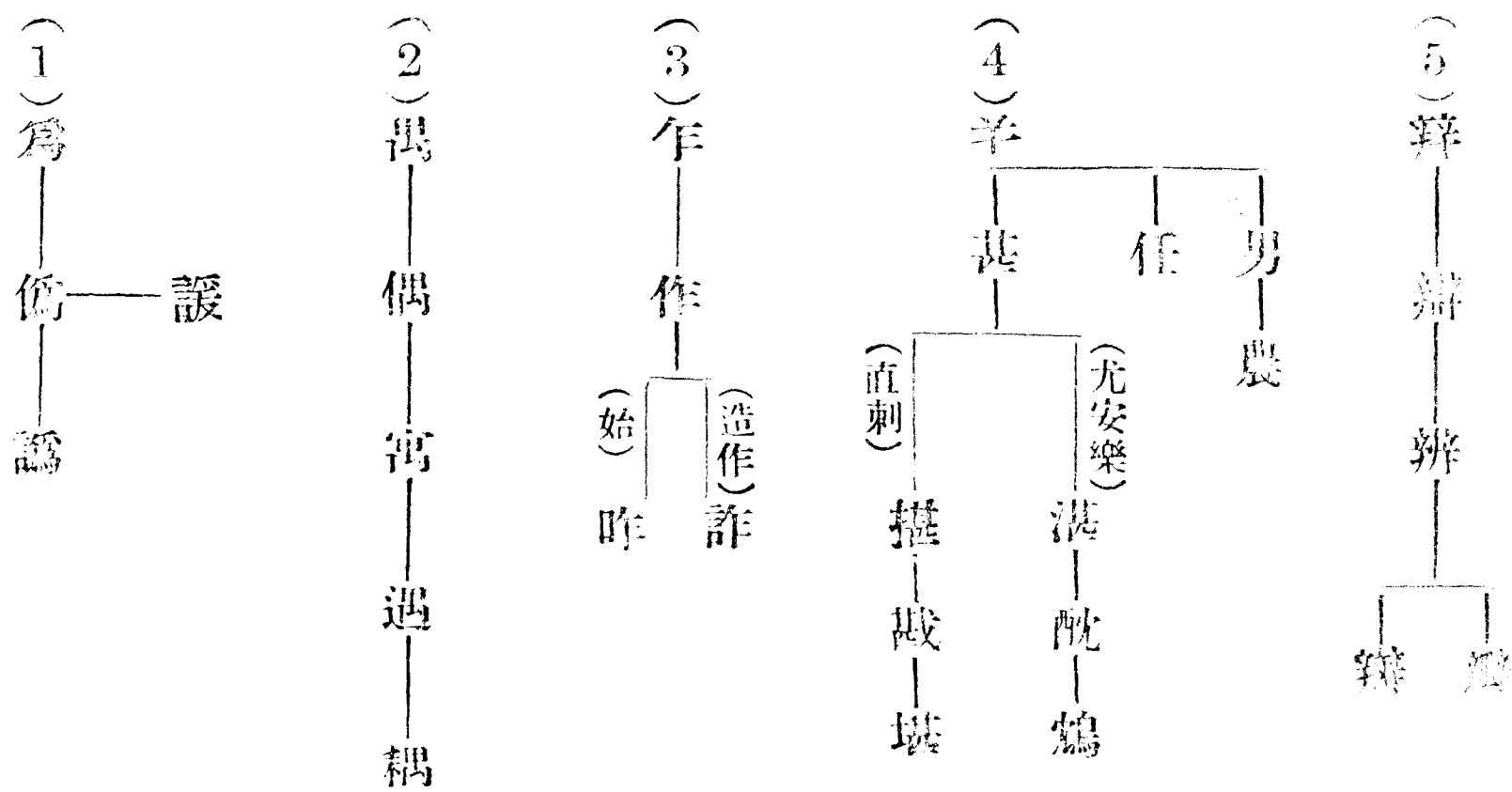
於自然，故引伸爲僞義，其字則變爲「詐」。又自最始之義引伸爲今日之稱往日，其字則變作「昨」。

如立「羊」字以爲根，羊者，擻也；擻者，刺也；其字從干，干從倒入，入一爲干，犯也；入二爲羊，言稍甚也；其音如任。「羊」訓爲刺，又言稍甚，其實今之「甚」字，由羊而變，說文云「甚，尤安樂也，從甘匹，匹，耦也。」男女之欲，安樂尤甚，亦有直刺之義。後人改作凡殊尤之義，則專作「甚」字。凡直刺之義，則變爲「搯」字，史記刺客傳曰「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匈」是也。由刺之義引伸爲勝，字變作「搯」，「西伯說黎」是也。亦借用「堪」，墨子非攻篇云「往攻之，子必使女大堪之」是也。由勝之義引伸復爲勝任。由勝任義引伸復爲支載，於是字變作「堪」，說文云「堪，地突也」，今言堪輿是也。然由甚字有尤安樂義，其字或借作「湛」，玉篇小雅傳曰「湛，樂之久也。」其後有專樂飲酒之義，則又變爲「醜」字。衆極無厭，還以自害，故曰「宴安酖毒」，於是烏可以毒人者亦得是名，字則變爲「鴆」矣。羊之聲本同「任」，「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注曰「任猶任也」，傳即傳刃之傳，與羊同訓刺。胡稼葵十書命之爲「男」，舊管其任謂男，即羊之變也。倭冬自轉，男之字又變爲「農」矣。

如立「辨」字以爲根，辨者，「罪人相與訟也」。引伸則爲治訟者，字變作「辯」。治訟務能言，引伸則爲辯論辯析。由辯析義引伸則爲以刀割物，於是字變作「辨」。由刀割義引伸則有文理可以分析者亦得是名，其字則變作「辨」。由刀割義引伸則瓜實可分割者亦得是名，其字則變作「瓣」矣。如上所說爲字，畏字，乍字，羊字，辨字，一字遞衍，變爲數名，（廣韻辨字，其義無邊，今姑舉五事以明之。）說文包部有拘鉤，歐陽有則，已食則例，此其塗則在轉注假借之間。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今則音氣，與戴段諸君小異，彼則與形，此則與聲，考老聲類皆在陽部，故曰是類。若夫同意相受，兩字之訓不異毫釐。今以數字之意成於遞衍，固以轉注少歟矣。又亦近乎假借。何者？最初聲音未有遞衍之文，則以聲音兼該餘義。自今日言，既有遞衍，還觀古人之用聲音，則謂之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故曰在轉注假借間也。

茲將上文五例中所舉各字，依其引伸義之次第，表列於次：



觀此知所舉引伸義各字十九皆與表示語根之字爲聲母與形聲字之關係。是雖不明言右文，而右文之說得此益增有力之憑證。不但此也，章先生之論更有進於前人者：（一）自來訓詁家尠注意及語根者，章氏首先標舉語根以爲研究之出發點，由此而得中國語言分化之形式，可謂獨具隻眼。（二）根據引伸之說，系統的臚舉形聲字孳乳之次第，亦屬創舉。章先生以後文始，殆即動機於此。惟舍八千餘形聲字自然之途徑，從廿三部成均圖假定之學說，其方法復改弦更張矣。今再引文始之言於次，以資比較：

略例庚曰，昔王子韶作右文，以爲字從某聲，便得某義。若包部有鈎，匚部有緊，冫部有糾，辰部有峽，及諸會意形聲相兼之字，信多合者。然以一致相衡，即令形聲攝於會意。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義于彼見形于此者，往往而有。若農聲之字多訓厚大，然農無厚大義。支聲之字多訓傾衰，然支無傾衰義。蓋同音同紐者別有所受，非可望形爲論。況復旁轉對轉，音理多塗，雙聲馳驟，其流無限，而欲于形內牽之，斯王子韶所以爲荆舒之徒，張有沾沾，猶能破其疑滯。今者小學大明，豈可隨流波蕩。文始所說亦有擷取本聲者，無過十之一二。深懼學者或有錮騷，復循右文之緒，則六書殘而爲五，特詮同異，以譚方來。

文中批評右文說之弊，謂「取義于彼見形于此者往往而有，非可望形爲論，」的是中肯之語。然此種紛亂之情形並非無法整理。蓋推究其理，不外二途，或緣音近，用代本字；或本無字，祇表音素。前者即通借法，可依其右文之義以求本字（如文始以農聲之字訓厚大，蓋出于乳。）後者依聲托事，歸本於音可耳。宋人固不知此，然清儒諸家於此已略得其臆理，第尙未充類至盡耳。誠能以右文爲主，再輔之以章先生之說，縱橫旁達，以求其流衍之勢則語言文字之變雖多岐路，庶亦可以無亡羊之慮。今文始全書取本聲者，才及十一，將謂二十三部之通轉，勝於聲母與形聲字自然分化之爲可信邪？

其次則有劉氏，左龔集卷四，字義起於字音說上篇之言曰：

古人觀察事物，以義象區，不以質體別，復援義象製名。故數物義象相同，命名亦同，及本語言製文字，即以名物之音爲字音，故義象既同，所從之聲亦同。所從之聲既同，在偏旁未益以前僅爲一字，即假所從得聲之字以爲用。此篇謂古者以聲母代形聲字，所舉之例爲「祖」古作「且」，「作」古作「世」，「惟」古作「隹」，「貨」古作「化」等，即俞樾湖樓筆談所謂古文假借有文省之例也。又字義起於字音說中篇曰：

造字之始，既以聲寄義，故兩字所從之聲同，則字義亦同。即匪相同，亦可互用。如太師盧豆「邵洛」即「昭格」，孟鼎「妹辰」即「昧晨」是也。六藝舊文，周秦古籍，同聲之字，互相通用，以佑代祐，以維代惟，委佗猶之委蛇，橫被猶之廣被，均其例也。……此例既明，則知文字之義象均屬於聲，而六書諧聲之字必兼有義。惟彙舉諧聲之字，以聲爲綱。即所從之聲，以窮造字最先之誼，則凡姚朱諸家所未言，不難悉窺其蘊也。

此篇謂兩形聲字所從之聲母若同，則其義亦通。而關於右文之重要理論，則在字義起於字音說下篇中：

試觀古人名物，凡義象相同，所從之聲亦同，則造字之初，重義略形，故數字同從一聲者，即該於所從得聲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及增益偏旁，物各一字，其義仍寄於字聲，故所從之聲同，則所取之義亦同。如從假，從开，從勞，從戎，從京之字均有大義；從彖，從屈之字均有短義；從少，從介，從

刀，從宛，從蔑之字均有小義；其見於錢氏方言疏證，而王氏廣雅疏證詮發尤詳。彙而觀之，則知古人制字，字義即寄於所從之聲，就聲求義，而隱誼畢呈。……

若所從之聲與所取之義不符，則所從得聲之字，必與所從得義之字聲近義同。

如：……「驚」字下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勞皇也，從示彭聲。」「驚」與「彭」音義相同，從「彭」得聲，猶之從「勞」也，故或體作「昉」。由是而推：「驚」訓為「駭」，「警」「儆」訓為「戒」，均從「敬」聲，則以「敬」「亟」雙聲，古文「敬」「亟」為一字，字從「敬」聲，猶之從「亟」得聲也。「壓」訓一指按，「厭」訓為安，均從「厭」聲，則以「安」「厭」雙聲，「安」音轉「厭」，從「厭」得聲，仍取安義也。「理」為地理，從「阜」「力」聲；「泐」為水石之理；「枋」為木之理；均從「力」聲，則以「理」「力」雙聲，「理」音轉「力」，從「力」得聲，仍取理義也。「斐」為分別文，從「文」「非」聲；「瞽」為大口，從「日」「非」聲；「腓」為脛臑，從「月」「非」聲；則以「非」與「分」「肥」及「方」，均一聲之轉。「斐」從「非」聲，猶之從「分」，「瞽」「腓」從「非」聲，猶之從「肥」從「旁」也。蓋一物數名，一義數字，均由轉音而生，故字可通用。說文一書亦恆假轉音之字為本字；即諧聲之字所從之聲亦不必皆本字；其與訓釋之詞同字者，其本字也；其與訓釋之詞異字而音義相符者，則假用轉音之字，或同音之字也。近儒於古字音訓之例詮發至詳，然諧聲之字音所由起，由於所從之聲，則本字與訓詞音近者，由於所從得聲之字與訓詞音近也。故字從與訓詞音近之字得聲，猶之以訓詞之字為聲，此則近儒言音訓者所未斷也。即此而類求之，則諧聲之字所從之音不復兼意者鮮矣。

此篇主要之點，在闡明右文諸形聲字所衍之義與聲母之義若不相符時，則當觀其訓詞（即指許書當字之說解），以求其本字。蓋以此類現象為右文之流變，論右文者不得不注意及之。設於此無法解決，則右文學說終難於訓詁學上達到圓滿應用之目的。故劉氏特闡明其原理與推求其本字之法，用以補救舊說之闕陷，蓋即章先生所謂「取義於彼見形於此者」。惟章氏因此而推翻右文之說，劉氏因此而補充右文之說，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耳；惟劉氏推求本字，一依許書之說解，又似嫌其偏

執。

此外學者論及斯說者，尚有梁啓超之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見飲冰室文集卷六十七）其略云：

自來言六書者，每謂形聲爲易解，忽而不講，……吾嘗略爲探索，謂宜從音原以求字原，輒擬爲兩公例：

（一）凡形聲之字，不惟其形有義，即其聲亦有義。質言之，則凡形聲字什九皆兼會意也。

（二）凡轉注假借字，其遞嬗孳乳，皆用雙聲。

試舉最顯著之數音以爲例：

𦵏，小也。此以聲函義者也。絲縷之小者爲綫，竹簡之小者爲箋，木簡之小者爲牋，農器及貨幣之小者爲錢，價值之小者爲賤，竹木散材之小者爲棧（見說文），車之小者亦爲棧（見周禮注），鐘之小者亦爲棧（見西晉釋義），酒器之小者爲盞，爲殘，爲醜，水之少者爲淺，水所揚之細沫爲濺，小巧之言爲譏（見鹽鐵論及越語注），物不堅密爲僣（見管子參患篇）小飲爲餞，輕踏爲踐，薄削爲剗，傷毀所餘之小部爲殘。右凡𦵏聲之字十有七，而皆含有小意，說文皆以此爲純形聲之字，例如綫下云，「從糸𦵏聲」。以吾觀之，則皆形聲兼會意也，當云「從糸，從𦵏，𦵏亦聲」。舊說謂其形有義，其聲無義，實乃大誤，其聲所表之義，蓋較其形爲尤重也。

假使吾國如用字母，則其字體之結構當何如？試以「𦵏」字爲例，如凡𦵏聲之字皆用 Chien 之一音符號以表之，而其所謂從偏旁，則以其字之首一音母添附語尾，則前舉之十七字者當如下寫：

Ch'ien
 Ch'ien —— 𦵏
 Chiens —— 綫
 thinj —— 箋
 thinp —— 牋
 thinch —— 錢

| | | |
|--------|----|---|
| thinb | —— | 賤 |
| thinm | —— | 棧 |
| thinu | —— | 盞 |
| thinu | —— | 璣 |
| thin's | —— | 醜 |
| thins | —— | 淺 |
| thins | —— | 澁 |
| thinu | —— | 護 |
| thinj | —— | 倭 |
| thinsh | —— | 餞 |
| thints | —— | 踐 |
| thind | —— | 剗 |
| thind | —— | 殘 |

按梁氏注音頗有可商，茲姑依原寫。至於殘字從歹，篆作卣，音虞（y）
，梁氏以爲蒙古文歹字（d），大誤。

此種寫法，與吾國舊文之寫法，孰爲便利，此屬別問題，要之此十七字者，同一語根，同一音符，而因以同得一極相似之概念，則章章然也。……若能將全部說文之形聲字，一一按其聲系以求其義，或能於我文字起原得一大真聞，未可知也。

又不必其聲之偏旁同一寫法者爲然也。凡音同者，雖形不同而義往往同。如「地」字並不從「土」而含「低」「底」等義，「弟」字亦因其身材視見低小而得名，「帝」字有上接下之義，故下視亦稱諦視，「滴」字「瀆」字「滴」字，皆以表由上而下之動作。從可知凡用 Dee 之一音符所表示者，總含有在下之義，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無論其寫法爲「土」，爲「低」，爲「底」……爲「地」，爲「弟」，爲「帝」，爲「滴」……而其爲同一語原，即含有相同之意味，則歷歷可略也。不寧惟是，同一發音之語，其展轉引申而成之字可以無窮。爾雅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王國維曰：「霧霧

晦一聲之轉也，晦本明母字，後世轉入曉母，與微毀諸字同。〔蓋霧音當讀如慕，晦音當讀如每，皆用M母發音，而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以上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兩原則概括之：其一，客觀方面凡物體或物態之微細闡味難察見者或竟不可察見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諸字中孰為本義孰為引申義，今不能確指，要之用同一語原，即含有相同或相受之意味而已。

不寧惟是，有一字而其義分寄於形與聲，後起孳乳之字，衍其形兼衍其聲，而即以並衍其義者。例如〔八〕字，說文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八字發音，與別與背同，既一聽而可察其義矣，其形亦一覽而得之。於是從八之字非徒衍八形也，亦衍八聲。說文〔北〕字下云：〔北，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此明其形聲並衍，至確密矣。然於其他從〔八〕之字，則多忘却其衍聲之部分，今舉其應是正之數聲如下：

| <u>說文</u> 原文 | 擬改正 |
|--------------------|------------------------|
| 分，別，從八從刀，分別物也。 | 分，別也，從八，從刀，八亦聲。 |
| 必，分極也，從八弋，弋亦聲。 | 必，分極也，從八，弋，八亦聲。 |
| 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 采，辨別也，…… ……從重八，八亦聲。 |
| 半，物中分也，從八從牛。 | 半，物中分也，從八從牛，…… 八亦聲。 |
| 平，語平舒也，從子，從八，八分也。 | 平，分均也，從子，從八，…… 八亦聲。 |

欲釋此數字，當先承認錢大昕所發明〔古無輕唇音〕之一公例。知……皆用B

母發音，與「八」正同。由是知凡衍「分聲」「北聲」「番聲」「半聲」「平聲」之字，一面既從「八」衍形，一面又從「八」衍聲。形聲合而其義乃益著。如北聲即古別字，衍而爲背，必字表分別確定之意，此皆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也。其從分字衍出者：如平均分配爲頒，亦爲攷，交質相半爲份，財分而少爲貧，研米使分散爲粉，日黑白分爲盼，草初生其香分布爲芬，氣候不純良爲氛，鳥所化鼠爲盼，分而不理爲棼，爲紛，此亦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也。其從半字衍出者：如物之解剖分析爲判，冰之溶解爲泮，田之界分爲畔，男女好合爲胖，相結偶爲伴，半體肉爲胖，昔分爲叛，此亦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也。其從番字衍出者：如分布種子爲播，迻譯異文爲繙，攷其舊態爲翻，爲幡，髮有二色爲鬖，草分布茂盛爲蕃，皮由生而皴爲皴，二水洄漩爲潘，此亦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也。其從平字衍出者：如郛之分界爲坪，棋局界田者爲枰，水藻旋分旋合者爲萍，此亦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者也。其僅蒙其聲而不蒙形者：如北亦爲班，分亦爲彬，爲賓，頒賜之頒亦爲班，頒白之頒亦爲班，皆或引申或假借而借留其聲略去其所從之形者也。如人相與訟爲辨，判其是非得失爲辨，其言相辯爲辯，文之駁雜者爲辯，髮之交結爲辯，蕊之分開者爲瓣，判事已了爲辦（金上按辦即辯之俗寫不必別列），此雖不從「八」而仍從「八」聲以近衍成義者也。以上所舉四十四字，皆用其母發音者，所含義不外兩種：（一）事物之分析分配分散，（二）事物之交互錯雜，而其語原皆同出於一。

梁氏「同一發音之語，其展轉引申可以無窮」之說，大氏同於程際昌《韓語考》，王念孫釋大，朱士端《韻鏡方言補義說雙聲疊韻字展轉相通條》，張行《說文發疑釋益》，劉師培《左倉集釋蒲盧，釋黹》，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諸說》，惟梁氏換用羅馬字母拼寫，自然罕譬而喻矣。又標舉說文誤以形聲爲會意（采字原爲象形，不誤，似不應闖入，）各字而窮其分衍之語，其說甚辨。惟不知同從一聲者亦往往有不同派之意義，如從番聲之鬖，老人白也；鬖，廣雅，白鬖；蟠，鼠婦也，似白魚；皆有白義。其它，幡，書兒拭觚布；潘，淅米汁；蓋亦均因白色得名，不必強爲歸納一律釋爲「分」也。逆之，又不知同一意義之諸字亦正不必同從一聲母。如從

辨字者多有分義，正不必改采之象形爲從「八」聲，而後可根據采古文辨字，以說明「辨」「辨」諸字仍從「八」聲以遞衍虛義也。至於改從平舒得義之「坪」「梓」「萍」等字爲均取分義，含淺顯而懸淵深，未見其然。

六 諸家學說之批評與右文之一般公式

茲將自宋以來諸家右文之說下一總評，藉以說明余之意見：

- (1) 自宋諸家所論，多不知從此種學說之歷史上着眼觀察其作者何代，述者何人。徒憑一己一時之見到，騰諸口說，謂爲發明。實即古人陳說，第有詳略之不同，絕少質實之差別。此爲學說不易進步之主要原因。
- (2) 諸家所論，或偏重理論，或僅述現象，或執偏以該全，或舍本而逐末，若夫具歷史的眼光，用科學的方法，以爲綜合歸納之研究者，殊不多觀。
- (3) 夫右文之字，變衍多途，有同聲之字而所衍之義頗歧別者，如非聲字多有分音義，而「菲」「翡」「癩」等字又有亦義；吾聲字多有明義，而「語」「語」(音羅)「訖」「固」「語」等字又有逆止義，此皆由於單音之語，一音素孕含之義不一而是，諸家于此概謂「凡從某聲，皆有某義」，不加分析，率爾牽合，執其一而忽其餘矣。
- (4) 上文所舉聲母「非」訓「逆」，其形爲「從非下翅，取其和背」，故其右文爲分音義，此聲母與形聲字意義相應者。至「非」之右文又得承義，則僅借「非」以之表音，非本字也。又「吾」之右文爲「逆止」義，或借爲「午」字，至又有明義，則其本字復不可得而詳知矣。(童先生小學發見「燕」字條云：「魚之爲言窟也，釋名言魚目不閉是也，華乳爲窟。」說亦可通。)諸家於此又多相隱言之，莫爲別白。
- (5) 又有流本同源，衍諸別派。如「皮」之右文有：(一)分衍義如「談」「箴」「砒」諸字，(二)分衍義如「彼」「鞞」「駝」「駝」「彼」諸字，(三)同聲字如「剋」「斃」「陟」「陟」「振」「陟」「坡」

諸字。求其引申之迹，則「加被」「分析」應先由皮得義，再由分析而又得傾衰義矣。又如「支」之右文先由「支」得岐別義如「𦵑」「𦵑」「𦵑」「𦵑」諸字，再由岐別義引申而得傾衰義如「𦵑」「𦵑」「𦵑」諸字，諸家於此率多未能求其原委。

(6) 復有同一義象之語⁷，而所用之聲母頗岐別者。蓋文字孳乳，多由音衍，形體異同，未可執著。故音素同而音符雖異亦得相通，如「與」「余」「予」之右文均有寬緩義，「今」「禁」之右文均有含蘊義。豈徒同音，聲轉亦然，「尼」聲字有止義，「刃」聲字亦有止義（刃字古亦在泥母），如「𦵑」「𦵑」「𦵑」「𦵑」「𦵑」是也。「𦵑」聲字有赤義（𦵑古音如門），「𦵑」聲字亦有赤義，如「𦵑」「𦵑」「𦵑」是也。如此之類，爲右文中最繁複困難之點，儻忽諸不顧，非離其宗，即絕其蟻，而語勢流衍之經界慢矣。諸家多取同聲母字以爲之說，未爲澈底之論也。

(7) 訓詁家利用右文以求語言之分化，訓詁之系統，固爲必要。然形聲字不盡屬右文，其理至明，其事至顯。而自來傾信右文之說者，每喜抹殺聲母無義之形聲字，一切以右文說之，過猶不及，此章氏之所以發「六書殘而爲五」之嘆也。

(8) 說文本爲一家之言，其說字形字義，未必盡與古契（漢魏六朝蒼雅字學爲派不一）。自宋以來，小學漸定一尊于說文。及清而遺，訓詁家更尊其說解以爲皆是本義，殊爲偏見。今摩右文，固不能不本諸說文，然亦宜旁參古訓，鉤通音理，以求其從橫旁述之勢。諸家多囿於說文，其所得似未爲圓滿。

準此以觀，治右文之說者，——

- (一) 於音符字須先審明其音素，不應拘泥於字形；
- (二) 於音素須先分析其含義，不當牽合於一說。

茲本此定義，定爲表式如下：

表式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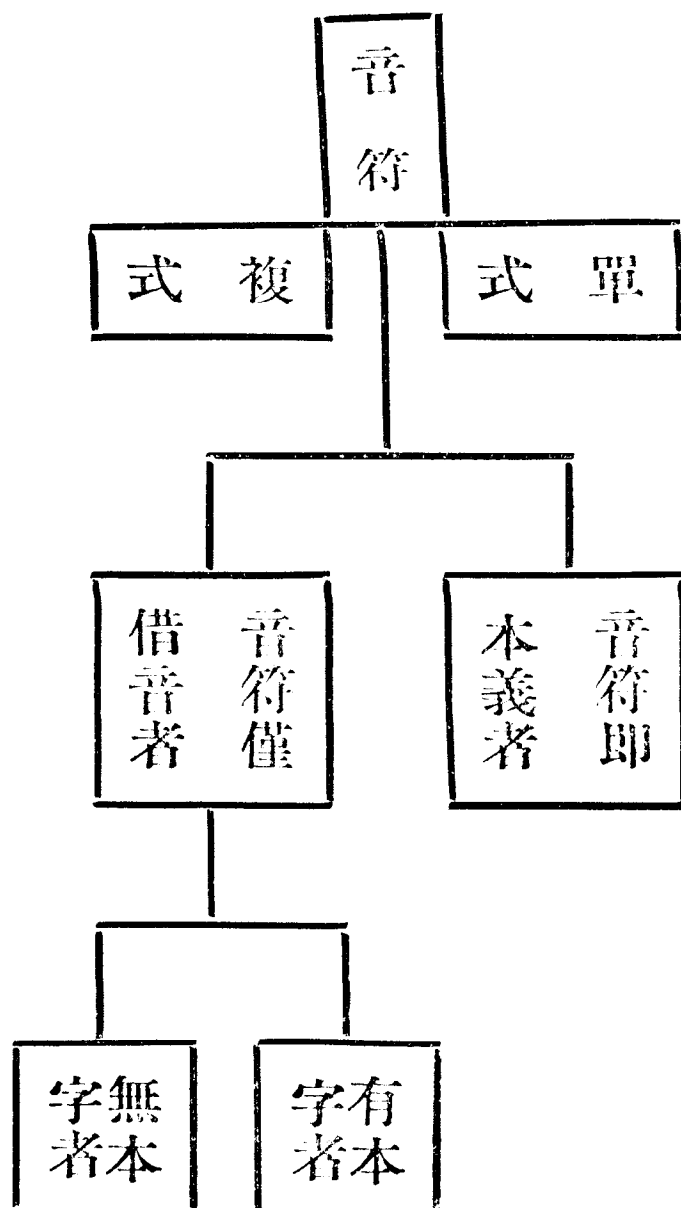
凡字之古讀，依今日古聲韻學之智識，祇能粗得阡陌，而難確定其音值。且聲母與形聲字每多異讀，如「非」之與「排」「輩」，「皮」之與「波」「頗」，「眞」之與「闐」「顛」，「吉」之與「壹」，「音」之與「涪」，「林」之與「禁」，「兼」之與「濂」，「僉」之與「歛」「險」，「鹹」之與「𩇛」，其音之古今，有可審定者，有難斷言者。在古音系統尙無定論之時，注音實爲一大難點。故表中不用拼音字母表示音素，但於每一聲母下注明反切（依廣韻）及「紐」「韻」，學者自可據此以測古音演變之軌迹。惟字音之古今與字形之先後並非一致相應，此種現象亦須注意也。

凡常訓達詁，多依許書說解（不一一註明）。其有說文不可信者，則旁求古訓以釋之。間亦辨明說文之誤處。

說文泥於據形分部之例，往往一語偏旁異字而區爲二部。又拘於一字一訓之法，往往一義表裏相成而分屬兩字。或以爲凡將訓纂相承別爲二文，故許君不竟說爲一字。余謂此等字直目之爲「重文」可耳，故於「跛」「馘」「箴」「鍼」之類，皆併書於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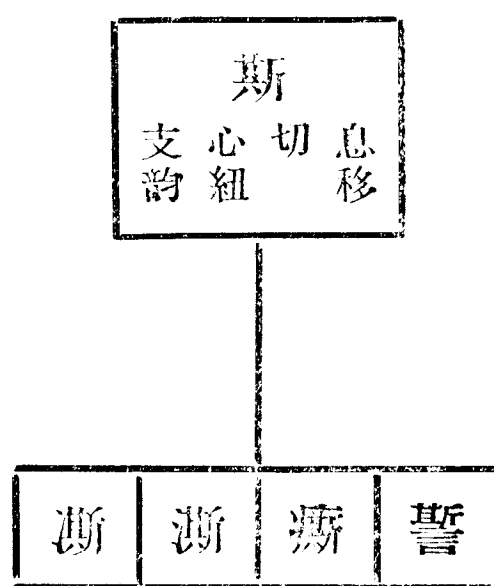
說文爲字書，以字爲單位，故於複音辭亦分析之爲字。惟說解中別具公式：如「甲乙」一語爲辭，則「甲」下云「甲乙，△△也，」，「乙」下云「甲乙也，」（亦有變例），以表示其原爲聯綿之辭。表中遇此等辭中之字，亦即連書之，使讀者得以考察語辭連綴變演之跡。

表一 右文之一般公式



表二 本義分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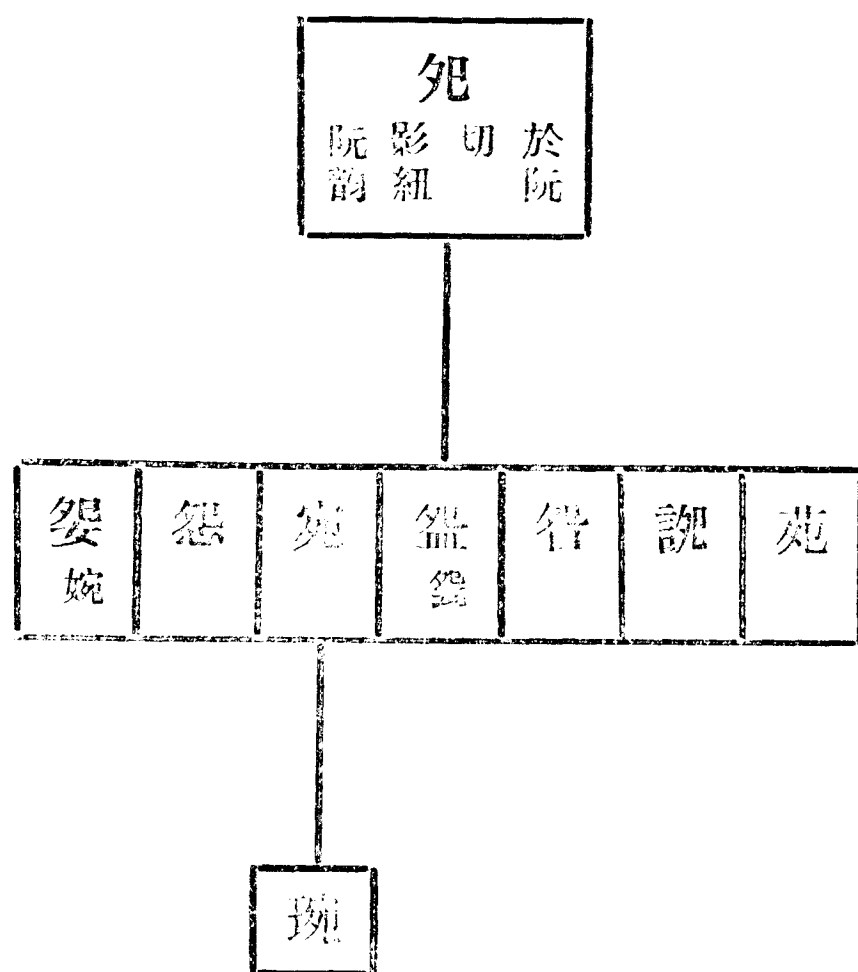
(1)



注：斯，析也。廣雅釋詁，斯，分也。王念孫疏證云，今俗語猶呼手裂物為斯是也。又廣雅釋詁，澌，磨也。集韻引字林，囊，囊破也。皆即斯也。誓，悲聲也。澌，散聲。古籍多用澌，或作嘶，悲慟則聲散，誓，澌實一語而異字耳。澌，水索也。澌，流欠也。案齒音字多有分

散破碎之義。又莊子至樂，乾餘骨之末爲斯彌，斯彌爲養醢。斯彌，李注，蟲也。食醢，司馬本作蝕醢，云若酒上蠅蠃也。案斯彌爲小蟲，亦爲斯之分化語，分析之則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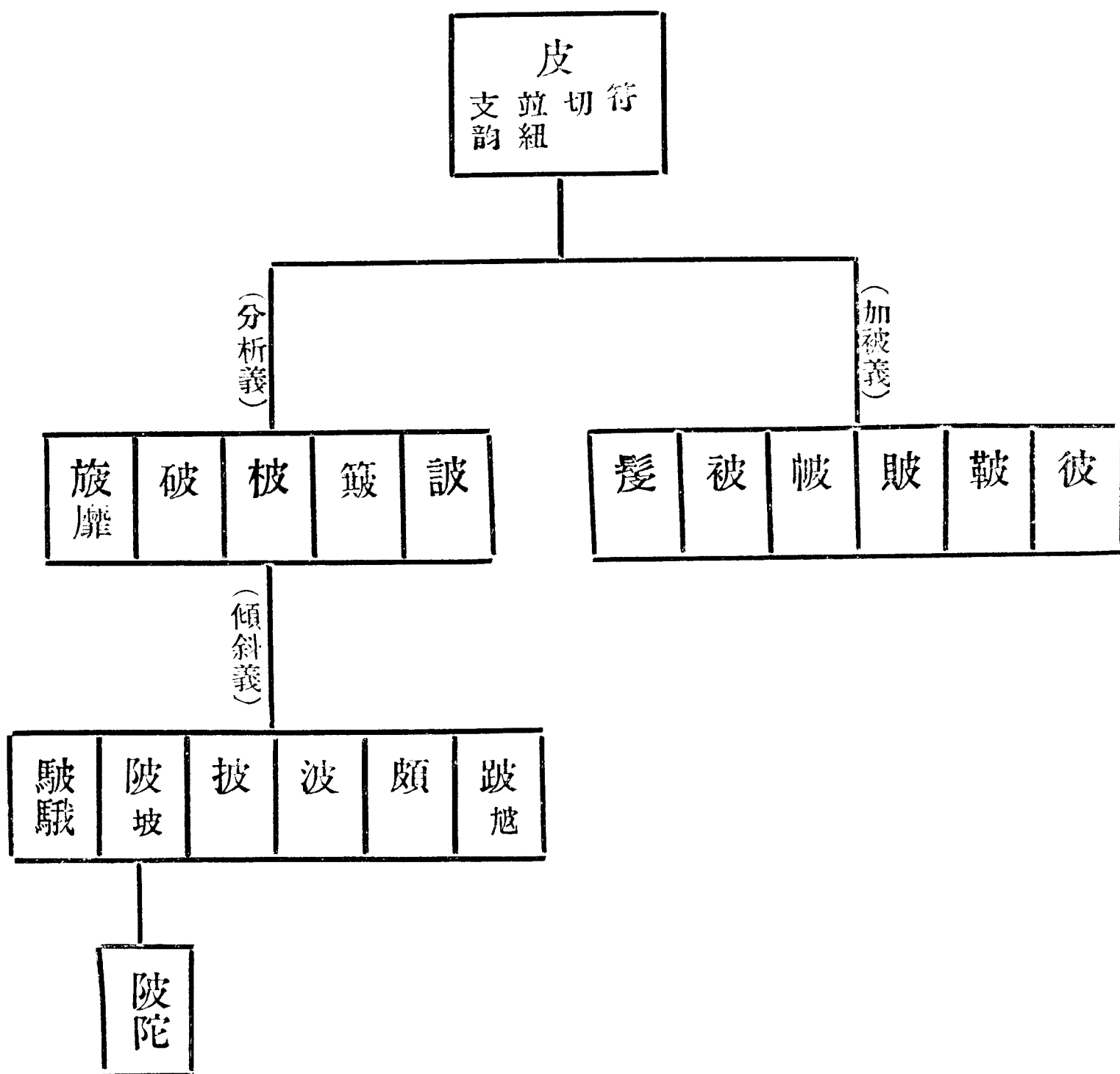
(2)



注：宛，轉臥也，故有屈曲義。苑，說文，所以養禽獸也。又囿，苑有垣也。段注「高注淮南（本經訓）曰有牆曰苑，無牆曰囿。與許互異，蓋有無互譌耳。」案玄應音義引字林，苑，有垣也。又云，有垣曰苑。程駱田字林考逸書後曰，「有垣曰苑，無垣曰囿，字林之精義也。文王之囿七十里，齊宣之囿四十里，安得築垣以限之，而說文乃以囿爲苑之有垣者，玉篇舍字林而從說文，亦辨之不審者。」今以右文之律推之，章昌合而說文違，從可知矣。蓋苑者謂其四圍高，中央宛宛然有容也，段說未諦。詭，慰也。人之受屈者以善言安其心謂之詭，物之不平者以火斗按之使平謂之熨，其意一也。智，目無明也。左傳宣十二年釋文引字林，智，井無水。盥，盥，小孟也。宛，屈艸自覆也。內則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又史記律書，陽氣冬則宛藏于虛心，正義云，宛音蘊。是宛也，鬱也，蘊也，一語之轉耳。怨，恚也。謂不樂於心也。

娵，婉，順女也。琬，圭有琬者。段玉裁謂圭首圓刻是也。此與爾雅釋山「宛中隆」同解。蓋「宛中宛丘」，謂丘之四方高中央下者形如 \cup ，而山之中隆者亦得曰宛，形如 \cap ，形似相反，義實相成也。徐鍇繫傳，「琬謂婉然窾也」，未得其解。又釋名釋形體，腕，宛也，言可宛屈也。皆其義也。

表三 引申義分化式



注：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釋名釋形體，皮，被也，被覆體也。廣雅釋詁，皮，離也。釋言，皮，剝也。段玉裁說文皮字注「引申凡物之表皆曰皮，凡去物之表亦皆曰皮」是也。準之以分析皮聲之字，得下列三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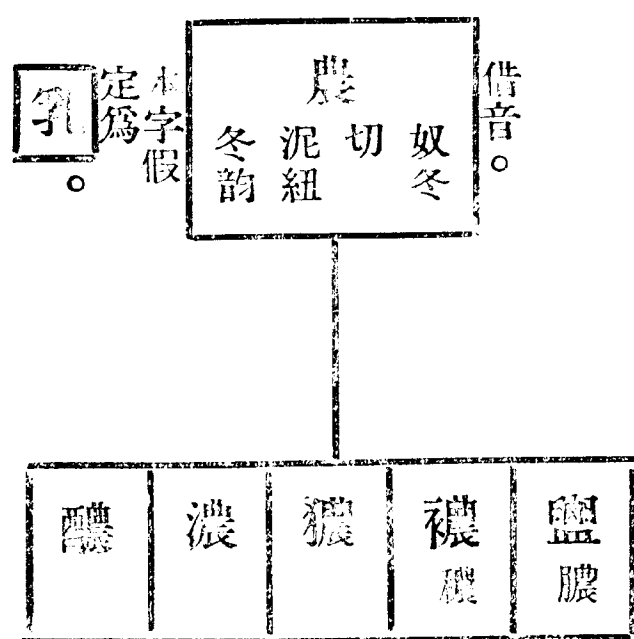
加被義： 彼，往有所加也。 桂馥義證謂「加」當爲「如」，蓋桂氏昧於皮有加義，故不得其解而議改耳。 鞍，車駕具也。 賅，遂予也。 幘，幫幘也。 被，寢衣也。 髮，益髮也。

分析義： 設，辨論也。 簸，揚米去糠也。 檟，一曰析也。 破，石碎也。 旂靡，旌旗披靡也。 繫傳云「披靡，四散兒。」 戴侗六書故云「風之所吹，披散偃靡也。」 段玉裁注則謂「披靡當是拮摩之誤」，王紹蘭訂補駁之，是也。 茲據右文之律判之，段說之不足信更顯然矣。

傾褻義： 分析則斜欹矣。 跛，越，行不正也。 頗，頭偏也。 波，水湧流也。 披，從旁持，方言，披，散也。 坡，陂，阪也。 方言六，陂邪也。 又玉篇陂，彼皮切，澤鄣也，池也，又碑僞切，傾也，褻也，又普何切，陂陀，靡迤也， 案別義異聲，於古不爾。 而普何之切，獨近古讀，蓋複音聯綿之詞中每易保留古音也。 馱馱，馬搖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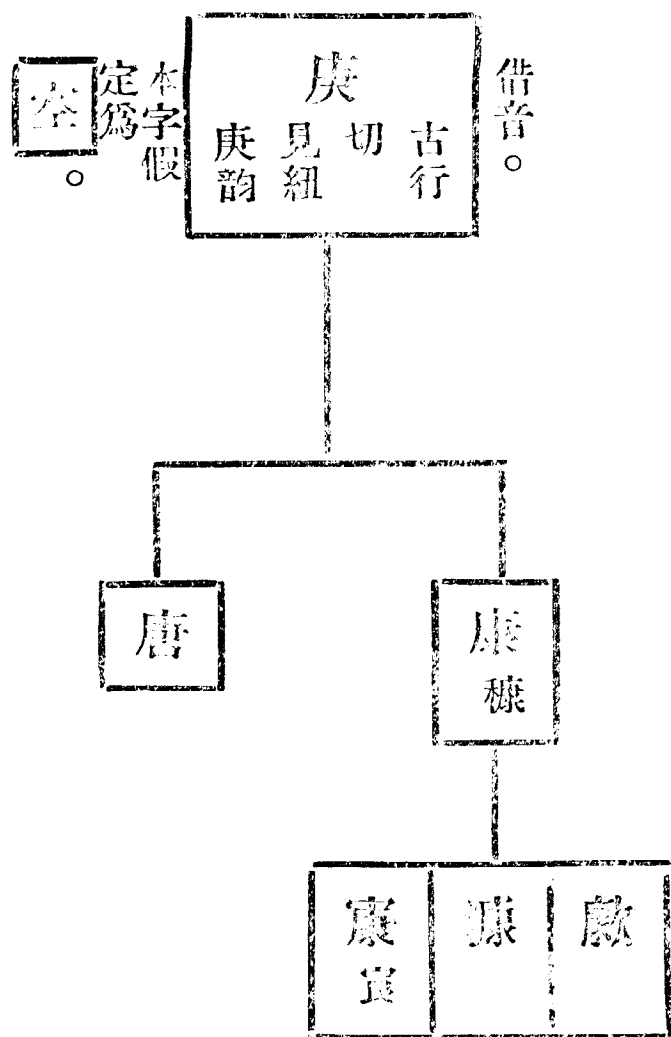
表四 借音分化式

(1)



注： 農，耕也。 無濃厚義，故文始謂其「蓋出于乳」，乳于古亦爲泥紐音，故農借爲乳而得濃厚之義。 鹽，腫血也。 襪，衣厚兒。 穠，字林，多毛犬也。 濃，露多也。 醲，厚酒也。 又方言十「穰」，「穰」多也。 南楚凡大而多謂之穰，或謂之穰。 按凡泥紐字多含重滯不流利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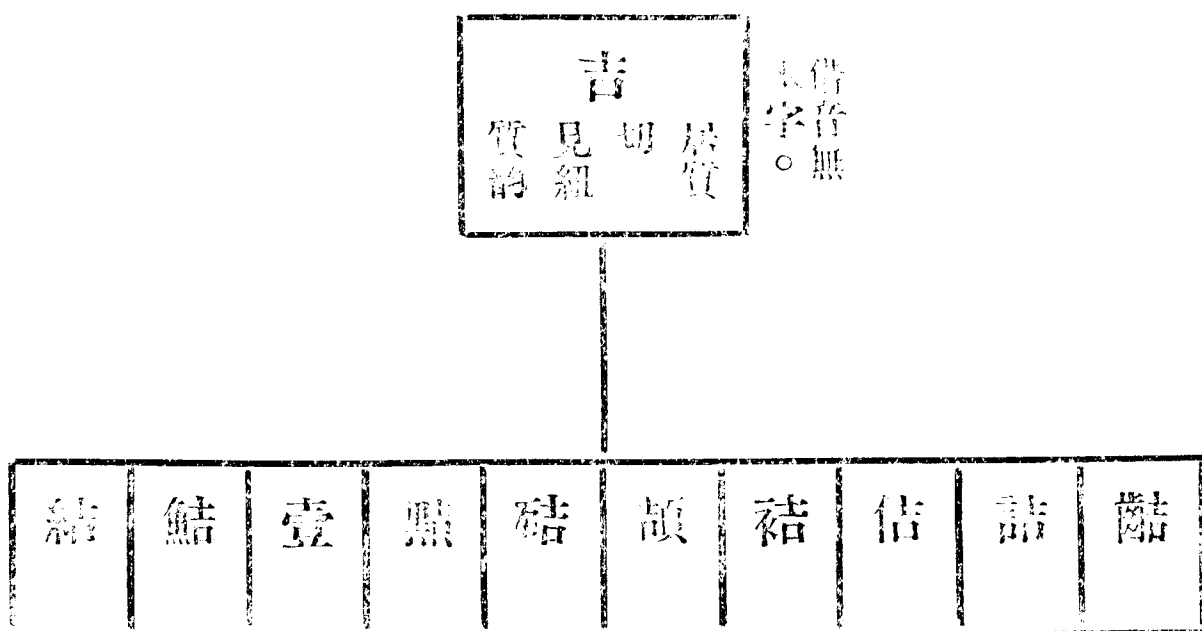
(2)



注：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無空義。考說文以外之古書及卜辭金文之形體，亦均無空義之朕兆可尋。蓋與「空」爲雙聲而借音耳。康，穀之皮也。詩賓之初筵酌彼康爵，康，空也。康寔，屋康也。按今俗尚謂大雨無雷曰寔康。康，飢虛也。康，水康也。爾雅釋詁，康也。

又唐，大言也。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其義爲不實，引申爲荒唐，俗作塘。又爾雅釋宮，廟中階謂之唐。氣法，龍曰，中唐有巽。唐之引申爲道路，猶康之引申爲遠路，「五遠謂之康」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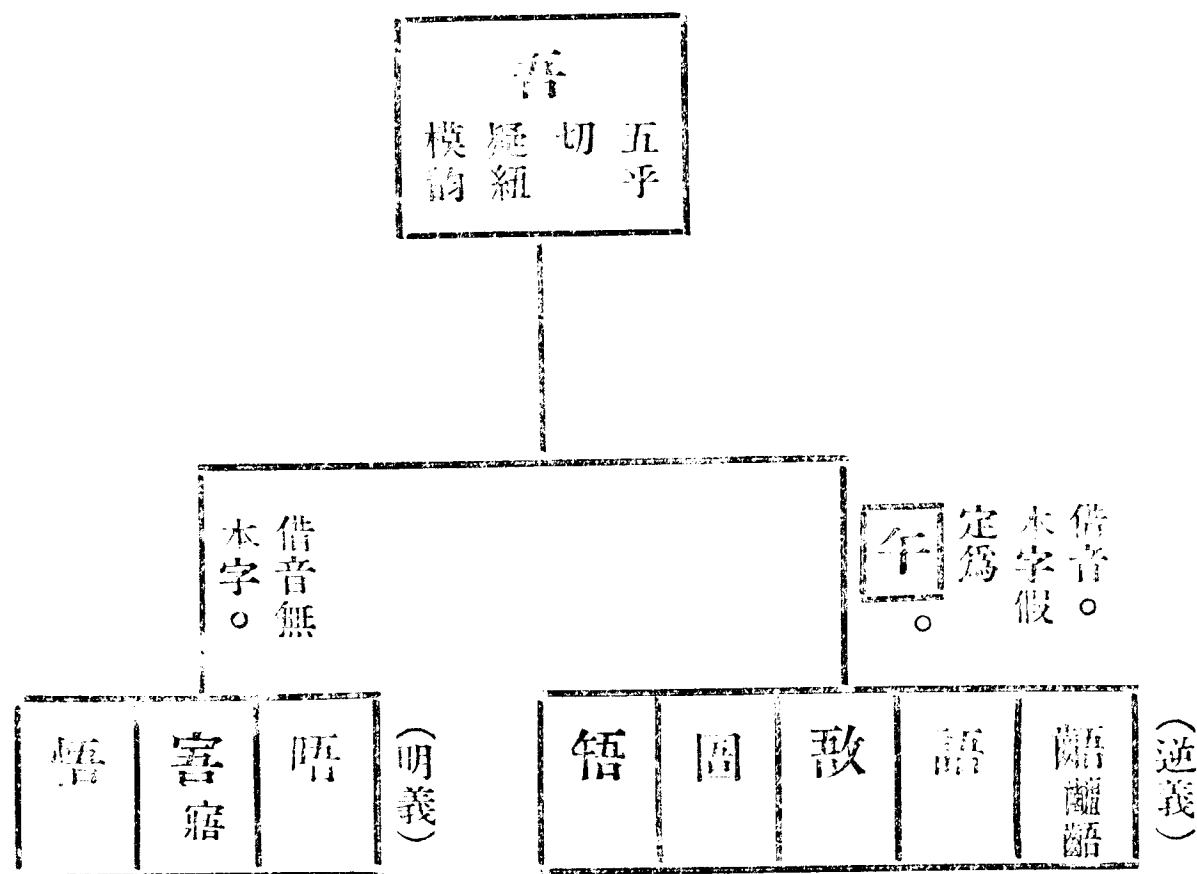
(3)



注：吉，善也。無堅義。而釋名釋言語，吉，實也。吉之訓實，殆借音耳。𪔐，齒堅聲。（從右文之理觀之，正不必依段氏從玉篇訂爲齧堅也。）詰，問也。書立政注，詰，實也。詰訓問，又訓實，猶貞訓問又訓當（書洛誥注）訓定（釋名釋言語）之例。佶，詩六月四牡既佶箋，壯健之兒。結，執紼也。頡，直頸也。碣，石堅也。爾雅釋言，碣，鞏也。黠，黑堅也。壺，專壺也。鮒，蚌也。蓋以馘之堅實得名。結，締也，案今俗尙有結實語。吉有堅意，當於音理求之。陳詩庭讀說文證疑譜「凡字從吉者皆有曲義」，恐未必然，蓋吉聲之字取義於堅固，故直挺不撓可謂之頡。鞏馘不伸亦可謂之結。陳氏一切以曲義說之，未能得其臆理。

吳承仕云：「吉訓堅實，恐非借音，賢從臥聲而訓爲多才，猶吉訓善而自有堅義，蓋堅實與完善，義自相成，故吉人，善人，賢人，得通稱也。以賢有善義，可比知吉有堅義，」其說亦通。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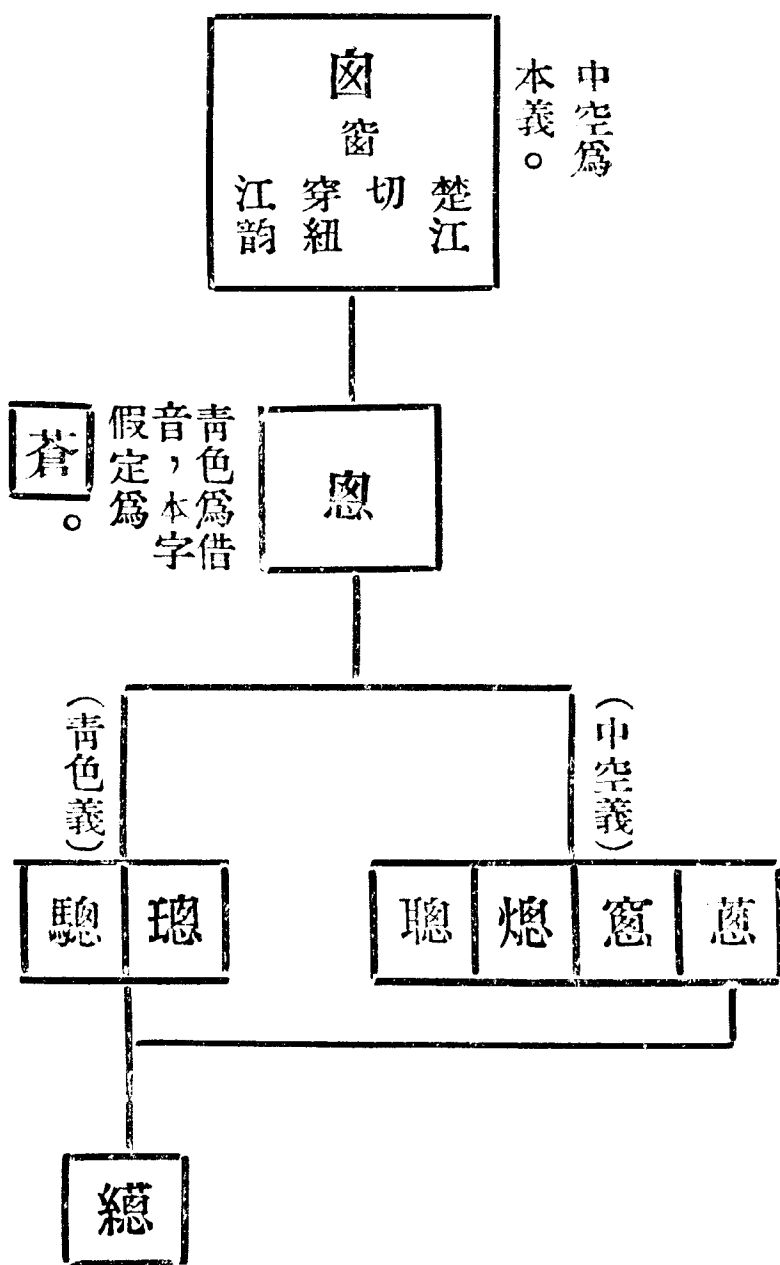


注：吾，我自稱也。無逆義。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此與矢同意。許說午字形雖不足信，然逆義要是古訓，殆即杵之初文，杵有悟逆義，「吾」其借字耳（石鼓文吾字作避）。明義之本字則未可定。逆義：齧，齒不相值也。索言之爲齧齧。語，論也。（論難曰語。）敵，禁也。圉，守之也。悟，逆也。蓋自午借爲干支專名，然後造半音符之悟以代之。

明義： 晤，明也。 寤，寤也。 寤，寐覺而有信曰寤。 (信字段改為言。) 按寤，寤殆重文。 悟，覺也。

表五 本義與借音混合分化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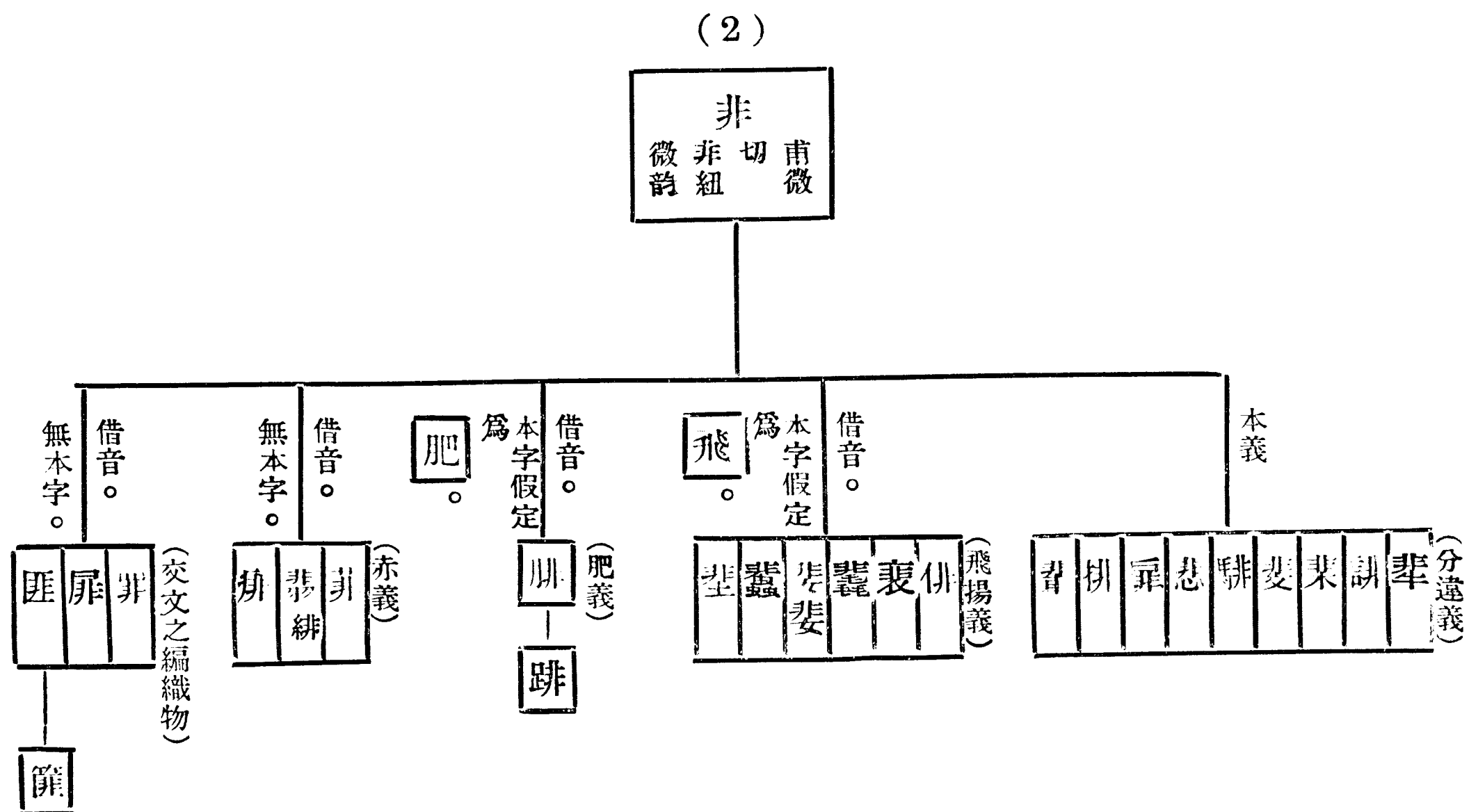


注； 窗，在牆曰牖，在屋曰窗。 窓，多遽窓窓也。 按此殆為聰察字之初文，故漢書郊祀志，忽明上通，顏師古注，忽與聰同。 多遽窓窓，借音之疊字連語耳。 段玉裁注謂「孔隙既多而心亂」，語殊牽強。

本義中空： 蔥，菜也。 蓋因其中空而得名。 窻，通孔也。 案「窗」[窗]古今字，窻又為其別寫，(廣韻 [窗] [窻] 同字)。 說文以通孔釋窻，義似別於在屋之窗，其實恐未必然。 在屋之窗原以上通出煙，兼納光氣，讀音為倉紅切，其後窻突仍在屋上，而取明通氣之孔則移施於牆壁，以便其用，此宮室制度之進化也。 其音煙窗仍呼倉紅切(東)，窗牖則變為楚江切(江)此語言之轉變也。 其字，窻突用「窗」，取明用「窗」，此文之流別也。 溯厥本始，原為一物一語耳。 後人不察歷史之變遷，徒泥於說文廣韻之區別音義而曲為之說，字形字義分之愈晰，而語言之原離之愈遠，語云，大道以多歧亡羊，此之謂也。 燧，然麻蒸也。 麻榦質鬆易

然，故得聰名。聰，察也。耳以中空而聰。

借爲「蒼」，青色。璉，石之似玉者。驄，馬青白雜毛也。纒，帛青色也。



注：非，違也，從飛下𠄎，取其相背也。戴侗六書故，周伯琦說文字原皆謂與飛爲一字。蓋其後非飛異用，乃加虫爲蜚。史記周本紀蜚鴻滿野，正義云，蜚古飛字是也。故非字得有分違與飛揚二義。

分違義：羣，兩壁耕也（從段注）。誹，謗也。棗，輔也。荀子性惡，「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即棗）櫛，則不能自正。」楊倞注，「排櫛，輔正弓弩之器。」故徐鍇繫傳云，「棗即弓櫛。」蓋所以鑿楯矯正之，是輔義即從違義出也。斐，分別文也。駢，驂旁馬也。案駕三馬曰駢，在中曰服，在邊曰駢。悲，痛也。徐鍇繫傳云，「心之所非則悲矣，」是悲有違失義。段注，「悲者痛之上騰者也，從其聲而得之，」謂悲取飛揚義，未爲得之。扉，戶扇也。案扇，扉也。徐鍇云，象鳥之翅。排，擠也。釋名釋言語，非，排也，人所惡排也。輩，若軍發車百兩爲一輩。段注云，「非者，兩翅形，聲中有會意。」

飛揚義：俳，戲也。蓋取其長袖飛舞之意。裘，長衣兒。鬣，毛紛

紛也。 斐，往來斐斐也。 蠹，臭蟲，負蠶也。 蓋因其輕小能飛而得
名。 斐，蠹也，

肥義： 腓，脛膾也。 易「咸其腓，」荀爽作肥。 即今俗所謂腿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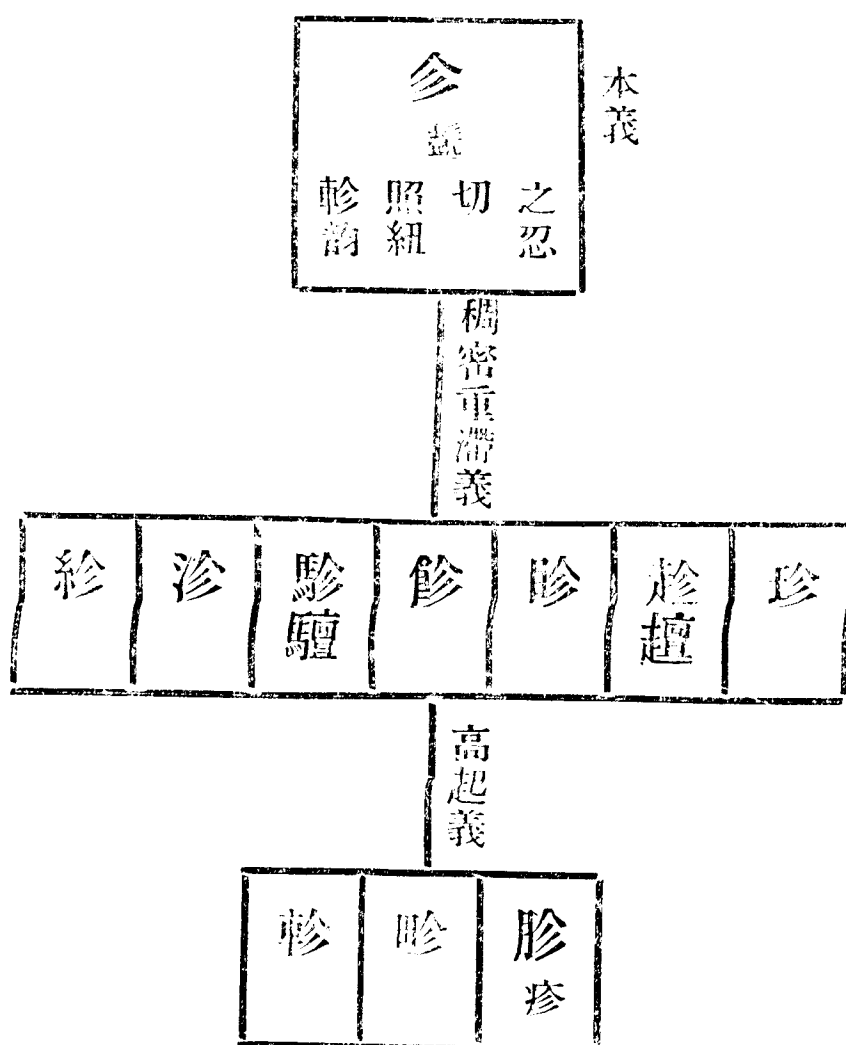
腓，踴也。 踴其脛膾，故亦名腓。 (毛詩衛風泉水「我思肥泉」傳，「所
出同所歸異爲肥；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案肥非同音通借，故蓋
亦作盪，非有別違義，故泉以「所歸異」而得肥名。釋名釋肥泉曰，「本同
出時所沒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直以肥義釋之，說殊牽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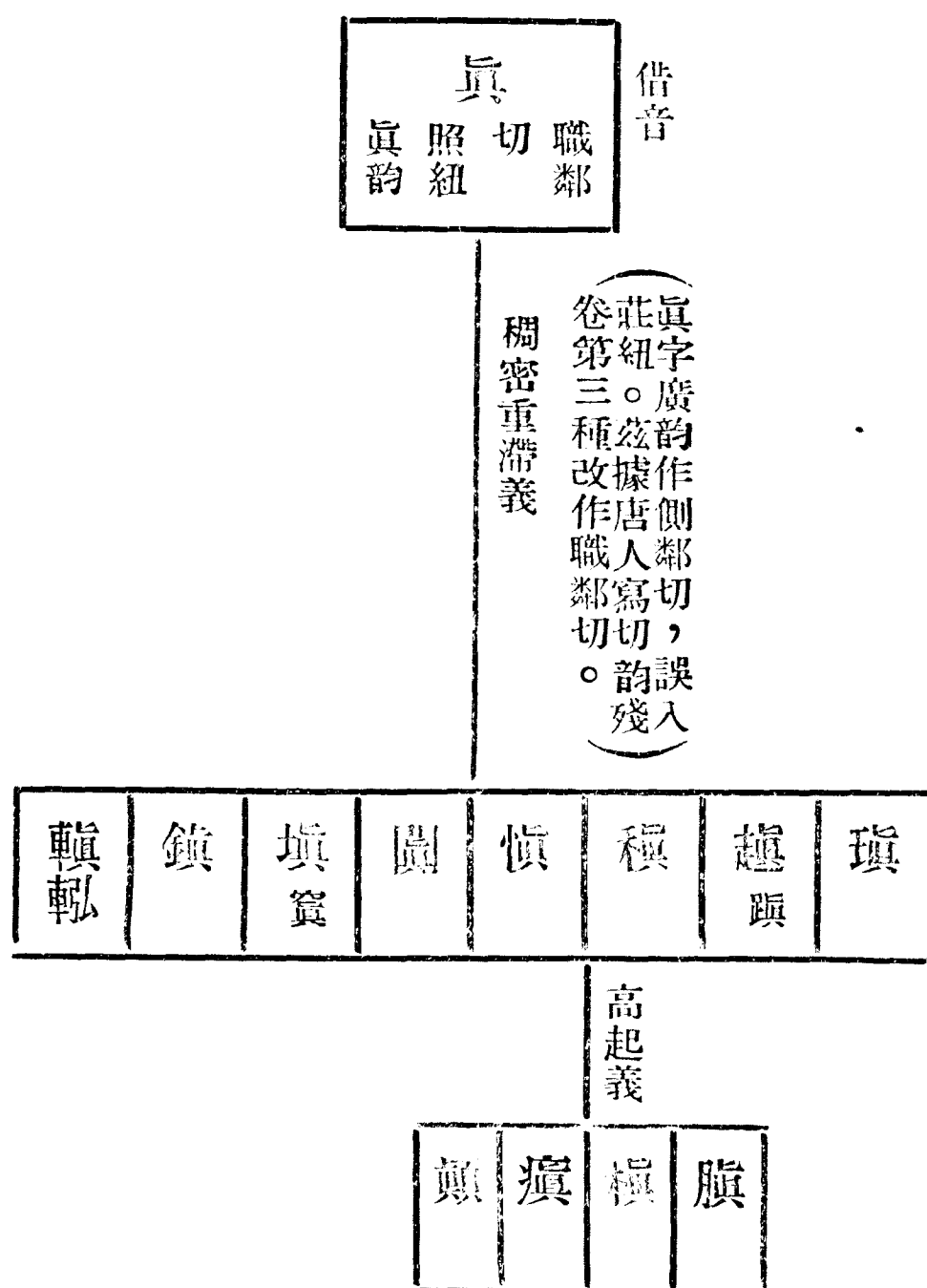
赤義： 菲，芴也。 爾雅「菲，苾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
菁，華紫赤色，可食。」 翡，赤羽雀也。 緋，其後起字也。 痲，風病
也。 今人夏日肩生癩癬謂之痲子，其色赤。

交文之編織物： 罽，捕魚竹罔。 屣，履屬。 儀禮喪服傳，繩非，非即
屣。 方言四，屣，屣，屣也。 玉篇，屣，草屣也。 古蓋以草繩編
之。 釋名釋衣服，屣，皮也。 以皮音傳會釋之，誤矣。 用皮爲之，殆
後起之制。 (吳棗雲廣韻說十二霽云，「屣，古只作非，其義只在非字，猶
言屣必稱兩也，」如吳說則屣字宜列於分違義下。) 篋，器似竹篋。 篋，
車箬也。 物雖不同而其爲交文編織之器則一也，故其語根相同。

表六 複式音符分化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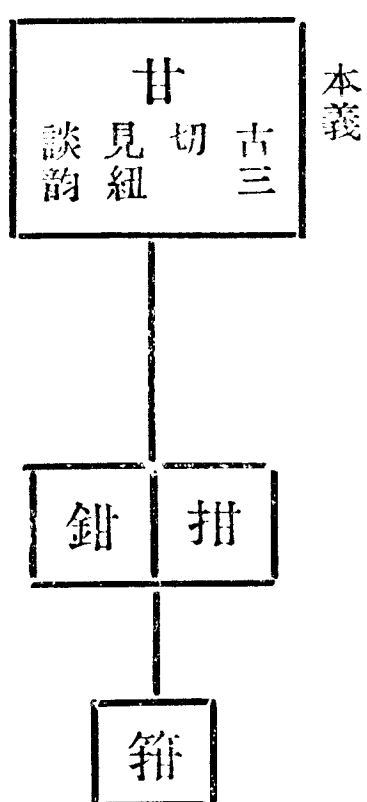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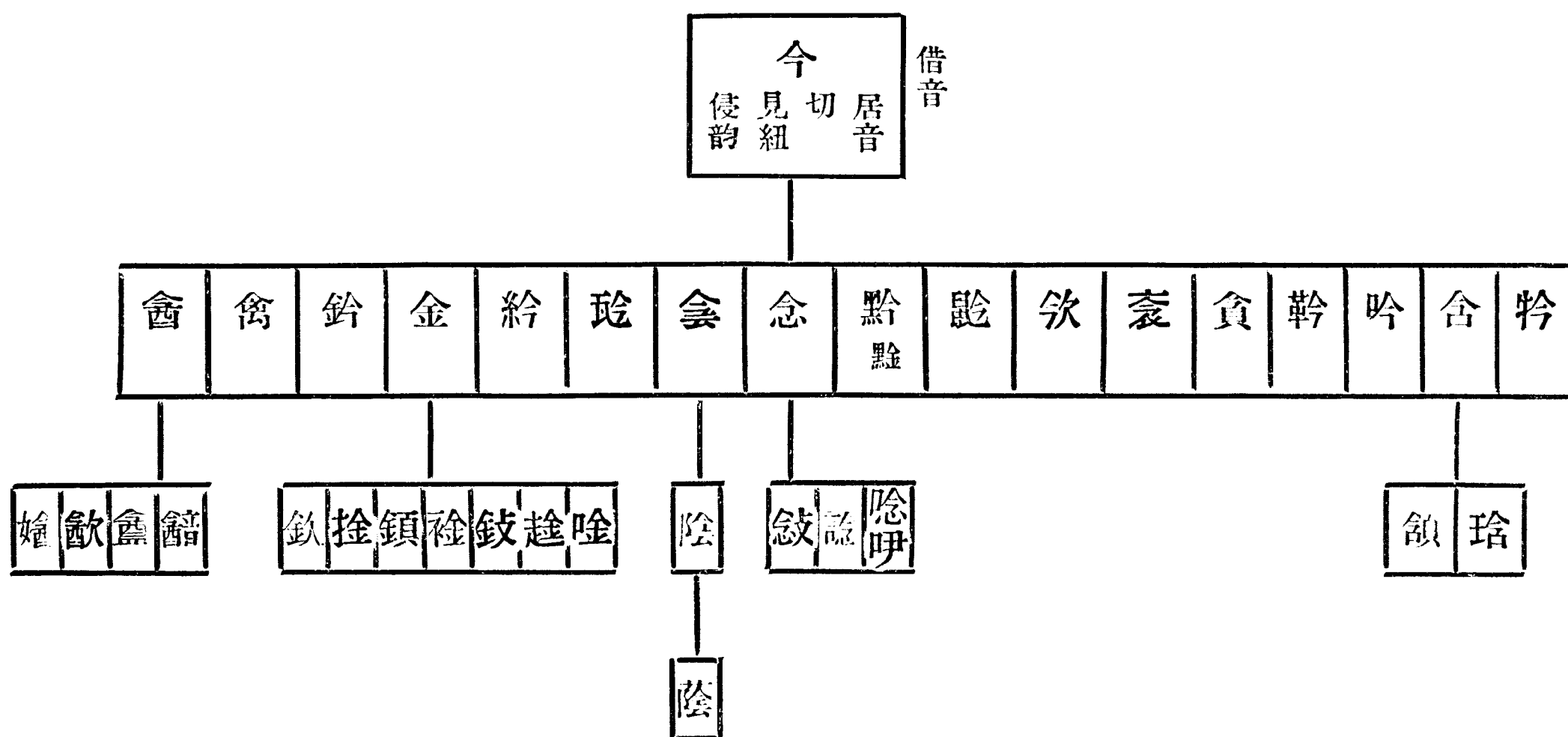
注：參，稠髮也。或從眞聲，作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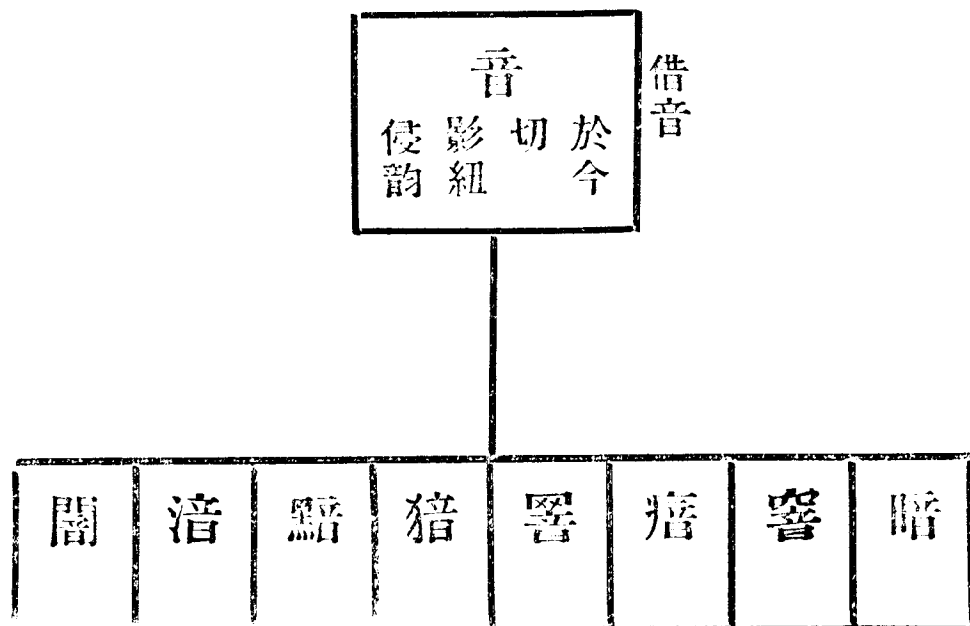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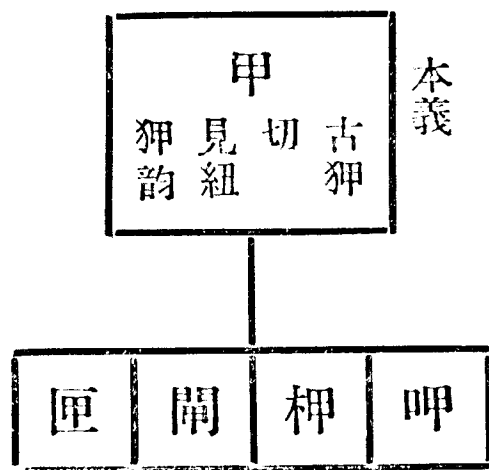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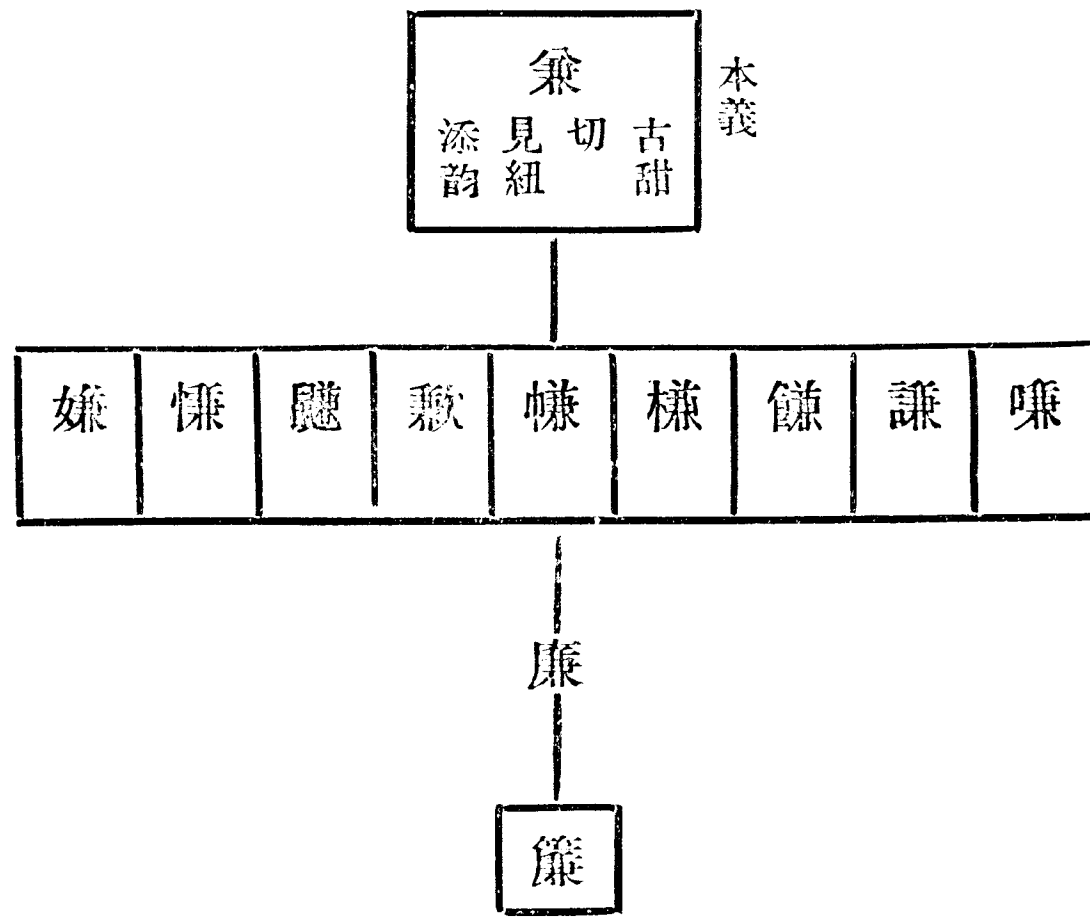
稠密重滯義：珍，寶也。趁，趨也。集韻，趨趨，行不進兒。案趨趨即駢驢之重文，複音語也，說文以互訓式注之非也。眡，目有所恨而止也。爾雅釋言，眡，重也。左傳隱公三年，憾而能眡。飡，食也。駢驢，馬載重難也。沚，水不利也。（今音郎計切非本音也。）紕，轉也。或借用眞：周禮典瑞，珍圭以徵守。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是參眞可通之證。璵，以玉充耳也。釋名，璵，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趨，走頓也。蹶，跋也。按趨，蹶重文。稹，種概也。周禮曰，[稹理而壓]。詩鴝羽傳，[苞，稹也]，箋，[稹者，根相迫迤相致也]。釋音郭注，[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慎，謹也。園，盛兒。填，寘，塞也。鎮，壓也。輶輶，車鎮輶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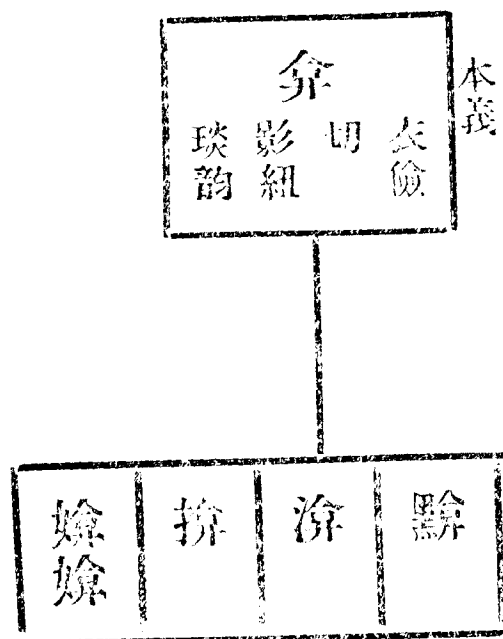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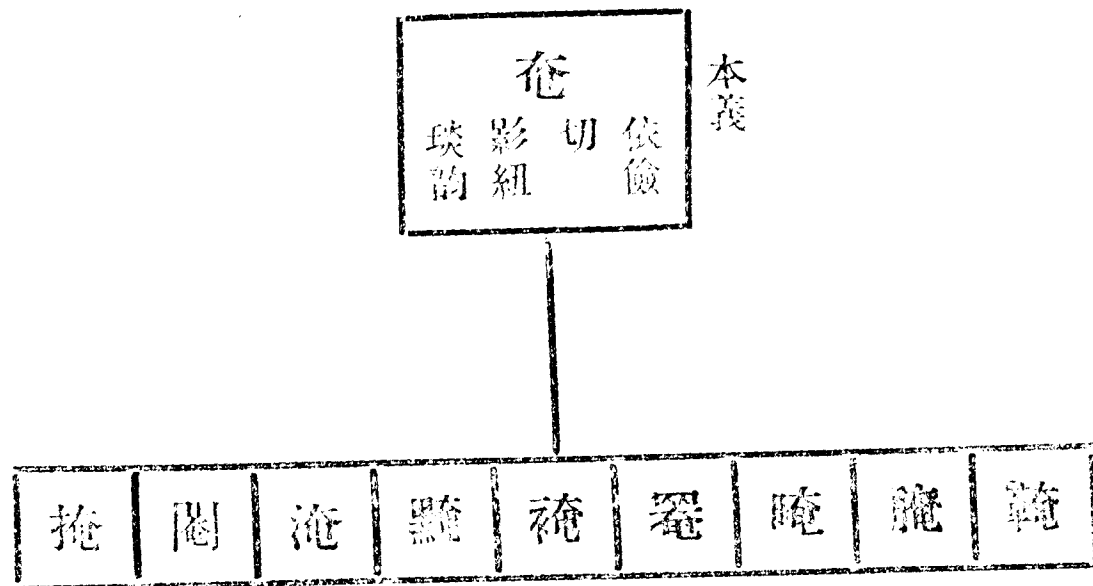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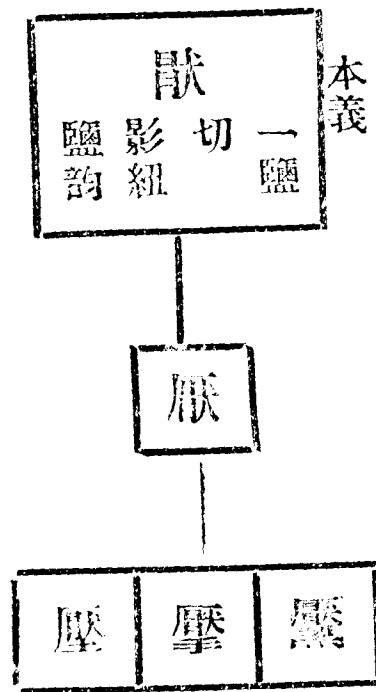
參之引申爲高起義：疹，癩瘍也。玄應音義三引三蒼，疹，腫也。玉篇，疹，癩疹，皮外小起也。𦘔，井田間百也。軫，車後橫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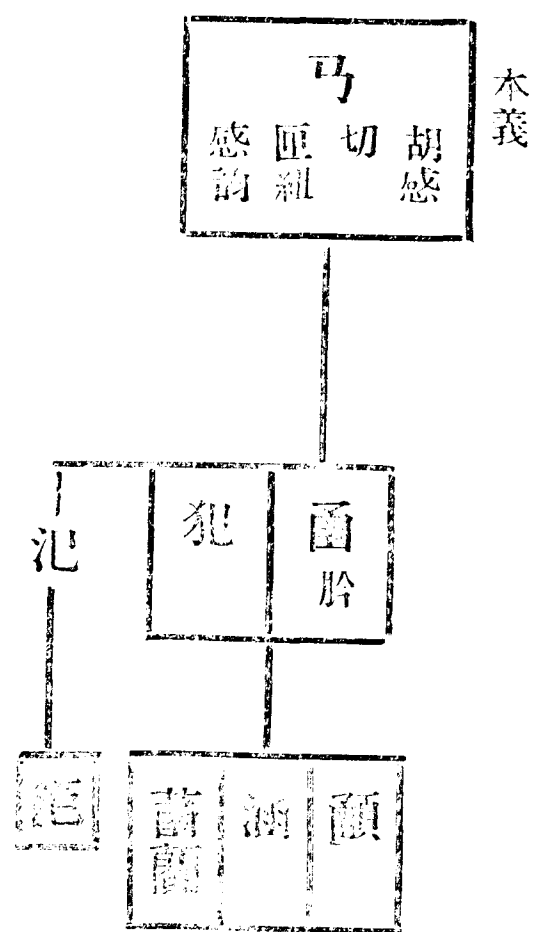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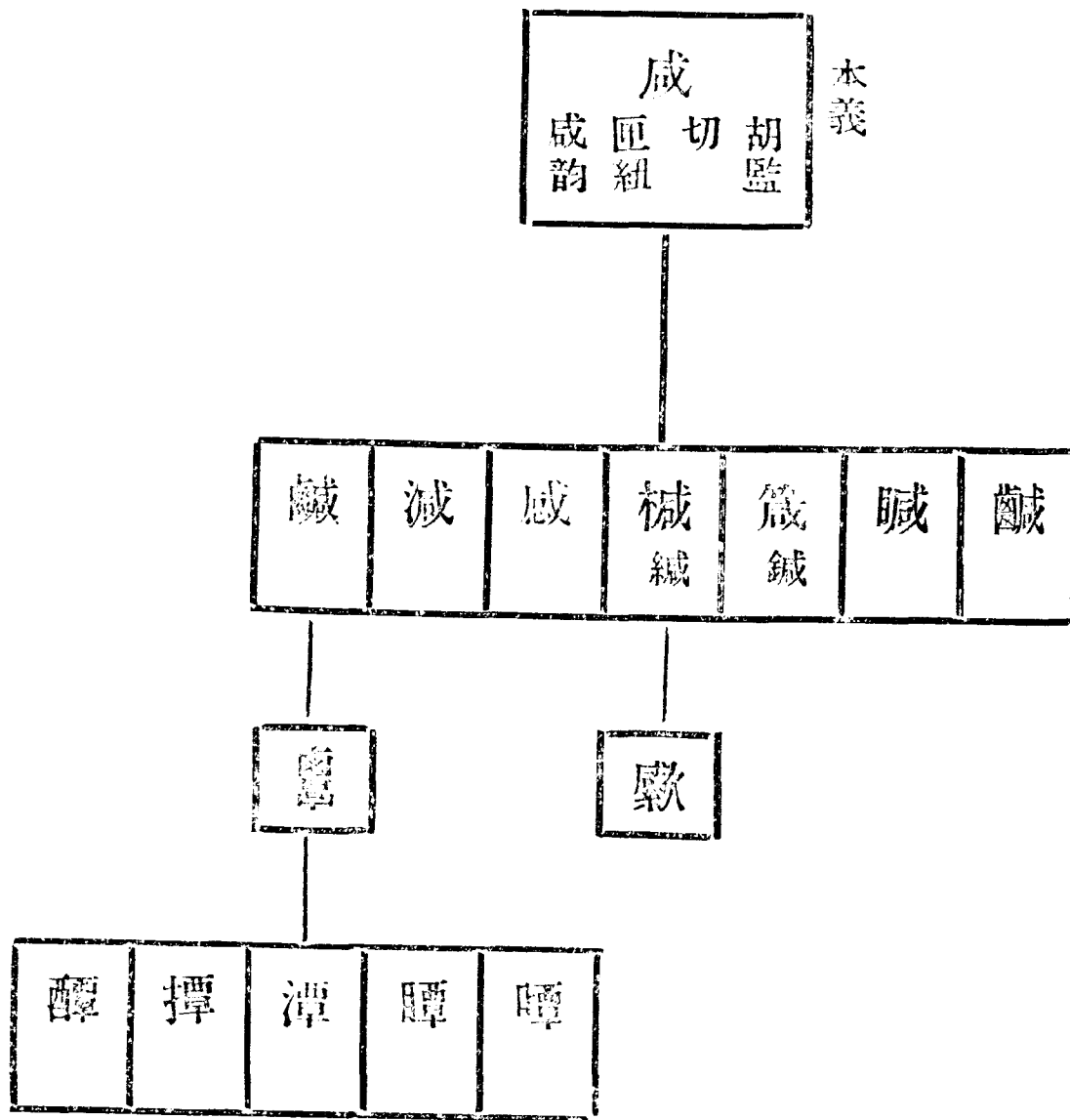
或借用真： 臙，起也。 楨，木頂也。 癩，腹張。 顛，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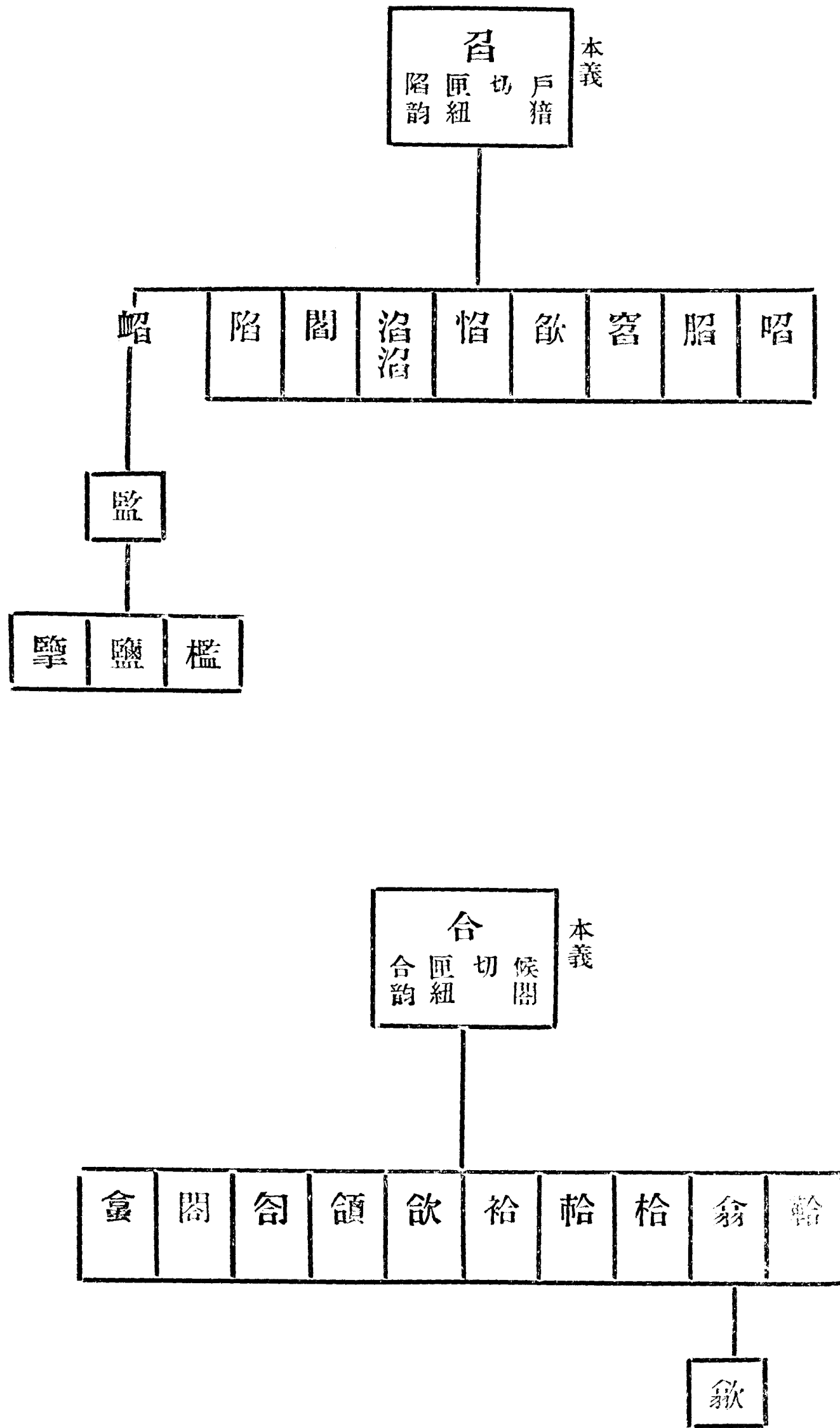
(2)













注： 凡從今聲金聲者，多有禁持蘊含之義。 (陳詩庭讀說文證疑云，L 者皆有舌義，丿又引錢侗說 L 從今字有交接之義。丿 吳菱雲經說 L 凡物口可含容者，字每從今得聲，丿說雖各異，義實相通。) 然今，文選南賦注引蒼頡篇，時辭也；詩標有梅傳，急辭也；說文，是時也；皆無此義

蓋以聲通借爲金。金，說文，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蘊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于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白虎通五行，及釋名釋天均訓金爲禁，是金之得名，由於蘊蘊於土中之故也：矜，牛舌病也。含，噤也。吟，呻也。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說文作「吟，歎也。」按說文「嘆，吞歎也，歎，吟也。」而毛詩中嘆歎兩體錯出，蓋係重文。吟即吞嘆也。段注申許，謂歎近於喜，嘆近於哀，似未足信。鞞，儀禮士喪禮「紫凡鞞。」廣雅釋器「鞞，履也，其紵謂之鞞。」以紵爲鞞。類篇，「鞞，鞞帶也，束物韋也；」說文「鞞，鞞也；」或是傳寫奪「帶」字耳。故鞞字系諸「鞞」「鞞」之後，不與「鞞」「鞞」「鞞」等爲伍。若以右文之例（紵爲衣系）推之，亦當以鞞帶之義爲長。貪，欲物也。衮，大被。欬，含笑也。鼯，鼠屬，廣韻謂之鼯鼠，即鼯也。黔，黎（俗作黧）也。案黑色含幽深蘊藏之象徵。黧，黃黑也。殆同字。念，常思也。釋名釋言語，念，黏也，意相親愛，心黏不能忘也。雲，雲覆日也。斄，冶橐幹也。案取其兩幹相含開合吹風以爲用也。紵，衣系也。釋名釋衣服，紵，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鈴，玉篇，車轄也。說文鈴鑄大隸之訓，恐是託名標識之別義，說詳後。禽，走獸總名，謂擒來也。齏，酒味苦也。瑤，送死口中玉也。頤，方言「頤，頤，頤也；南楚謂之頤，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釋名釋形體，「頤，……或曰頤，頤，含也，口含物之車也。」說文，頤，頤也。頤，頤也。是頤頤頤三字一語之轉。而說文頤下獨訓面黃也。蓋因離騷「長頤頤其何傷」，假頤爲頤，（頤頤爲不飽面黃之義。）遂誤以借義爲本義耳。段注及王氏句讀均泥於許書，又不得其說。王氏至謂「頤訓面黃，蓋是生質，頤之面黃，乃由餓病，」語甚可笑。畢沅釋名疏證亦謂「頤，含也之頤，當作頤，或作頤亦可。」皆由於過信說文，遂致動成窳礙。今律以右文之理，則頤，頤，頤三字聲義正是一貫。至於頤頤，乃別一複音之辭。以頤爲頤，固無不可。蓋複音辭多以聲狀意，初無一定之字。黃生義府之論猶豫僂偃，已詳言其故。吳玉搢作別雅，

益暢其流。訓詁家不應忽之也。唵，呻也。諗，深諫也。斂，塞也。陰，闇也。蔭，草陰地。唵，口急也。趁，低頭疾行也。鉞，持也。袷，交衽也。經傳通用〔衿〕〔襟〕。鎮，低頭也。按趁，鎮實一語耳。許君望形生訓，故以從頁者訓低頭，以從走者訓疾行也。揜，急持衣袷也。欽，欠兒。按與低頭之鎮，亦爲一語，欠兒即低頭，所以爲敬容也，故欽通訓爲敬。齷，下徹聲。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齷〕。注，〔齷，聲小不成也。〕徐鍇說文聲傳〔謂聲不能越揚也。〕龔，覆蓋也。飲，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媼，含怒也。

甘，美也。從口含一。釋名釋言語，甘，含也，人所含也。故从甘聲者亦有禁持蘊含之義：拊，脊持也。鉗，以鐵有所劫束也。箝，箝也。

兼，并也。從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故從兼聲者，亦有禁持蘊含之義：噤，口有所銜也。謙，敬也。案从兼聲者有兼併之義，而〔謙〕〔歉〕則有虛受之義，亦猶从襄聲之〔讓〕〔攘〕有侵犯與却謝二義相反適相成也。饑，韓詩外傳一，穀不收謂之饑。說文，饑，噉也，疑當作饑也。幪，戶也。幪，帷也。歉，食不滿也。黷，黷也。爾雅郭注，〔以頰裹藏食者。〕慊，禮記坊記，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之兒。說文，慊，疑也。不滿故疑。嫌，不平於心也。簾，堂簾也。聲類〔簾，戶蔽也。〕與幪音同義近。案從兼聲者如穎廉矧矧錡隄等字，又有稜利之義，此則別一系統也。

甲爲從木戴孚甲之象。釋名釋天，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易象傳〔甲坼〕乃甲之本義。卜辭作田者象甲，金文作者象坼。矧疑字上作形殆亦同意。故從甲聲者亦有禁制蘊藏之義：呶，吸呶也。柙，檻也，所以羸虎兇也。闔，開閉門也。匣，匱也。

或借用音：暗，日無光也。窖，地室也。瘖，不能言也。罾，罾也。廣韻云，魚網。疑與罾爲重文。獫，寶中犬聲。黠，深黑也。

涪，幽溼也。 (五經文字謂「涪從泣下日，幽深也，」似誤。) 闔，閉門也。

厭，飽也。 漢書高帝紀，因東游以厭之；注，塞也。 案自內言之曰飽，自外言之曰塞，其義一也（載籍多以厭爲之）。 故從厭聲者亦有禁制蘊藏之義： 厭，管也。 一曰合也。 壓，中黑也。 大學注，厭，讀爲壓，壓者、閉藏兒也。 案壓之訓黑，殆與黔同。 書禹貢，厥篚壓，史記夏本紀作齎絲，是厭聲今聲古可通之證。 壓，一指按也。 壓，壞也。 一曰塞補。 案壓即厭之重文，段玉裁云「此與厂部厭義絕不同，而學者多不能辨」，實爲拘墟之見，蒼頡解詁，「壓，管也」，即「厭」「壓」同訓之證。

奄，覆也。 故從奄聲者亦有蘊藏之義： 鞵，車具也。 徐鍇曰，有所掩覆處也。 案此字古籍多不用，而說文車具之訓又欠明白，疑即鞵之重文，蓋古者奄弁多通用。 說文，鞵，轡鞵，从革，弁聲，讀若響。 一曰，龍頭繞者。 王筠說文句讀「轡鞵者，謂轡上之鞵也。」許時呼爲轡鞵，後人則不知所謂，故申說之：「轡以擗銜，必有龍頭以繫屬其銜，而又申之以繞者，鞵之爲言鞵也，鞵以覆鳥，鞵以絡馬頭，其意相似，故又以聲解之，若曰，惟其爲繞者，故名之鞵也。」弁，蓋也，亦未始不兼意也。」其說甚是。 準之以右文之律，則「鞵」「鞵」之訓「龍頭繞者」，正是合義。 臄，漬肉也。 臄，不明也。 案臄暗重文，故漢書多以臄爲暗。 罨，罕也。 徐鍇云，網從上掩之也。 風土記，罨如罨而小斂口從水上掩而取之也。 襜，襪謂之襜。 襜，頤也。 徐鍇曰，謂衣領偃曲。 玉篇，襜，隱被也。 黧，青黑色也，蓋與壓同。 淹，禮記儒行，淹之以樂好；注，謂浸漬之。 按水浸曰淹，自是本義，說文淹水之訓，託名標識之語耳。 閤，豎也。 宮中奄昏閉門者。 黃生字詁奄弁掩揜閤條云：「宮者謂之奄人，言其精氣斂閉於內，故以奄爲名。 鄭注周禮酒人注引月令其器閤以奄，得其旨矣。 奄人之奄一作閤，以司閤故。」掩，斂也。 小上曰掩。 黃生字詁奄弁掩揜閤條云：「……按小上義當歸奄，器之小口大腹

者其下寬展而上斂束，故曰奄，月令孟冬其器閔以奄是也。周禮考工記鳧氏弁聲鬱，作弁，弁奄即一字。虞書大禹謨奄有四海，此即賈誼所云囊括四海之意（非喻詞），孔傳同也，蔡傳盡也，皆以意爲說，義未盡也。……覆義當歸掩，从上覆之，从後取之，並曰掩。本掩取禽獸之義，掩揜即一字。] 今以右文之觀點論之，黃說極精。惟奄掩二字之訓似亦不必強分。

弁，蓋也。段玉裁云，[此與奄覆也音義同。] 釋器，圓弁上謂之簫。周禮典同，弁聲鬱。徐灑說文段注箋謂[弁蓋有深邃義，故凡口狹而中寬者謂之弁。] 故從弁聲者亦有蘊藏之義：鞵，轡鞵。一曰龍頭繞者。按即鞵之重文（說見鞵下）。黥，果實黥黯黑也。按與灑黥殆同。滄，雲雨兒。毛詩大田，有滄淒淒，傳雲興兒。呂氏春秋務本篇引作有唵淒淒，高誘注，唵，陰雲也。揜，自關以東取曰揜。一曰覆也。

媮，女有心媮媮也。按謂密意深情，含而不露，故云有心。朱駿聲云，眉語目成之意，失右文之旨矣。

咸，易，[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又昭公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擗，窕則不成，擗則不容。] 杜注，[窕，細不滿也。擗，橫大不入也。不成，不充滿人心也。不容，不堪容也。] 蓋咸之古訓有虛而能受之義，故其字從口。爾雅說文均訓皆，殆其轉義耳。以此從咸聲者亦有禁制蘊含之義。鹹，齧也。賊，目陷也。箴，綴衣箴。鍼，所以縫也。二字蓋重文。械，篋也。緘，束篋也。感，動人心也。管子小稱，[匠人有以感斤櫨] 注，[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也。] 減，損也。鹹，銜也。王筠說文句讀 [鹹味長，故銜而咀味之。] 嗽，監持意，口閉也。尊，長味也。潭，含深也。瞳，深視也。廣雅釋水，[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楚辭抽思注，[潭，淵也，楚人名淵曰潭。] 文選述聖德詩注，[楚人謂深水爲潭。] 案潭蓋爲楚地水深之通稱，武陵潭水最深，遂亦以之爲名。說文但訓水名，荒右文之指矣。擇，探也。醴，酒味長也。

𠂔，𠂔也，艸木之萼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函，舌也。象形，從𠂔，𠂔亦聲。俗作𠂔。故從[𠂔][函]聲者亦有禁制蘊含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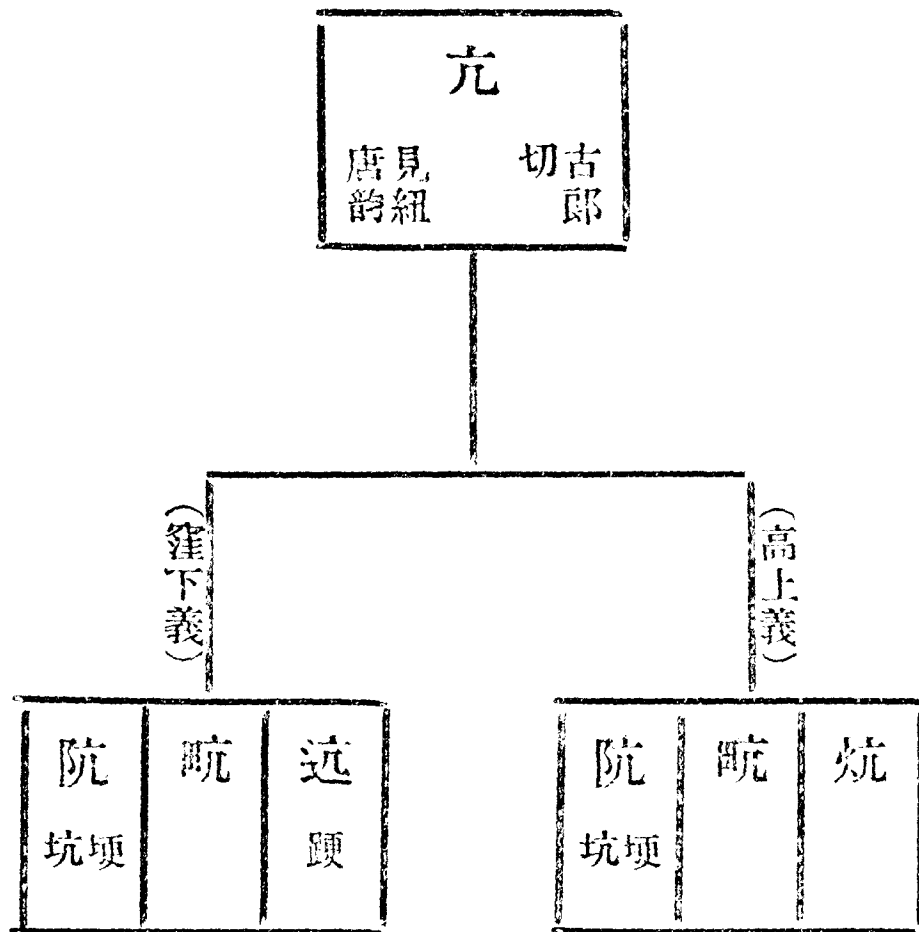
頤，頤也。釋名釋形體，[頤，……或曰頤，……或曰鼪車，鼪鼠之食積於頤，人食似之，故取名也。] 涵，水澤多也。蓄藺，𠂔之疊韻連語。犯，侵也。範，法也。案法禁謂之範，干陵違逆之，則謂之犯矣。

𠂔，小阱也。從人有目上。按目即象阱陷形，非杵臼字。故亦有禁持蘊藏之義：啗，食也，讀與含同。𠂔，食肉不厭也。窞，坎中小坎也。殆即𠂔之重文。欲，欲得也。𠂔，憂困也。滔滔，泥水滔滔也。閤，里中門也。陷，高下也；一曰，墜也。監，臨下也。從臥𠂔省聲。檻，檻也；一曰圈。鹽，鹹也。擥，撮持也；即攪字。

合，合口也。合有閉義，故從合聲者亦有蘊藏之義：鞞，防汗也。鹽鐵論謂弁汗。蓋防馬汗汗，以鞞蔽之。翁，詩般允猶翁河傳，合也。易繫辭傳，其靜也翁；宋注，猶閉也。均與右文之指合，較說文訓[起]為長。𠂔，劍柙也。𠂔，士無市有𠂔。按市以蔽前，𠂔亦同物也。𠂔，曲禮，天子視不上于𠂔；玉藻，視帶以及𠂔；深衣，曲𠂔如矩以應方；注皆訓交領。玉藻，𠂔二寸；注，曲領也。邵瑛說文羣經正字云，[今經典多以𠂔為交領曲領義，而衣無絮義作袂，禮記玉藻，帛為𠂔，釋文，𠂔，袂也，是也。]案以右文之義推之，說文𠂔訓衣無絮，恐非本訓。而[袂][𠂔]實為一語之轉，故段玉裁云[禁制於領（𠂔，交領）與禁制前後之不相屬（袂，交衽）不妨同用一字（釋器用襟，毛詩用𠂔，皆訓交領，襟，𠂔均為袂之別體）]。欲，歌也。東都賦[欲野歎山]，反對成文。頤，頤也（詳前頤字注中）。𠂔，市也。按即合之別寫。閤，門旁戶也。後人多譌作閤，閤者所以止扉。故門旁戶字從[合]作，止扉字從[各]作，右文之指，居然可識（說詳下[𠂔當訓角有枝]條）。𠂔，𠂔屬。爾雅釋魚魁陸郭注云，[本草云，魁狀如海𠂔，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釋文云，[字書云，蚶，𠂔也。……]按從合從甘，聲義一也。𠂔，縮鼻也。

按上表爲複式音符分化之最繁雜者，共計音符十二。其韻皆屬侵覃部收m之音，故有收斂之義。其聲則〔今〕〔甘〕〔兼〕〔甲〕皆在見紐，〔音〕〔猷〕〔奄〕〔弁〕皆在影紐，〔咸〕〔巧〕〔咎〕〔合〕皆在匣紐。而今聲之〔會〕於金切〔奮〕於琰切甲聲之〔開〕烏甲切又在影紐。今聲之〔含〕〔駘〕胡男切兼聲之〔鼈〕胡添切〔嫌〕戶兼切甲聲之〔匣〕胡甲切又在匣紐。咸聲之〔緘〕古咸切〔感〕古禪切〔減〕古斬切咎聲之監古銜切合聲之〔鞞〕〔鞞〕〔裕〕古洽切〔咎〕〔閣〕〔盒〕古杏切又在見紐。然則見匣兩紐交流，見紐又入於影，聲轉之理，未始不可循其軌道以蹤跡之，雖至曠而不可亂也。

表七 相反義分化式



注：亢，人頸也。從大，象頸脈形。蓋象人胡脈高處，故亢有高義。炕，乾也。江沅曰，〔北方晝坐，夜以火置下面而寢，謂之炕。〕蓋古者席地，故設高亢之處以亢物，小戴記明堂位〔崇坳康圭〕，康即亢，今江南人尙皮閣物事爲亢，故爾雅訓康爲安也。其後更高大之以寢處人，遂成今之炕矣。眈，說文〔竟也，一曰百也，趙魏謂百爲眈。〕阬，說文〔池也。〕詩曰〔高門有阬〕是也。然亢聲字同時又有窪下義。迓，說文〔踮也。〕眈，廣雅，〔池也。〕阬，爾雅〔虛也，〕蒼頡篇〔察也，〕莊

運〔在坑滿坑〕是也。蓋高起之與窪下，方向雖異，而其容積則一也。如中央下與中央高同得云宛，阪與池同得云陂，從襄聲字有退却與侵奪二義，皆是字義相反相成之理。爾雅釋詁〔徂在存也〕條下郭注：〔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曩爲癩，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鬱悠思也〕下云：〔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則絲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必欲解鬱陶爲喜，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王氏於廣雅疏證詳駁之，是也。王鳴盛蛾術篇三十三主申閻說，至譚摯虞思游賦〔咸溽暑之陶鬱〕及夏侯湛大暑賦〔乃鬱陶以興熱〕，爲〔喜近燠，憂近寒，亦洪範之理，〕殊覺穿鑿可笑。戴震亦不明乎此，故致疑於爾雅豫射不應同訓爲厭（見荅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又如段玉裁說文注之謂〔歎近於喜，嘆近於哀，〕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之謂〔嘯爲悲聲，獻爲樂聲，〕皆是執著偏旁，妄生區別，有味於心理循環，語義周流之消息，此殆亦乾嘉時代之小學異乎現代語言文字學之一端歟？章先生轉注假借說論相反爲義，謂〔特之訓匹，讀爲等，介之爲單數，讀爲子。〕竊以爲相反爲義者，正不必悉制殊文，或旁求通借，蓋言語之體勢爲流動的，多面的，一語得含有反正兩義，自是言語之天然作用。儻執著固定之字形與夫片面之字義刻舟膠柱以求之，則語言文字之道斲矣。

據右方各表知右文有由本義分化及由借音分化兩派。前者，其義有本義與引申義之別；後者，其本字有可知及不可知之分，此就單音符而言也。若夫複式音符，則排比歸納，更爲繁雜。且右文之字，非作于一時一人之手，應具有縱橫兩面之演化，故既須明了古音，而又不可過拘。經之以訓詁，緯之以聲音，古音之轉變或可轉因右文之軌跡而益明其線索也。竊謂研究右文，不宜僅限於說文，當依上文所說取說文玉篇廣韻^{*}諸字，統以聲系，又考諸舊書雅記今俗方言，準右文之原則，排比時代，分別義類。本此材料，（一）可以分訓詁之系統，（二）可以察古音之變遷，（三）可以窮語根之起源，（四）可以溯語詞之分化，蓋一舉而四用備焉。茲再將

*廣韻已由輔仁大學研究院編輯室編纂統緒。

利用右文以考訂古訓探求語根之說分敘於後。

七 應用右文以比較字義

上文所引黃承吉論右文之功用有云：「凡所遇古文注釋訓詁之字，……於誤解之義，亦即可燭見而無所遁。更不至見先儒訓釋異同，輒貿貿然是非莫辨，以至兩存其說而無所宰制。」於此可見右文法之應用，裨益於校勘古書審定字義者匪尠。惟黃氏徒騰理論，未舉例證，慮不足以徵信。茲特發數事以實之：

(1) 說文，「睽，目財視也。」財當作袞。

說文目部，「睽，目財視也。」段注，「財當依廣韻作邪，邪當作袞。此與辰部覩音義皆同。財視非其訓也。辰者，水之袞流別也。」

又糸部「緌，散絲也。」段注：「水之袞流別曰辰，別水曰派，血理之分曰廡，散絲曰緌。」

桂馥說文義證：「釋詁，覩，相也。郭注，覩謂相視也。馥疑財爲相之誤。」兼士按桂說不及段說得以聲爲義之理。

(2) 說文，「侏，小兒。」小當作大。

說文人部，「侏，小兒。」段玉裁注：小當作大，字之誤也。凡光聲之字多訓大，無訓小者。……越語「句踐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殮。」韋云，「觥，大也。」……韓詩云，「觥，廓也。」許所據國語作侏，侏與觥音義同。廣韻十一唐曰「侏，盛兒，」用韋注。十二庚曰，「侏，小兒，」用說文，蓋說文之譌久矣。

(3) 月令，「乘軫路」，軫不必改作軫。

臧庸拜經堂集與段若膺明府書：「月令孟冬「乘玄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疏云，「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此字當衣旁著彡。軫是玄色，以此經云乘玄路，玄軫義同。」鍾堂按毛詩「鬢髮如雲，」說文彡部引作「彡髮如雲。」又著鬢字，云「或從鬢真聲。」是彡鬢一字。毛詩謂鬢爲黑髮，則彡之本義爲黑。

故參從衣爲黑衣，參從車爲玄路，今月令軫字非誤，不當以車後木爲嫌。衫非其義矣。聞尊說以說文訓參爲稠髮而非黑義，此據說文以駁手詩也。鏞堂以毛許之說本通，且必相兼而義始備。蓋髮之黑者必稠，且因稠而益形其黑。故鬢之本字從參而許以爲稠。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黧黑，」黧既與黑連文，故毛以爲黑。杜預云，「美髮爲鬢。」春秋疏引賈逵同。詩疏及釋文引服虔云，「髮美爲鬢。」是髮以稠密爲美，其稠密而美者色必黑，左傳毛傳及賈許服杜之義無不同也。

- (4) 說文，「帖，山有草木也。 屺，山無草木也。」有無字當互換。段玉裁說文注帖字下曰：有當作無，釋山曰，「多草木帖，無草木屺，」釋名曰，「山有草木曰帖；帖，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圯也，無所求生也。」許書同爾雅釋名。吳都賦，「岡帖童，」用字亦宗爾雅。而手詩魏風傳曰，「山無草木曰帖，山有草木曰屺，」與爾雅互異。竊謂手詩所據爲長，帖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菱滋也。……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臧庸拜經日記「帖兮屺兮」條下曰：釋文陟帖「此傳及解屺與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帖，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屺」（兼士按藝文類聚七引爾雅「多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帖」）注，「皆見詩。」釋文「屺，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說文「帖，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庸按此當從手傳，爾雅誤也。屺帖不同，是今古文之異。爾雅傳於漢世，爲今文之學，與手詩古文不同。蓋韓魯之經必有作「陟彼帖兮」者，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並有帖字，知漢魏以來相傳舊本如是，與屺字聲亦相近。……說文「亥，菱也。」有草木爲帖，義取諸此。（兼士按從亥聲者如「菱」「咳」「骸」「核」「咳」「核」「頰」「駭」「垓」「咳」諸字，皆有菱滋生長之義。）金壇段若膺云，「帖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菱滋

也，「得之」。……戴東原毛鄭詩考正取釋名之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譌。

兼士按釋名以「怙」「圮」釋「帖」「吧」，雖亦取於同聲母字，然尙有三事當注意者：（一）以二同音符字互訓，固勝於濫用雙聲疊韻之況音訓，然單文比附，尙難證明其必然。不如用右文之法，類聚若干同音符字，以觀察其意義離合遠近之爲得。如從古聲者有枯槁苦瘡沽薄諸義，此阮元所說，徵之於「苦」「故」「姑」「枯」「固」「括」「罟」「沽」「盥」「姑」「辜」「酤」諸字義之見於說文及其他經傳者，大抵皆然，此固較勝於但舉怙特以爲說者。（二）我國文字類皆單音，故同音之字，義容有異，而同音符字，有兼含義者，有僅取聲者；其含義字所含之義，又復多涂，未可以其同一音符，輒意必其定爲一義。（三）「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義于彼見形於此者，往往而有。」故己聲字，容受諸亥。固未可強執偏旁，望形爲諛也。上述三事，爲講聲訓者所須知。益以其他證據，庶幾守經達權，而免「拘」「妄」之譏矣。戴震王引之之宗釋名，鈕樹玉徐承慶之駁段注，要亦未注意及此耳。


（5）爾雅「榮桐木」之桐讀爲童。

爾雅六九齋饌述稿卷下：說文「榮，桐木也；桐，榮木也。」此轉注字，許直以榮爲梧桐矣。爾雅，「榮，桐木」，與說文同。而上下文灌木，叢木，癩木，遁木，棧木，干木一例皆泛言木之形狀，非實指一木。案桐木之桐，與童通，童木，小木也。淮南兵略訓曰「夫以巨斧擊桐薪」，巨斧，斧之大者，桐薪，薪之小者，此桐木義當爲小木之明證也。又以說文證說文，「榮，絕小水也；營，小聲也；營，小瓜也。」諸字皆從榮省聲，榮亦從榮省聲，榮爲桐木，即榮爲小木矣，以知桐木之當爲童木而非梧桐也。郭璞爾雅注云「即梧桐」此郭璞承許君之誤也。

（6）「美目盼兮」之盼當訓白黑分。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六：「美目盼兮」傳，「白黑分」。瑞辰按說文，「盼，白黑分也」（兼士按二徐本作詩曰美目盼兮，玄應引作白黑分也。）盼從分聲，兼從分會意。白黑分謂之盼，猶文質備謂之份也。說文，「鬢，須髮半白也」，字借作頰。又「辨，駁文也」。皆與盼爲白黑分者取義正同。韓詩云，「黑色」，馬融云「動目兒」，（論語注）並非。

(7) 「宛丘」之宛當訓爲四方高中央下。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十三：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釋名「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案宛宛言腕，其形如仰盂然，故釋名謂如偃器。偃即仰也。既如仰器，則其形爲四方高中央下矣。又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屈曲義近。焦循曰，「凡從宛之字皆有曲義：馬屈足曰踠，貌委曲爲腕，腕爲深目，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丘同」。今按說文曲篆作，象器曲受物之形，爲外高而中下。……郭璞謂宛丘「中央高」，又以爾雅「丘背有丘爲負丘」即宛丘，俱誤。

兼士按爾雅釋山「宛中隆」，及釋丘「丘上有丘爲宛丘」，自與琬圭其首圓剡同義。段玉裁於琬下注云「二義相反，俱得云宛，爾雅兼采異說，」最爲得之。亦猶亢聲之阮，爾雅訓虛，說文訓閭；阮，說文訓境，說文訓陌，廣雅訓池；馬氏昧於訓詁相反相成之理，一切以中央下釋宛，殆亦未合。

上來所舉爲古人成說。茲再就管見所及，補充數例：

(1) 莈當訓艸木不生。

說文「莈，艸木不生也，從艸執聲。」段注「莈之言蟄也，與傳反對

成文。玉篇云艸木生兒，未知孰是。〕按從執聲者，如蹇，蹇足也；窳，屋傾下也；褻，重衣也；羸，寒也；蟄，臧也；摯，下也；繫，絆馬足也；皆有攝臧之意，似說文艸木不生之義爲長。

(2) 禾，古文辨字。

說文〔禾，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黍，搗飯也，從廿，禾聲，禾，古文辨字，讀若書卷。〕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按禾非古文辨字，是古文番字，古多借禾爲辨耳。〕

兼士按說文讀若，多兼明古今字。張行孚說文發疑曾詳舉例證。所謂古今字者，大抵爲意符字與音符字之別。今禾下云〔讀若辨〕，黍下云〔禾古文辨字〕，正可互證。又禾之與番，實爲異文，從番聲字有訓白色者，如皤，老人白。鼯，鼯鼠。即廣雅釋獸白鼯。蟠，鼠婦也。詩陸疏，伊威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其它璠爲寶玉，幡爲拭觚布，潘爲浙米汁，蓋均以白色得名。白之與辨，義相因依，亦其證也。

(3) 獯當訓犬多毛。

說文，〔獯，犬惡毛也，從犬農聲。〕徐鍇曰，〔濃而亂也。〕江沅說文音均表云，〔言其狀可惡也。〕然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多毛犬也〕。玉篇亦云〔多毛犬。〕廣韻三收此字，二冬，獯，〔多毛犬也〕。五肴，獯，〔犬多毛〕。六豪，獯，〔長毛犬。〕張參五經文字犬部獯，〔犬多毛〕。今以從農聲者多訓濃厚之義律之，則〔惡毛〕雖亦可通，究不若〔多毛〕之義爲長也。

(4) 觥當訓角有枝。

說文，觥，〔骨角之名也，從角，各聲。〕玉篇，〔麋角有枝曰觥，無枝曰角。〕樂記〔角觥生，〕賈注，〔無腮曰觥。〕司馬相如封禪文，〔犧雙觥共祗之獸。〕服虔曰，〔觥，角也。〕淮南主術訓，〔桀之力制觥伸鉤。〕又原道訓高注，〔觥，麋角也。〕方言五，〔鉤宋楚陳魏之間謂之鹿觥，或謂之鉤格。〕錢繹箋疏云：〔說

文，格，格也，玉篇，格，枝柯也，義與觶通；亦取枝格之意也。]

郭璞山海經東山經注，[麋鹿屬角爲觶]。

段注說文觶字下云：骨角，角之如骨者，猶言玉石也。……無鬣者，其中無肉，其外無理，郭氏山海傳云[麋鹿角曰觶]是也。牛羊角有肉有理。玉篇云，[無枝曰角，有枝曰觶]，此取枝格之意，惟麋鹿角有枝，則其說非異也。

徐灝說文段注箋曰：相如云[雙觶共抵]，蓋謂角有岐。故郭璞曰[麋鹿角曰觶]，玉篇云[有枝曰觶]是也。樂記[角觶生]，正謂角生岐枝。若夔說[無鬣曰觶]，則謂角中無脰骨者耳，何以云[角觶生]乎？許云[骨角之名]，疑有誤字。

兼士按說文[各]訓[異詞]，故從各聲字得有岐別之義[各據卜辭金文雖爲來格字之初文，其字象足(夂)出於屨(屮或作U)之形，與世字象足(卩)納於屨(屮或作U)之形(吳大澂說)正相反。蓋古者席地而處，故入必脫屨，出必著屨，曲禮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屮非口舌字，猶[履]般之從舟而非舟車字。雖然，[各]之音素，含有岐別之義，則亦爲事實，固不必拘拘於爲本字或借字也。]如[路]因岐出而得名。[釋名釋道]，[路，露也，人所踐踏而露見也。]未爲得之。]論訟紛紜謂之[詬]；[鞞]，生革可以爲縷束也；[格]，枝格也；[答]，[栝答也，與鞞同意，[絡]亦如之。由此推之，[骼]說文訓爲[禽獸之骨]，不如月令孟春[掩骼薶醜]，鄭玄云[骨枯曰骼]，蔡邕云[露骨曰骼]，呂覽孟春紀[揜骼薶醜]，高誘注[白骨曰骼]，諸說爲長。蓋骨無肉而露於外，則見其肢體槎枿，異於有肉者。骼本無肉，故淮南時則訓高注云[骼骨有肉]也。骼之從各，殆與𧈧之從辰同意。又[格]，說文云[枝格也。]段注『[枝格者，遮禦之意。玉篇曰[格，枝柯也。]釋名[鞞，格也，旁有枝栝也。]庾信賦[草樹涵滂，枝格相交。]格行而鞞廢矣。』余謂段意以爲說文[格]訓[木長兒]，[格]乃枝格本字。若以右文

之說衡之，從各聲字，因岐別義得枝格義，形旁之爲〔木〕爲〔丰〕，祇是重文，初非二字。許君〔木長〕之訓，已是相皮。段氏本字之分，尤爲添足。非惟〔格〕〔格〕，即〔閣〕亦然：嚴元照爾雅匡名卷五，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閔。釋文云，閔音宏，本亦作閣。郭注本無此字。案說文門部閣，所以止扉者，從門，各聲。正用此訓。當定作閣。廣雅釋詁閣訓爲止，止扉之物，名之曰閣，蓋取閣止之義也。郭本誤閔，故其注引左傳高其閔閔。不知閔閔皆謂門也，故可云高，止扉之物，何高之有。〕案〔閣〕亦因從各聲而得止義。然則銘字之義，本諸樂記卦禪之文，徵以郭璞野王之訓，復參證於右文，許慎鄭玄諸說之誤可知矣。（吳棫雲經說亦謂〔諸家皆不能證明銘從各之義〕。）

(5) 鈐當訓車轄。

鈐之古訓有二說：

急就篇，鈐鑄鉤錘斧鑿鉏。顏注，鈐鑄，大犁之鐵。

說文，鈐鑄，大犁也。一曰，糞相，從金，今聲。

廣雅釋器，鈐鑄謂之鑄。

此以鈐鑄爲大犁之名。鈐同鑄。鑄同鑄。鈇同鑄，說文，鈇，耜屬也。

急就篇，鑄鈇鑄鑄（依宋太宗御書本）冶鋼鑄。

方言九，轄，軼，鍊鑄也。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軼，趙魏之間曰鍊鑄。

衆經音義卷一引方言，轄，軼，鍊鑄也。關之東西曰轄，亦曰轄。

又卷七引方言，轄亦轄也；轄，軼頭鐵也；鑄，鑄也。

廣雅釋器，鍊鑄，鈇，轄也。

玉篇，鈐，耕類也。車轄也。鑄，牽鑄也。

此以鈐鑄爲車轄之名。鑄，鍊，蓋皆爲鈐之後起借字（鈐m，鑄，鍊n），實皆爲一語。單言之爲鈐，爲鑄，爲轄（鑄），爲轄，爲

言之爲鍊鑷耳。

今試以右文之定律判斷二說之短長：案〔今〕古音收m，與〔禁〕同音，故從今聲之字多取義於禁制，如矜，牛舌病也；含，噤也；吟，呻也；貪，慾物也；衾，大被；欬，含笑；鼯，鼠屬，以頰裹藏食；念，常思也；雲，雲覆日也；紵，衣系也；禽，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白虎通）；金，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𠄎，函之重文；……等字皆然。又案說文，〔鍵，鉉也，一曰車轄也。〕〔鞏，車軸耑鍵也〕（鞏與轄同字）。釋名釋車，〔轄，害也，車之禁害也。〕顏注急就篇，〔轄，豎貫軸所制轂之鐵也。〕故漢陳遵取客車轄投井中，令不得去。準是，則鈐當以車轄爲其固有之訓釋，鈐鑄殆爲大犁之託名標識字耳。玉篇特兩存之。說文既以鈐爲鈐鑄本字，於是不得不以車轄之訓系之於鍵，因之而致此二誤：（一）鈐字以今聲表現之意義爲之埋沒；（二）以鈐之本義歸之於後起之鍵字。由是知許書說解，容有違古者，世之沾沾株守說文謂是惟一之本字本訓者，其亦可以已乎。

（6）醴當訓長味。

醴，說文繫傳，〔甜長味也。〕玉篇，〔酒味不長也。〕廣韻二十二覃，醴，〔徒含切，長味，又徒統切。〕四十八感，醴，〔長味，〕五十三勘，醴，〔酒味不長。〕（按王仁昫切韻卅九覃徒含切下有醴字，注〔長味，又徒紺反，亦醴字。〕鈕氏樹玉當日未見王韻，故說文校錄云廣韻有醴無醴。）段玉裁鈕樹玉諸家均以爲應作〔酒味長〕，今以右文之說衡之，覃訓長味，嚶訓含深，醴訓深視，潭訓淵（廣雅），擗訓探。是從覃聲字應訓深長，不當訓不長明矣。

（7）罍謂之甗。

馮桂芬說文解字韻譜補正序：『〔甗，罍謂之甗，〕方言作〔罍謂之甗，〕韻正作〔罍〕，是作〔罍〕是也。』徐灝說文段注箋：〔按顧云大口而卑，是卑謂其體扁，而罍爲長頸瓶則非其類。罍罍同聲相混，當從

許說罍謂之甗爲是。〕按說文，甗，備火長頸瓶也；罍，缶也。今試以右文說斷之：罍從罍聲。罍，頸飾也；甗，頸瘤也；是從罍聲字得與頸有關。至於甗聲字含有小義，陳氏璣已言之矣。又考方言五〔甗，陳魏宋楚之間曰甗，或曰甗，〕又〔甗謂之甗，〕案甗，甗，即侏儒，與卑同義，而卑與小義亦相通。是罍應訓長頸瓶，甗應與甗同器，說文互誤，方言爲長矣。

(8) 權輿應有句曲之義。

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雅俗古今之名凡同類之異名與異類之同名往往於其音義相關〕條中云：

權黃華草 權黃英木

其萌穞藟草 蠶與父守瓜蟲 權輿始也釋詁 案權及權輿皆黃色之意。黃華，黃英，雅有明文。蟲之穞與父，注以爲瓜中黃甲小蟲，是凡色黃者謂之權，長言之則爲權輿矣。余疑權即黼之初字，說文，黼，黃黑色也，廣雅，黼，黃也。今驗草木之萌芽無不黃黑者，故兼葭之萌謂之穞藟。引申之則爲凡草木之始，逸周書文酌解一幹勝權輿，大戴禮記諸志篇百草權輿是也。又引申爲凡物之始，詩秦風，不承權輿，逸周書日月解，日月權輿是也。始之義行而黃之義廢矣。

兼士案爾雅釋詁之權輿即釋草之穞藟，郭璞不知，故誤以〔其萌穞〕爲句，〔藟〕屬下讀。逸周書孔晁注〔言有權無不輿〕亦析權輿爲二。陸佃爾雅新義謂〔權，衡之始，輿，車之始，〕孫星衍駁之。王念孫亦謂權輿即穞藟，草木之始萌也。王國維更以其音義通之於〔黃華〕〔黃英〕及守瓜之蟲，誠足當阮元所云治爾雅須以音義貫串證發之說矣。雖然，猶有贖義，未盡發也。請試論之：按之爾雅說文，權輿(穞藟)即萌(夢)。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崔靈恩三禮義宗〔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曲而芒角，〕又月令〔季春之月，……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句，曲生者；芒而直，曰萌。〕又

樂記〔草木茂，區萌達。〕 莊子天道篇〔萌區有狀。〕 是〔句芒〕〔句萌〕〔區萌〕〔萌區〕異字同語，析言則〔句〕（區）者曲，〔芒〕（萌）者直，通言則自曲而直統謂之〔句芒〕（區萌），或單言〔萌〕（夢）。〔區萌〕既即〔權輿〕，故〔權輿〕亦可云〔藹藹〕；吳都賦〔異萼藹藹，〕劉逵注〔敷藹，華開貌，〕李善注謂〔藹藹〕與〔敷瀹〕同。又玉篇廣韻皆云〔藹藹，花兒。〕按〔藹〕〔藹〕即〔區〕之別寫；〔藹〕〔藹〕爲〔輿〕〔瀹〕之異文；〔華開貌〕者，自芍苞漸次舒伸之謂。準此，〔權輿〕亦自有曲義。楊雄羽獵賦〔萬物權輿於內〕，謂蹠曲於內也，證以說文〔𠂔〕（乙）字〔𠂔〕（屯）字之形義，自得其解。郭璞注雅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藹，然則藹藹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藹，〕蓋蘆葦之萌，其初苗卷然層層包裹，故得是名，朱駿聲所謂〔始生屈曲抽引屯然難出之意〕是也。再進而以右文證之：說文〔𠂔，行𠂔趨也，一曰行曲脊兒。〕玄應音義二十三〔蹠蹠〕云〔蹠，說文作𠂔。〕𠂔，弓曲也。爾雅其萌藹，釋文〔本或作𠂔非。〕按或本作〔𠂔〕猶得〔句萌〕之意，陸氏不知而以爲非也。其音義蓋通於從〔𠂔〕聲諸字：說文〔𠂔，搏飯也，讀若書卷。〕〔𠂔，曲齒，讀若權。〕〔𠂔，曲角也。〕〔𠂔，革中辨（王念孫謂當作辟）謂之𠂔。〕〔𠂔，牛鼻環也。〕〔卷，𠂔曲也。〕〔拳，手也，〕申爲手，卷爲拳。竊以爲〔權〕之音素含有多角之意義：句曲，一也；始，二也；黃色，三也。昔人祇知其一，王氏國維乃得其二，至於〔權〕即〔句萌〕之義，諸家皆不得其解，王氏輒以黃爲本義，黠爲本字說之，可謂未達一間也。

綜觀前例，知用此法可以（一）訂正古書之違誤，（二）判斷異訓之得失，（三）見許書說解非盡爲語言本來之意義。三者於訓詁學之貢獻極大。而以第三點爲有價值，賴此以知訓詁之蕃衍，雖至蹟而不可亂，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者。蓋欲求文字之孳乳，必先探語言之分化，若徒執著形體，斷不能得語言多面變之勢也。

八 應用右文以探尋語根

語言必有根。語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爲語言形式之基礎。換言之，語根係構成語詞之要素，語詞係由語根漸次分化而成者，此一般言語之現象也。然言語學家恆謂中國語爲單綴語——語根語，不能於語詞中剖出構成之要素（語根），不能見由語根所引出之語詞。換言之，即凡語詞皆爲語根，無形式變化之附添語，故有語根語之目。其實世人以中國語之語根與語詞外表似無區別，遂謂其尙留滯於最初狀態而未分化者，固由比較而知其然，但亦不免有皮相之弊。蓋中國語言分化之現象，具有其特異之點，未可遽以恆律繩之也。然則果如何以研究之乎？歷代字書有可藉以參考者乎？請試論之：

歷代字書中，史篇三蒼，書闕有間，姑不論矣。爾雅廣雅之屬，亦止隨文釋義，使人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外此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爲本，而說明意符與音符文字發生之狀態者，則有許慎說文。以轉注，假借爲本，而說明通語與方言聲音之轉變者，則有楊雄方言。以其事物之性質或作用解釋其得名表稱之所由來者，則有劉熙釋名。之三書者，雖皆可利用之以研究語根，然其材料均有缺點。先言說文：清代說文之學大昌，而戴震段玉裁之倡明本義，尤爲其中重要學說之一。戴說見于東原集論韻書中字義答秦蕙田，與王鳳喈書論尙書〔光〕字，答江慎修論小學三篇文中。段說則散見於其說文解字注中，馬壽齡說文段注撰要列爲九類之一。大氏謂說文所釋字義，皆爲其字之最初本訓，爾雅方言，則爲其後起轉注假借之義。其說頗爲一般學者所宗尙。今按其說，似是而實不然。譬如說文解〔大〕字曰：

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人形。

孫星衍釋人因之有〔人謂之大〕之語。其後孫馮翼釋人注，葉德輝釋人疏證均仍其說。其實古者並無以大稱人之證，故羅振玉面城精舍文稿釋人證誤駁之曰：

言凡大，在上者莫如天，在下者莫如地，在天地之間者莫如人。天地無可象，故以人爲大之象。其義則不訓人。

其理至通。又如陳澧東塾讀書記駁邢昺疏爾雅〔初〕字云：

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爲本義，爾雅爲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

[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從衣從刀會意耳（說文初訓裁衣之始）。準此知許書說解，祇是據形立義，假定古人造此字時所以取象之由耳。若云說文之訓釋，即語言之本根，言語之初，含義本當如是，則差以毫釐，繆以千里矣。楊雄方言之異於說文者，不以文字爲對象，而以言語爲對象。其卷一釋古今語曰：

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

其書之組織在以[通語]證明[轉語]。雖其說明語言變衍之現象，較爾雅爲具體，然其材料，似亦甚凌亂。如卷一第一條：

黨，曉，哲，知也。……

亦祇以通語[知]疏證方言[黨][曉][哲]三語而已。若用研究語根之眼光觀之，[黨][哲][知]三語，古爲雙聲，殆同一語根。[知][哲]轉注字，[黨]假借字。近世音又變而造[懂]，亦成轉注字矣。[曉]則別出一源矣。至於劉熙釋名之批評，即上文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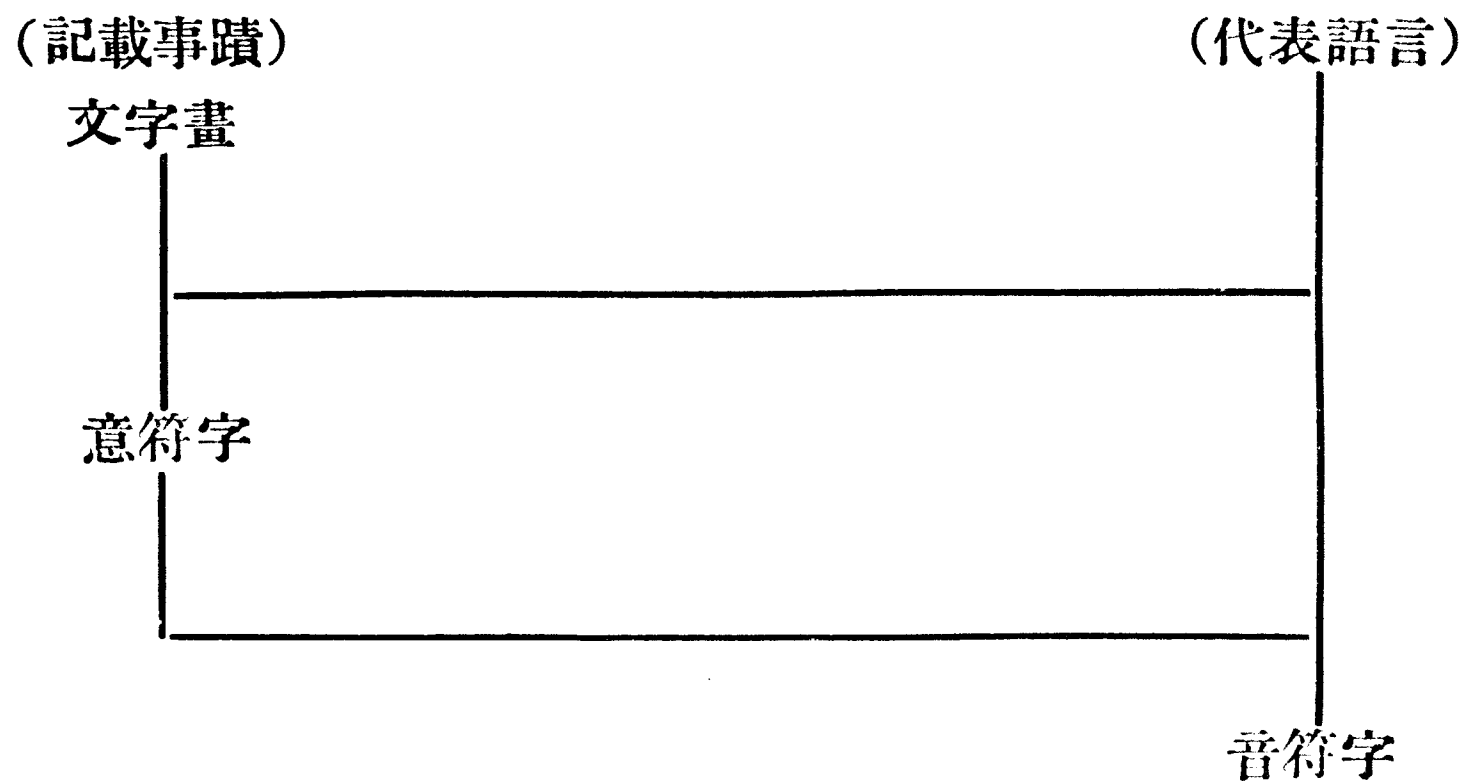
任取一字之音，傳會說明一音近字之義，則事有出於偶合，而理難期於必然。

由是知吾儕如欲探求中國之語根，不得不別尋一途徑。其途徑爲何？余謂即[右文]是也。

近世學者推尋中國文字之原，約得三說：一於說文中取若干獨體之文，定爲初文，由是孳乳而成諸合體字，此章氏文始之說也。一於古文字中（包含卜辭金文）分析若干簡單之形，如●—|×……等體，紬繹其各個體所表示之意象，而含有此等象形體之字，其義往往相近，是此等象形體即可目之爲原始文字，余曩曾主張此說（說見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二號文字學之革新研究），近魏建功君更有進一步之研究。一即余近所主張之[文字畫]。然三者所論皆是字原而非語根。且前二說近於演繹法，其弊易流於傳會。余以爲審形以考誼，似不若右文就各形聲字之義歸納之以推測古代之字形（表）與語義（裏）爲較合理，此余所以推闡右文之故也。

或謂右文所據之對象，多爲晚周以來之字，奚足以語古？余以爲形聲字固爲後起之音符字，然研尋古代語言之源流反較前期之意符字爲重要，蓋意符字爲記載事蹟

之文字畫之變形，直接固無與於語言也（余擬別作「從說文本字本義說到文字與語言的分野」一文闡明此旨），若以圖式表之，當如下：



且形聲字之聲母，泰半借意符之象形指事字爲之，即欲研究意符字，則綜合各形聲字之音義，以探溯其聲母之所表象，不猶愈於但取獨體文或剖析象形體而假定其孳乳字之爲自然有系統乎？且右文所表示之古義，本非如清代古音學家據詩三百篇韻脚研究所得之結果，輒目之爲三代古音盡在於是者然。雖然，欲憑古文字以考古語言，則捨形聲字外，實無從窺察古代文字語言形音義三者一貫之跡。故右文之推闡，至少足以爲研究周代以來語言源流變衍之一種有效方法，此固爲吾人所不能漫加否認者也。茲將鄙見分敘於次：

- (1) 中國文字雖已由意符變爲音符，然所謂音符者，別無拼音字母，祇以固有之意符字借來比擬聲音，音托於是，義亦寄於是。故求中國之語根，不能不在此等音符中求之。
- (2) 中國語語根之形式，既如上所說，則其語詞分化，自亦有其特別之方法，於音方面：或仍爲單音綴，而有雙聲疊韻之轉變；或加爲複音綴，非附加語詞，即增一語尾。於形方面：或加一區別語詞意義之偏旁（即形旁），或連書二字爲一語辭。其類別約可分爲四：
 - A. 語根之外增加形旁而音不變者，如于與筭，非與扉之類是也。
 - B. 語根之外增加形旁而音由雙聲疊韻轉遞者，如禺與偶，林與禁之類是也。
 - C. 由一語根分化他義而以另一雙聲或疊韻之字表之者，如「天」「頂」「題」

是也。

D.由單音語根變爲複音語詞者，如天變爲天然，支變爲支離之類是也。

(3) 語根之分化語詞，與本義之與引申義不同。後者以形不變爲原則（包括〔四聲別義〕法在內），前者則以形變爲原則。

(4) 語根之分化語詞，與轉注字不同。後者因音變而後變其形，義固相同也。前者則以意義之轉變爲前提。

(5) 語根之分化語詞，雖與形聲有關，而不能謂即是一事。形聲爲演繹的，而推尋語根爲歸納的。此外：

A.音符不盡皆爲語根，即主諧字不皆爲語根，被諧字不皆爲語詞。

B.同一主諧之音符，有在此形聲字爲語根而在彼形聲字非語根者。

C.本音符非語根，別有一與此音符同音之字爲此語詞之語根者。

D.同一語根，有時用多數音符表之者。

E.語根之與語詞，有不取音符與形聲字之關係，而別以一音近字爲之者。

以上所標諸例，大抵參考前節右文各表，即可瞭然，不煩辭費矣。

上來兩節，一以示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應用，一以發右文說與言語學之關係，而爲中國訓詁學闢一革新研究之途徑焉。

九 附 錄

魏 建 功 先 生 來 書

兼師函丈：

承示尊著，繹誦至再。矩矱既度，周行可遵。發讀開宗，若有深感。敢陳一得，皆素聞之緒餘，伏乞誨正！

按古文字自鐘鼎甲骨繼出，六書條例已有不足用，〔右文〕之名於舊形聲例中似更爲狹隘。推右文之說，其真價又應一貫形音義三者而言。文字未有之先，音聲已含其義。方有文字之初，形體實兼表其義。既有文字之後，則形或兼音義，或不兼音義，或兼音而不兼義，或兼義而不兼音。其兼義而不兼音，或即本初有文字之舊，相沿而下者。其並兼音義，或更承未有文字之先之舊，相沿而下者。如是

以論語根，其字或晚出，音乃承溯；而音不存初況，字反爲初文者，自必不少。於是欲論音義，必先就形聲字中求形義形音二者，以觀其先後演變孳乳，則聲訓之例似有助於音義，而無與於形義形音。蓋聲訓之起，去形義之初已遠，時代生活思想不能無影響，而形音之閒又不能無變遷。此劉成國書所以可備考漢代音，而不能據爲探語根之與要也。嘗見古文字中从「×」之形，往往有「交」「隔」「抵」「穿」「空」「疏」「厚」「滿」諸誼，而與諸誼相關之聲類屬舊喉牙音，展轉變化亦不出與喉牙可以相通者也。如「癸」「五」「刈」「爻」，隔抵誼多；「囟」「甸」「果」「甲」，空滿誼多；「發」「疑」「櫛」「罔」交織穿疏之誼多；「罍」「璽」「戎」「爾」，細膩叢厚之誼多；賦形相通，往往諧音亦得相轉，其軌跡大抵不出生列音軌「同位異勢」「異位同勢」兩軌，東原轉語「同位」「位同」之說是也。先生所舉「璽」字，從爾聲，字形從發，所从義爲穿空慶麗，而得通於交凝滯厚。其音之轉，猶「罍」之於「讓」「孃」，「囟」之於「囿」「農」，「爻」之於「學」（日本音之ガク）「覺」，「駢」之於「戎」，「疑」之於「雅」，皆所謂「鼻通相轉」。然則經緯形音，訓義綺錯，其有不可偏倚者尙矣。故生嘗以爲形聲字之沿流，當假設其初爲純聲符性質之同音假借；繼則加形以爲別，乃可謂之形符諧聲；右文說之所賅，二者具備。而六書條例所指形聲，大半爲半音符諧聲，其音符不必兼義，多後起變化之音；所謂「音不存初況，字反爲初文」者，此之類也。注形作用之諧聲，聲義相兼；「字或晚出，音乃承溯」，此之謂也。

且，古語連綿之詞，聲首聲隨複合之跡於焉可尋，而蕩析離居，泯爲單字；例如先生所舉公式表例二之（2）兜之有「兜轉」，三皮之有「旒靡」，四之（2）庚之有「宸寬」，（3）吾之有「齷齪」，許叔重說解雖多存舊，而字从形體，亦皆分割，若此之類，有關審音；論其單字，固在右文，顧名考實，尙須申論。蓋「右文」之說，與謂字學，寧稱語學。國內言語學至不發達，歷來學者徘徊瞻徇於文字音韻之間，而不肯由語言著眼者有以致之。先生其亦許可生說乎？

許書所收，不僅舊文，漢代語言，亦復不少。今欲取論根源，年代先後，奚以據限？如公式表六之（1）「參」或从「眞」聲，是漢時字也。（2）「脣」爲「函」之俗，亦漢時後起字也。則「參」「眞」二聲及「兼」「𠃉」「今」「林」

〔咸〕〔音〕〔僉〕〔甘〕〔旨〕九聲，含義或皆自漢以來始相和同，或本各相通。是又審誼考音易，而考音論世難也。以諸諧聲系統既亂之音讀（切韻以降音）推求諧聲系統之音讀，又其難之尤者也。例如〔禁持〕義九諧聲聲母與其諧聲字之音讀比觀之，有可視為古初複聲者若——

〔兼〕〔禁〕〔僉〕皆 kl 複聲。

有聲母音晚而諧聲字音較古者，若——

从〔今〕之〔含〕聲爲古濁 g 母消失所餘之 j，是〔今〕聲亦當有自濁音演變之可能；

从〔覃〕之字皆當爲濁 d 母，而〔覃〕从〔鹹〕省聲，自覃姓之〔覃〕與〔葷〕之爲〔菌〕論之，是〔咸〕聲原當爲 g，與 d 乃得相轉，故〔今〕聲有〔貪〕讀 t' 聲也，从〔咸〕之〔感〕尙讀 k 聲也；

从〔𠃉〕之〔函〕爲濁 ʎ，而與从〔今〕清 k 聲之〔𠃉〕相通，是〔𠃉〕〔今〕皆當有讀 ʎ，g 濁音之階段；

从〔旨〕有〔閣〕〔監〕〔啗〕，猶从〔今〕有〔含〕，从〔咸〕有〔感〕〔覃〕〔旨〕當爲 ʎ 聲也；

〔甘〕聲之〔箝〕爲 gj，是〔甘〕原爲 g 也；

〔音〕聲聲母多與喉牙音他聲通，或初本分屬喉牙音之他聲。

大抵聲紐可按其今音（切韻以降）上推。至於韻類，惟音尾陰陽入之大齊可別，主韻音值極難估定。古音系尙無定論，注音莫若取廣韻聲紐韻部爲標準兼記等第，要不失爲音史上之記述，學者可以共喻。

是故〔形符〕〔音準〕兩事，竊以爲最關重要，固皆先生夙所啓發；至於審形考誼，察音論世，如何以定其源流孳乳，則猶待先生進而誨之也。

受業魏建功敬上，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李方桂先生來書

兼士先生：

在北平與先生暢談一次，至今不忘。您又許我把大著帶走以便我細讀，更是感

激！到了上海之後，一切零碎雜事非常之多，一直耽誤到現在，纔有空兒把大著讀完。

您在這篇著作裏蒐集材料之豐富，與用心的精密，自使我非常的佩服，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後再用他來求音與義間的關係，不爲許君的因形取義所累，這是先生的卓見，也就是右文對於古代語言上的一大供獻。

我曾對您談過，中國文字最古也不過有五六千年的歷史，而中國語言要比文字古遠的多。從文字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古時語言的大概，但是想要知道文字未發生以前的語言如何引申演變成文字中的語言，以及語根上的各種研究，我們就非拋開字形，而用語音作根據不可。語音的研究，固然有借重字形的地方，但是一旦我們得了一個較可意的周秦音系，我們就可以算上了正軌，一步一步的以音作根據向上進展。現在對於周秦音系我們知道的太少，可是這是向前推溯必經的要道，日後必須有人打破此一關，然後中國語言歷史的研究纔有進境。我覺得現在要注重的是「字既然是音符，從音符的構造上雖然可以知道當時語音的系統的大概，但是字形的分化演變，與語音語義的分化演變，是沒有直接並行的關係的。」大著有許多借音的解釋，就是字形與音義沒有並行關係的證據，先生看清此點，乃前人所不及處。

關於字義的引申分化，我們現在闕少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一部大辭典，把每一字在古書中的用法和出處都寫出來。靠字典的字義，如許氏之因形取義，劉氏的音訓都是不足爲憑的。此事亟宜進行，以先生之學識，必能促成此舉。

此類研究，不患其材料之不多，但患其材料之不精確可靠，如果一字一字的音義的引申變化，從古到今，清清楚楚的明了之後，有數十字，就可粗得條例矣。材料多而雜，則有掩沒條例之虞。先生取材精審，必定是同意于此的。

字義的引申變化畧意可分爲兩類，一類是純粹的字義的變更與音無涉的，如「聞」古義爲耳聞，而今語則變爲鼻聞，（方言更有以聽當作嗅講的）。第二類字義的變跟着音變來的，如「量」（平聲）「度」（入聲）爲動詞，「量」「度」（去聲）爲名詞（聲調的變化亦屬音變）等，這是最單簡的。這種變化可以很複雜，與古代文法極有關係。不能只拿章氏成均圖的音轉條例來衡之。換言之，古音部分極不相同之字，可以同從一語根演化出來，此中別有條例，我們現在毫未得其門徑而

已。

先生在這篇文裏，注重字音，免去了許多從字形立論的弊病，這是最贊成的。如章氏之立「爲」爲根，爲母猴也，於是就認「猴」是最初義，這是很武斷的。「爲」字的形，就算他最初是猴，但是「爲」字的音是最初有「作爲」義還是有「猴」義，實在是不能定，從「作爲」義不易造音符，於是從「猴」義得形，這是很可能的。從語根上立論，猴義之「爲」與作爲之「爲」是否有關，還不敢說。既使有關，猴義也可以從「作爲」義引申出來，先生以爲然否？

草草寫了這幾句話而丁梧梓君代先生囑我作序，以我的學淺識陋，實不敢出醜，僅就我所知以報先生，還請先生指正其謬誤是幸。專此卽頌撰安。

弟方桂頓首

林語堂先生來書

兼士先生：

月前由丁先生交下大著手稿，拜誦之下，欣喜無量！蓋此文將啓後人研究漢語語根之源而爲語原學打定一基礎規模。右文說之歷史總評及所定表式，皆與弟所見契合，而對太炎文始之評語，尤弟所久欲吐之爲快者，如成均圖對博旁轉則無所不轉矣，若不另立統系，語根之研究，永脫不離支離散漫之弊，先生所定表式既甚好，則此項右文表之著作又不能不急求其實現，惟亦有數點意見，可供參攷者。（一）所謂語根係構定的非確知的。西歐語言學初亦以爲確可尋求出來，後始知其爲一種「公式」而已，而在此種構定之語根字前，每加一小星號，以示與確見之字別。先生文中謂「形聲爲演繹的，而推尋語根爲歸納的」，當係此意。將來推尋之語根亦難免用小星號。（二）字原之學，最爲謹嚴，若不科以精細音理及嚴格的客觀的比附爲法則，又易爲貌似而實異之字所誤，而與劉熙班固同病。在現此音韻史工夫未做完之時，表中不妨多用問題號，以示存疑之意。（三）「語根之分化詞」，「字義引伸」及「轉注」三事之異同，似可討論。大著第八節（3）謂引伸義「以形不變爲原則」（包括「四聲別義法」在內），而分化詞「則以形變爲原則」，似有未當。「語根」應以語言爲主，非與文字（字形）切開不可，不應以變形爲原則。

弟意凡音變義變或音變義同皆語根分化詞，包括四聲別義。如此方能盡語言分化之義，而脫离字形，純立乎語言學立場。引伸義純然以義變為主，亦與形無涉。音不變而義牽連遞變者爲引伸。但分化詞之義亦多引伸而出者。故引伸有由本字本音引伸者，有在分化詞引伸者。再〔孳乳〕二字，不知應如何限定用法，若限於字形，則形聲會意字皆孳乳字，若在語言學立場，〔分化詞〕亦可稱爲孳乳字也。又第(4)條謂轉注〔因音變而後形變，義固相同也〕，而分化語詞〔則以意義之轉變爲前提〕。弟意〔轉注〕解說太多，原因叔重所用〔考老〕字音形義三者皆有關係，因二字音近，訓近，形亦近也。故向來轉注之說或以形或以義或以音。莫衷一是。若謂〔六書〕專言造字原則，則轉注當以形的轉變爲第一。若言語言自身之演化，不妨謂〔轉注〕即係〔分化詞〕也。弟向來解釋轉注如此。分化詞〔以意義之轉變爲前提〕似太狹。弟意必欲分別轉注及分化語詞之用法，則應謂轉注係因音變而形變(義變不必說，因同一語根分化音變而來，意義自亦有關連也)，分化詞則音變義或變或不變。(不變者當然係極少數)。(四)右文誠然爲研究語根之紉南捷徑，然此種工作，必然走上純粹語根研究之路上。先生右文說歷史總評第六，既已詳言〔復有同一義象之語，而所用之聲母頗歧別〕之理，而引〔今禁〕同有〔含〕義，〔刃尼〕同有〔止〕義等爲例。將來表中，必須將同語根不同聲母之字聯成一表，如〔欠〕與〔慊〕〔地〕與〔底〕〔低〕〔祇〕及〔廣〕〔橫〕與〔光〕是也。(孟子言降水即洪水，與光——光被四表——橫同一音變，弟意即k變g在書經至孟子期間)。推而至於近代語言〔添填〕〔窘窮困〕〔絕截〕聲母雖皆不同，實即〔一語之轉〕，至若〔憤忿〕則音尙未變，只可算他一〔語〕，並非一語之轉也。〔口袋〕之袋，亦與〔攜帶〕之帶同源，擴而充之，常有許多發見。此一項極需要之工作，必如先生所言列表出來，始能盡量比較也。王疏廣雅，郝疏爾疋已發明此理，所要者(1)將此材料列表出來，(2)以音爲表之統系。

弟語堂八月十八日

吳 檢 齋 先 生 來 書

兼士兄鑑：

大著籀讀一過，探求語原，得其條理，所立各例，皆足以開發頭角，誠希有之創作也。弟近撰六書條例，象形指事會意三部，大體已具。近方探討形聲條理，唯支節而爲之，未能一貫，故略以所見錄於大著上方，恐不能有所補益也。總括鄙見，亦有數事可言：從一聲母之字，不必卽從聲母之本形：如灑訓滿，蓋卽滿之音轉，大著以爲爾本於尼，尼止則滿，義雖可通，翻成迂曲；又如「譚，飭也，一曰更也，讀若戒」，訓更者卽用革之本形本聲，訓飭者，形雖作革而聲實爲戒，卽與誠同字矣，此類似多有之，一也。以本字釋本字者，實卽以動詞狀詞釋名詞，蓋名詞本由動詞狀詞來也。如蒙卦之名，由蒙昧來，盍徹之名，由通徹來（徹亦爲抽），乃聲訓之最明顯者，不得以爲非例，二也。番聲之訓白，非聲之訓赤，非聲之訓肥，庚聲之訓大，皆須從連語得義。如云「番番」「菲菲」「腓腓」「庚庚」始能形容白赤肥大之意，止用單字，或文不成義。如屬連語，卽不必別求本字，以其本無假字本字之別也。說文僅出單字，不錄連詞，故不得從番求白義，從庚求大義也。又如「譽，聲也」，「警，欵也」，明是摹聲，卽與「句舟」「格架」同比，不須再從賧聲殼聲求義，明矣，三也。此外尙思得多義，亦有爲昔人所未言者，恩恩不得具說，不審有當與否，聊貢一得，以俟裁正。

弟吳承仕上二十二年九月五日夜

本書編輯時承丁梧梓魏建功二君有所商訂，並辱李方桂林語堂吳檢齋魏建功諸君專函討論，極爲感謝。李先生謂「字形的分化演變與語音語義的分化演變是沒有直接並行的關係的」；林先生謂「語根應以語言爲主，非與文字（字形）切開不可」；魏先生謂「審義考音易，而考音論世難」。諸說均足訂補鄙見之不及，贊佩贊佩！惟拙著所述仍爲訓詁的研究，而非言語的研究，故不能拋開文字，專論聲音。且鄙意以爲卽欲研究言語，亦非先將文字訓詁之體系研究清楚，殆無從著手。蓋中國字之偏旁，音義交錯，頗具微妙之消息，故雖至蹟而不可亂。我輩正當於此中參悟語言文字之三昧，譬如彼釣，必待「得魚」，乃可「忘筌」。至於「考音論世」，的是研究右文之難關。以後材料漸多，古音日明，亦未始無一旦豁然希望也。本書付印時重勞魏建功，趙憩之，劉詩孫，陳祥春諸君代爲校稿，謹此聲謝。兼士附識。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